



二月十五与二月二十

加尔多斯著

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陈 国 坚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蘇子知夢
PDG

Benito Pérez Galdós
EL 19 DE MARZO
Y EL 2 DE MAYO

本书根据 Alianza/Hernando, Madrid, 1979年版译出

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陈国坚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5,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2,000册

书号：10188·370 定价：（六）0.63元

前 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重要的小说家。不少文艺批评家还把他和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并列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加尔多斯一生写了七十八部小说，还写了二十四部剧本和不少散文、随笔。他的《民族演义》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长篇历史小说。加尔多斯从一八七三年起动笔，写了头两辑。中断了二十年后，于一八九八年又接着写第三、四、五辑，直到一九一二年才完成了这部共分四十六部的长篇巨著。《民族演义》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雄伟壮观的写照，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加尔多斯创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作者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角度，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描写了从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民族演义》中的每一辑都是由一部部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但在情节上又互相呼应的小说组成。

这里介绍的《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是加尔多斯《民族演义》第一辑中第三部作品，本书描写了出身贫寒的青年

加夫列尔和孤儿伊内斯之间曲折的恋爱故事。伊内斯是宫廷一贵族妇人的私生女，出生后即被抛弃，被贫苦的寡妇胡安娜养大。胡安娜死后，伊内斯便与叔父塞莱斯蒂诺一起生活。她长得聪明、美丽、温柔而勤快。加夫列尔则是个机智、勇敢的青年。伊内斯和加夫列尔互相爱慕。胡安娜的表弟毛罗是个贪婪的富商，他了解了伊内斯的身世，知道其生母正在寻找她后，便假情假义地说要收养伊内斯，把她骗到家里，千方百计逼她与自己成婚，以便日后得到伊内斯生母的财产。加夫列尔为了搭救伊内斯，便到毛罗家做工，他逐渐取得了毛罗兄妹的信任，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救出了伊内斯。作者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真挚纯洁的爱情，以及他们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毛罗兄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贪婪、凶残、野蛮的行为。

然而，《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的社会意义决不局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主人公加夫列尔的亲身经历，描写了当时的两大历史事件——阿兰胡埃斯的暴乱与五月二日的抗法起义，这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描写了这两大历史事件，便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最本质的方面。

拿破仑上台后，对外大肆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更有效地封锁英国，拿破仑决定进攻几个中立国（其中包括与英国关系密切的葡萄牙）。为此，他对西班牙首相戈多伊表示，准备在征服葡萄牙之后从其南部分出一个公国给西班牙，从

而取得了西班牙的配合。法军迅速开进了伊比利亚半岛，入侵葡萄牙。一八〇八年二月，葡宫廷携细软逃往巴西。拿破仑借口增援入侵部队，派大批法军开进伊比利亚半岛，并占领了西班牙的要塞潘普洛纳和巴塞罗那。拿破仑的计划是吓唬西班牙宫廷，使之步葡萄牙宫廷的后尘逃往美洲。但三月十七日发生了阿兰胡埃斯暴乱，两日后卡洛斯四世倒台，王子费尔南多^①登基。拿破仑失算了。他便借口费尔南多七世登基不合法，迟迟不给予外交上的承认，还派人前往马德里，诱骗费尔南多到边境会面“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费尔南多果然上当，四月二十日到了巴荣纳，但被告知法皇只承认其父卡洛斯四世为王。于是在巴荣纳召开了王室会议。卡洛斯四世当着拿破仑的面痛斥其子，要求他交出王位，费尔南多欲抗拒，但受到拿破仑斥责，只好让出王位。卡洛斯四世则将王位转让给拿破仑之兄约瑟夫。

与此同时，马德里人民对王室成员被迫纷纷离开首都前往巴荣纳感到怀疑。传闻安东尼奥王子（费尔南多七世委任的政务委员会主席）及其他小王子均要离开时，民众怒不可遏，决心用暴力加以阻拦。法军司令卫队对聚合在王宫前的民众突然开了火，这更使人民义愤填膺，成千成万人上街，拿起武器，与法国侵略军展开斗争。一些西班牙军队也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参加了战斗。由于大批法军侵入，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反响，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①一些历史书译为“斐迪南”。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对西班牙人民的抗法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是现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一章’^①。《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描写的两大事件，正是这场斗争的前奏和开始。这两大事件，性质完全不同。三月十九日卡洛斯四世的倒台，是西班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的大暴露，它给法国侵略者造成了可乘之机。参加这次暴乱的民众大多是受蒙蔽、被利用的，作者对此持批判讽刺的态度。相反，五月二日事件则是人民群众反对法国侵略者的起义，这是法军入侵后，西班牙人民和侵略者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人民自发地拿起简陋的武器和全副武装、人多势众的侵略军进行拼死的斗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是热情地讴歌的。

在书中，作者揭露了宫廷的腐败。面对拿破仑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全无警惕，反而认敌为友，阻止军队和民众的反抗。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帕科罗·奇尼塔斯夫妇等人物形象的描写，歌颂了下层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们有的（如奇尼塔斯）早就看穿了拿破仑的侵略本质，有的虽然开始认识不清，甚至受过蒙蔽，但在事实的教育下，也前赴后继地投入了斗争。不论男女老少，他们当中都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可以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以及整个《民族演义》之所以能忠实地成功地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但因为它尊重史实，而且也

^①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四六四页。

因为它写得有血有肉，既写了上层统治阶级，但更着重写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尊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对于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故事情节的描写。书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写得栩栩如生，绘声绘色，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另外，书中语言简朴，颇有幽默感。这都是加尔多斯作品的一些艺术特点。

在本书的结尾，伊内斯被胡安·德·迪奥斯带走，加夫列尔则在法国侵略军的枪弹中倒下。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这无疑是读者感到关切的。在《民族演义》第一辑的以后几部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夫列尔被一位爱国志士救起，经他们夫妇的精心照顾，养好了伤，走上与法国侵略军斗争的最前线。他参加了萨拉戈萨保卫战，后来又参加了游击战，经历了枪林弹雨，成为一个出色的军官。伊内斯被胡安·德·迪奥斯带走后，见到了生母。但其生父对生母不满，又将伊内斯带走。经过许许多多的曲折之后，伊内斯使其亲生父母言归于好。后来她又与加夫列尔重逢，一对情人终于成为眷属。

译 者

一九八二年六月

一八〇八年三月，我在《马德里日报》印刷厂当排字工已有四个月了，我的排字技术可说是马马虎虎过得去，每排一百行字，便挣到三个里亚尔^①。但我觉得我的力气用的不是地方，感到印刷事业并没有多大前途，因为这一行虽说是个文字工作，但它并不能使人增长才智，反而使人变得更粗野。因此，尽管我并未放弃工作，也不曾懈怠，但我总是想寻找比我们这个窄小、阴暗、闷人的印刷厂前程更远大和更体面的行业。

起初，我的生活就象排字工这个行业一样单调而不快。刚学手艺时，脑子很受束缚，毫无乐趣。不过，当我对这个讨厌的手工操作开始有了一些经验时，我的心情便舒畅起来，二十五个字母也被我得心应手地由字盘送上活字版。这点心情舒畅使我能忍受住在地下室奴隶般的劳动，忍受住令人厌烦的排字工作和傲慢无理的总管。总管是一个黑黑的满面铅粉的彪形大汉，此人在打铁铺当总管要比在印刷厂更合适些。

我把自己的情况说得详细些吧。我当时一心想的是孤

^① 西班牙货币名。

女伊内斯，我的全部思维器官都围绕着我聪明的女友的形象打转，就象天体中各行星围绕太阳不停地旋转一样。当同事们谈论起他们的情人或其他风流逸事时，我也想向人们倾诉一下自己的心情，便不等人三邀四请就介绍说道：

“我的女友在阿兰胡埃斯^①，和她的神父叔叔相依为命。叔叔叫堂塞莱斯蒂诺·桑托斯·德尔·马尔瓦尔，是天下最优秀的一个拉丁学者。可怜的伊内斯是一个穷苦的孤儿，不过，我决不会因此而嫌弃她。上帝是扶助弱者的，有上帝的帮助，她一定会成为我的妻子。她十六岁，比我小一岁，容貌如花似玉，就是皇城中所有的玫瑰花在她面前也黯然失色。不过，先生们，请告诉我，和她的才智相比，她的容貌又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人向她传授过任何本领，但她才华出众，胜过所有学者。这一切都是从她脑子里出来的，是她前世学得来的。”

我一边这样赞扬着她，心中则默默和她交谈。而同时，铅字经过我的手，由粗笨无声的铅料变成动人心弦的书面语言。这堆杂乱的东西有多少生命力啊！字盘中的每一个符号，仿佛都代表着宇宙中的元素，在尚未成为伟大的作品之前，被抛在这里或那里。我使它们活动起来，从铅字中产生出音节、声音、思想、见解、词组、句子、段落、章节、演说，总之，变成人类有声有色的话语。而当活字版完成了它的机械功能之后，我的手指便把它拆掉，把铅字按字母分别排好，就象是化学家把化合物分解为单质后储存起来一样，于

^①西班牙的历史名城，从十六世纪起便是王宫的所在地。

是铅字便失去其意义，或者说，失去其灵魂，又变成了普通的铅，无声无息地落入字盘中。

我每时，每天，每星期，每个月，就是这样想着，机械地劳动着！……说实在的，只有星期天难以言状的欢乐和喜悦才能弥补其他几天所有的忧愁与苦恼。啊！诸位读者，请允许老朽在这些回忆中陶醉一下吧，让阳光透过我老年的这片愁云把它照亮，使它愉悦吧。星期六对我来说，是无比的美，我觉得太阳光比往日更灿烂，空气更清新。与此同时，人们的脸孔更欢乐，城市的面貌也更欢乐，这有谁会怀疑呢？

然而，欢乐只存在我心中。星期六是星期日的前夕，从中午起，我便开始作旅行的准备，作我的星际旅行准备。六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这些事还觉得历历在目。我记得我怎样和安戈斯塔·德·圣贝尔纳多大街的车夫们就旅费问题讨价还价。最后是我让步了，然后就少不了要和他们议论好半天，看看启程之夜会不会是一个明媚的夜晚。随后我立即回去洗澡，三番四次地洗了又洗，直到我脸上和手上最后一点可憎的墨迹都洗干净为止。然后我在马德里街上逛来逛去，等待黑夜到来。如果心能安定下来，我便睡一会儿。当布恩·苏塞索^①的大钟敲响了震动我心弦的最欢乐的十二下钟声时，我便飞快地穿上新装，跑到那些善良的车夫那里，此时，他们无疑是人世间最好的人了。我坐上车，便进行旅行了。

^①马德里的一个教堂。

一路上，我东张西望，向车夫们问这问那，问得他们晕头转向，十分恼火。我们经过托莱多桥，右边则经过卡拉万切尔和托莱多的道路，经过了拉斯德利西亚斯公路收费站和莱昂的小饭馆，随后，比利亚维德的客栈也落在我们背后，右边又经过了赫塔费和帕尔拉公路。到了平托的客栈，牲口休息了片刻。然后穿过狭窄的巴尔德莫罗，到波斯塔斯·德·埃斯帕蒂纳斯宫，那些懒洋洋的骡子又休息了。最后，到拂晓时，我们的车便从女皇岗而下，此时，塔霍河与哈拉马河两河汇合的广阔流域尽收眼底。我们穿过著名的长桥，接着进入一条长长的街道，终于踏上了皇城广场。

我的目光在树丛中、屋顶上寻找教堂的简陋钟楼，然后便向教堂奔去。堂塞莱斯蒂诺先生正在做弥撒，这一天是节日，做的是唱经弥撒。我在大门口便听到伊内斯的叔叔的声音：*Gloria in excelsis Deo*.^①我也随之低声唱着，同时走进了教堂，一种令人想到神明恩赐的庄严肃穆的喜悦充满了教堂，并在明静如镜的心灵中油然而生。灿烂的阳光穿过透明无色的玻璃，在仅仅刷了白灰的光秃秃的圆顶上散开。祭坛上一片金光，但圣徒和各圣像上却全是灰尘。可敬的神父站在最前面，张开双臂，向着人群。然后就是用圣餐了。教堂内一片铃声，外面则是一片钟声。人们全都跪下，捶着罪恶的胸膛。仪式便是这样进行而至结束。而我则一直不停地向背向我坐在地上的一群妇女看去，在那几百条黑头巾中，我一眼便看出伊内斯美丽的头上戴着的

^①拉丁文，意为：“光荣归于至高无上的神。”

头巾。就是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我也能认出她来呢！

仪式全部结束，伊内斯便站了起来。她的眼睛在男子中寻找我，就象我的眼睛在女人中找寻她一样。终于她看见了我，我看见了她，但我们都默不做声。我用手指蘸了蘸圣水^①给她划了十字，然后我们便出来了。我们见面时的头几句话，似乎都是匆促而激动的，说的全是废话。我们尽情欢笑着。

伊内斯的家就在教堂后面，我们手拉着手进了屋。里面有一个院子，走廊很宽，粗大的支柱被一棵老葡萄藤粗黑结实的手臂歪歪扭扭地抱着。旁边是一棵茉莉树，但等春天一到便鲜花盛开。我们上了台阶，堂塞莱斯蒂诺就在那里迎接我们。他身上穿的已不是往日那件深绿色的教士服，而是另一件崭新的衣服。我们一起吃午饭。如果饭后天气好，地面也干燥，我们三人便去‘亲王花园’散步。我和伊内斯走在前面，堂塞莱斯蒂诺拄着拐棍随后，我和伊内斯交谈着，时而用眉目，时而用言语。不过我现在并不打算把我们富有诗意的事情告诉诸位。我们一边走，塞莱斯蒂诺神父一边不停地对我们说别走那么快，因为他跟不上我们。我们虽则想飞一样迅跑，也只好停步等他。最后我们来到河边坐下。在这里，塔霍河与哈拉马河显然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情况下，突然会面，互相拥抱，把两河的河水合而为一。此情此景，不禁使伊内斯和我对我们自己也作出

^①圣水是神父祝福过的水，通常盛放在教堂入口处的缸盆中。教徒们用手蘸圣水，在身上划十字，以求上帝的祝福，洗净自己的罪孽。

完全相同的联想。

白天渐渐过去了，尽管这有违于我们的心愿，但谁也改变不了星球的运转，让那天比平日多几小时。已经是下午了，随后便是黄昏，最后黑夜也来到了，于是我只有辞别他们回到自己做苦工的地方。我若有所思，说话语无伦次，有时觉得很高兴，有时又觉得很悲伤。

我按原路回马德里，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是讨厌的星期一，是困倦、不舒服、懒洋洋、无聊的日子，但我还得上班。摆在字盘里的铅字等着我的双手去把它们结合成话语，不过一开头，我的手只会把四个字母排成这个名字——

Inés^①。

我感到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那个魁梧的总管。他说我懒，并把一张手稿放在我跟前让我立即排。这是《马德里日报》许许多多有趣而动人的广告之一，手稿上写着：“今需十七至十八岁的年轻人一名，条件是会算帐、刮脸，略懂梳头，至少会为男子梳头，必要时还须做饭菜。具备上述条件并有人推荐者，可前往萨尔街五号理发店对面的‘堂毛罗·雷克霍毛织品及头巾店’商定工资及其他事宜。”

读到店主的名字时，我便回想起来：“堂毛罗·雷克霍，”我自言自语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的。

^① 即 伊内斯。

二

我已回忆了那些幸福的日子，现在该讲讲其中一次旅行发生的事了。请诸位别忘了，我叙述的事情始于一八〇八年三月，此时我已有幸十次还是十二次拜访了皇城。有一天，当我到达时，做弥撒已经结束了。从家门口传来了悦耳的笛声，这告诉我：堂塞莱斯蒂诺与往常一样高兴，在这个贫寒的家庭中，并未发生过任何不快。伊内斯出来迎接我，寒暄过后，便告诉我：“塞莱斯蒂诺叔叔收到马德里的来信，可高兴了。”

“ 是谁的信呢 ？我问道。

“ 他老人家没有告诉我，也没有讲信里说了些什么。不过他很高兴……还说信里有我的好消息。 ”

“ 这就怪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补充说道；‘谁会从马德里写信，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

伊内斯回答道：“ 不知道，不过很快便见分晓。叔叔对我说：‘ 等加夫列尔来了，我们就吃饭，我就要告诉你们信里讲了些什么。此事关系到我们三人，尤其是关系到你，因为你是得益者，也关系到我，因为我是你叔叔，还关系到他，因为他到了年龄就是你的未婚夫。’ ”

我们没有再谈此事，便走进慈祥的教士和人类学者的房间。窄小的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张床，床上铺着带

绿色树枝图案的洁白床单。松木做的桌子旁边，对称地摆着两三把椅子。这样就差不多把房间都占满了，剩下一小块地方放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斗柜，是用各种木头、金属板东拼西凑而成的。还有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和一个身穿天鹅绒的被剑和光所穿透的圣母像。和一般圣像的底座一样，这两个像都有矮圣栎树枝或橄榄树枝插在几个小孔洞中。这就是房间全部简陋的摆设了。书是不少的，但摆得整整齐齐，所以也只不过摆满了半张桌子和半个柜子，剩下的地方放着乐谱和慈祥的神父潦草的拉丁文诗词。往窗外看去，可以看到一个种得不坏的菜园，远处则是高高挺立的榆树尖，象长长一列高大的哨兵一样，护卫着皇城的所有街道。这就是塞莱斯蒂诺神父的房间。

我们三个人坐了下来。伊内斯的叔叔对我说：

“小加夫列尔，我要给你念一首我用拉丁文写的赞颂和平亲王殿下^①的诗。他是我的老乡、朋友，甚至我还可以说是个亲戚。这诗是我费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写的；用拉丁文写诗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好，我来给你念。虽说你并不是文人，不过，天晓得……你脑子还是挺机灵的……我准备把诗寄给桑切斯·巴尔维罗，这是自西班牙有诗歌以来首屈

^① “和平亲王”是指曼努埃尔·戈多伊(1767—1851)。他出身破落绅士家庭，一七八四年进宫，受王后宠爱，官运亨通。一七九二年起任首相，掌管政府大权。西班牙在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对法战争失败后，戈多伊与法国于一七九五年签订和约，结为盟国，并因此被授予“和平亲王”的头衔。后来，他准备改与英国联合，但在一八〇八年三月十七日事变中被推翻。

一指的诗人。至于路易斯·德·莱昂神父,里奥哈,埃雷拉,还有那些写八音节诗的诗人,都是不值一提的。那些诗都是儿戏,不在话下。桑切斯·巴尔维罗的一首拉丁文诗,就比所有那些粗俗难懂的书信体诗、十四行诗、杂诗、田园诗、使愚昧百姓陶醉的小曲,统统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我想把我的诗先念给你听听,看你感觉如何,然后再送给当代那位大文豪审阅。”

“可是,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除了 Dominus vobiscum^① 和 bóbilis bóbilis^② 之外,我对拉丁文是一窍不通的啊。”

“这没关系。正是外行人才最会欣赏这些诗的韵律、铿锵有力和 ore rotundo^③ 呢!”神父毫不动摇地说。

伊内斯看了我一眼,用她惯常的智慧示意要我向固执的神父让步,并对他要耐心。我们两人聚精会神地听堂塞莱斯蒂诺朗读了大约四百行诗,这些诗我听起来犹如听到一系列没头没脑的怪音调。他看起来很满意,不时地停下来问我们:“你们觉得这一小节如何?伊内斯,我们把这种手法称之为 litote^④。这些词模仿国家巨轮在我所认识的老练的舵手指引下乘风破浪前进的声音,叫做 onomatopéya^⑤,而这种描写手法又属 alegoría^⑥。”

①拉丁文,意为“愿主与你们同在”。

② 由拉丁文 vobis vobis 派生的说法,意为“轻而易举”。

③ 拉丁文,意为“和谐的语言”。

④即:曲言法。

⑤即:拟声法。

⑥ 即 讽喻法。

就这样，他把整首诗都给我们念了，至于我们能听懂多少，读者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这位朋友的这篇作品，我保存至今。开头是这样写的：

Te, Godoie, canam: pacis tua munera coelo
Inserere aegrediar: per te Pax alma biformem
Vincla recusantem conduxit carcere Janum.^①

就是用这种文体写成的四百行诗句，伊内斯和我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听完了。不过伊内斯是在一本正经地听，仿佛全都能听懂似的，而且在神父念得最起劲时还点头赞赏，让可怜的老人欢心。她是多么懂事啊！

“我的孩子，既然你们这样喜欢，’堂塞莱斯蒂诺一边把诗稿放好，一边说道：“改天我再给你们读一段诗。我把它留到更适合的场合，这样，就可以分好几天来欣赏，而不至于象接连不停地吃太甜太美味的食品那样引起消化不良了。”

“您还要给和平亲王念这首诗吗？”

“我为什么写这首诗呢？就是因为亲王殿下十分喜欢拉丁文诗……他是一位伟大的拉丁文学者，我想在这几天让他高兴高兴。哦，对了，马德里有什么消息呢？这里的人都很紧张，马德里是否也一样？”

“那里的人们都惶恐不安。您也想象得出，情况确实非

^①拉丁文，意为：“啊，戈多伊，我要歌唱你，我欢呼，你的和平是上天所赐，因为你神圣的和平战胜了强敌，把两面神哈努送进监狱。（哈努是有两种面孔的不祥的神，一面向着年末，一面向着新年的年初。）”

同小可。大家都害怕法国人，这些法国人正在蜂拥而来，开进西班牙。据说国王并没有让这么多人进来，看样子是拿破仑愚弄了西班牙宫廷，对和宫廷达成的协议就干脆置之不理。”

“说这种话的人是没有见识的。”堂塞莱斯蒂诺反驳说，“戈多伊和拿破仑是有主见的。这里的人全都想和当权的人知道得一样多，所以就听信那些胡言乱语……”

“葡萄牙的情况和人们想象的倒大不相同。一位法国军官跑到那里。当王族逃到美洲去时，他便说：‘这里只有法国皇帝才能发号施令，而我就是他的代表。快拿四亿里亚尔来，把那些和王族一起逃到巴西的贵族的财产都拿出来。’”

“我们还是不要根据表面现象来作判断吧。”堂塞莱斯蒂诺说，“上帝才知道这将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西班牙也要如法炮制。”我接着说，“再说，现在国王和王后怕得要命，和平亲王也惊慌失措。”

“你这个小傻瓜，你在说什么啊？你对这位出众的外交官和英明的首相怎能如此大不敬？他会惊慌失措吗？”

“可不是！拿破仑把大家都骗了。在马德里，有不少人，他们高兴地看到有这么多法国军队开进来，满以为他们要立费尔南多太子为王呢。这些人真是傻瓜！”

“傻瓜 笨蛋 蠢货！”塞莱斯蒂诺神父气愤地喊。

“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法国人并无歹意，那为什么搞突然袭击占领关键的要塞和堡垒呢？他们先是欺骗守军，

打进了潘普洛纳，然后混入巴塞罗那，那里有一个名叫蒙灰其的大城堡，然后又打下了同样大小的费格拉斯的城堡。据帕科罗·奇尼塔斯说，这还是世界最大的城堡呢。最后他们又打进了圣塞巴斯蒂安。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可是来者不善。西班牙军队都义愤填膺，尤其是那些从北方来，曾经在要塞和法国人打过交道的军官……我对您说，他们可气得直冒火呢。卡洛斯四世的政府现在是吓得魂不附体，谁都知道，让法国人进来是他们干的蠢事，不过，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了……您知道马德里有些什么传说吗？”

“有些什么传说，我的孩子？肯定又是那些无见识的凡夫俗子的胡言乱语。我已经讲了，我们是不懂得国家大事的，干吗要对大人物的措施和计划妄加评论呢？他们是在为我们的幸福日夜操劳啊！”

“马德里人传说，西班牙王室眼看已经上了拿破仑的当，便决定去美洲，很快就要离开阿兰胡埃斯到加的斯^①去了。自然罗，费尔南多太子的拥护者都兴高彩烈，以为这可是让太子登上王位不可多得的良机。”

“蠢货笨蛋！”伊内斯的叔叔又恼火地喊道。“我的老乡、朋友，甚至我还认为是亲戚的和平亲王能容忍这种事吗？……不过我们还是先别着急生气，加夫列尔。再说这些事也不是我们能解决得了的。我们还是来吃饭吧，是时候了，我已经饥肠辘辘了。”

伊内斯刚刚走开，这时又回来告诉我们饭已准备好了。

^①西班牙南部的重要海港。

吃饭的时候，可敬的神父把早上送来的那封神秘的信的内容告诉我们。

“我的孩子们，’等我们三人都坐下来，他便说道；‘我来告诉你们一件喜事。你，伊内斯，该高兴高兴了。你大喜临门了。现在你就要看到，上帝是决不会抛弃无依无靠的穷苦人的。你知道，你已过世的善良的母亲有个表弟，叫堂毛罗·雷克霍，是做衣料买卖的。要是我没记错，他的店铺就在波斯塔斯街附近，在萨尔街拐角那儿。”

“堂毛罗·雷克霍……”我回忆着说；“对了，堂娜胡安娜在我面前多次地提到过他。我现在想起来了，这个商人曾经在《日报》上登过广告，还是我给排的字呢。”

“我想起来了，’伊内斯说；‘我妈妈在马德里就只有他和他妹妹这两个亲戚。不管我们是多么需要帮助，此人可是从来都不肯关照我们的。我在家里见过他两次。您以为他是来安慰我们、救助我们的吗？没有的事。他是让我妈给他做几件衣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最后只给了原来说好的一半价钱，还说：‘亲戚总归是亲戚嘛。’他和他的妹妹老是表白自己怎么诚实、生意怎么兴隆，还骂我们穷，说只要我们境况未有改善，就别打算上他们家。”

“要依我说，’我生气地断言；‘这毛罗^①和他的妹妹是两个大混蛋。”

“你们先让我把话说完，’神父继续说；‘别着急。你表舅过去可能不对，不过现在，一定是上帝打动了他的心，他

^① 系堂毛罗·雷克霍的名字。

准备弥补他的过错，做一个好亲戚和善心人来帮助你。你知道，由于他的勤奋和节俭，他现在很有钱。他在我今早收到的这封信里说，他要收容你，做你的监护人。你在他家里将会过着王后般的生活，什么也不缺。就连当今那些高贵的小姐们所珍爱的东西，如首饰、漂亮衣服、化妆用品、手套和其他玩艺儿，也应有尽有。总之，是上帝想起你了，我的好侄女儿。啊！你都不知道，他在信里是多么关心你，热情洋溢地称赞你的优点，简直把你捧到天上去了！他哀叹你失去双亲，想到你和他血缘相同，但尽管有这样的亲戚关系，他所多余的东西你却没有，他又是多么不安！我再说一遍，靠勤奋劳动、节衣缩食，雷克霍^①先生已经成了大财主。小伊内斯，你前途似锦啊！你表舅信里最感人的一段话，”他拿出信来，接着说：“是这一段：‘我们的财产，除了留给我们心爱的小外甥女之外，还能留给什么人呢？’”

伊内斯被过去曾经冷若冰霜的亲戚在感情及行为上如此突然的变化，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她看了看我，无疑是想在我眼中寻找什么能帮助她理解这难以解释的变化。我觉得自己是心中有点数的，但还是尽量不露声色。

“我很惊奇，”姑娘说道，“我想不通，是什么使表舅、表姨这样喜欢我。”

“这一定是上帝使他们开了窍，”堂塞莱斯蒂诺盲目乐观地坚持说道，“为什么我们总要把一切事情都想得那么糟呢？堂毛罗是个诚实人，他可能有点小毛病，但一旦慈善的

^① 系堂毛罗·雷克霍的父姓。

光辉照来，心灵上的这些小小的阴暗面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伊内斯看着我，仿佛在对我说：“你又是怎样想的呢？”

如果这件事出在前几个月，那么我可能会盲目乐观、傻里傻气地欢迎堂毛罗·雷克霍的建议，那时，每遇到一件意外的新鲜事，我年轻的心灵总是流露出盲目的乐观和热情。但挫折给了我一些经验，我开始懂得心理学的初步知识，我的心开始贮积起不轻信他人这一珍宝，小心谨慎地估量着生活的艰险步伐。因此，我只是简单地回答说道：

“既然你可敬的表舅过去是个混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把他看成圣人呢？”

“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堂塞莱斯蒂诺不快地对我说，“我真不该跟你商量这件事。反正我会辨明真伪！尤其是你，伊内斯，要是他想帮助你，抬举你，把自己的积蓄用在心爱的外甥女身上，那你干吗要拒绝接受呢？我本来还可以向你作更多的解释，不过，他会亲自来跟你说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喜欢你。”

“怎么？伊内斯惶惑地问道；他要来阿兰胡埃斯？”

“是的，孩子，”教士答道，“我是特意把这消息留到最后才告诉你的。下星期天你就会高兴地在这里见到你亲爱的表舅和监护人了。啊！伊内斯！我是很舍不得离开你的。但想到你会满意，你能享受到千万种我所不能给你的舒适的生活条件，我就感到安慰。不过，等我这个无用的老头子去逛马德里、去看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能高高兴兴地接待我，不摆架子，希望那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可鄙的虚荣心不至

于迷惑你，因为尽管都是亲戚，我毕竟还是你亡父的兄弟，而他只不过是……”

堂塞莱斯蒂诺激动起来，我也激动了，不过原因各有不同。

“是的，”神父又继续说：“八天之后，我们就会在这里见到这位萨尔街的富商了。他对我说，他在阿兰胡埃斯靠翁蒂戈拉湖那边买了些地，他到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来是看看庄园，二来是看你。他的妹妹雷斯蒂图塔也一起到我们家来。他希望你和他们一同回马德里。”

听完这些话后，大家默然无声。奇怪而不快的想法在我脑海中翻腾着，我对伊内斯说：“这个人结了婚没有？”

她心领神会，冲口而出道：“他是个鳏夫。”

然后，我们又不说话了。只有堂塞莱斯蒂诺哼起了一首赞美诗，打破了我们这个沉闷的局面。

三

我回到马德里，悲伤得难以言状。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痴痴呆呆地冥思苦想，既盼着星期天赶快来临，但也怕它来临。因为占据着我的脑子的，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却是忧虑。星期六的晚上，我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一清早我便到海关大街的饭馆，设法在任何一辆开往皇城的四轮马车上找个座位。我现款不多，有去不成的危险，这使我十分焦

急不安。

不过，经我苦苦哀求、好说歹说，加上仅有的那一点钱，我终于打动了一个车夫的铁石心肠，使他答应带我走。三匹骡子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才走完了这段旅程。我担心伊内斯的表舅赶在我前头，结果并非如此。当我到达时，堂塞莱斯蒂诺正在做大弥撒。我和以往的星期天一样走进教堂，但却觉得教堂也忧郁阴沉起来。出来时，我给伊内斯一点圣水，便在圣器室门口等待善良的神父，然后三个人一起回家。奇怪得很，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三个人都在唉声叹气。用饭时，我又故作幽默，企图使他们两人活跃起来，但却枉然。眼看雷克霍兄妹迟迟未到，我便高兴地以为他们失约不来了。但正当我们快要吃完饭的时候，我的快乐便顿时消失了：我们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声，便站了起来，走到走廊，听到一个刺耳的破锣嗓子说：“拉丁学者、音乐家、教区神父堂塞莱斯蒂诺·桑托斯·德尔·马尔瓦尔是住在这儿吗？”

原来是伊内斯的表舅和表姨——堂毛罗·雷克霍及其妹妹雷斯蒂图塔来了。

他们走进我们所在的房间。堂毛罗一看见表外甥女，便张开双臂，一边拥抱她，一边尽量使自己的嗓音柔和下来，喊道：

“我心爱的伊内斯！可怜的胡安娜的纯洁的孩子！我终于看到你了！感谢上帝，终于给我这一点安慰。你真漂亮哪！来，让我再一次拥抱你！”

堂娜雷斯蒂图塔也如此这般一番。只不过她那眼泪汪

汪的神态和那张开的双臂，更加显得矫揉造作。等他们的慈爱都表现够了之后，两人便向堂塞莱斯蒂诺问好，后者看见他们感情的爆发，也免不了要陪些眼泪。至于我呢，我真想打几下那两只使劲地抱着伊内斯的蠢鹅的手臂。对于他们，我觉得现在也该作一番描写了。

堂毛罗·雷克霍是个左边^①人。我想这已经不言而喻了，诸位如果还不明白，那我就来解释一下。不知是因大自然的安排，还是由于习惯，人体有一半机灵而另一半迟钝。我们的一只手是不会写字的，在体力劳动中也只能帮助它灵巧的伙伴即右手。一切重要的事都是右手做的：是它弹出钢琴的旋律；是它在拉小提琴时把弓，而这正是提琴的表达力所在；它在舞剑时持剑；在航海时掌舵；在画图时执笔；在吵架时打人耳光；在祷告时划十字，在忏悔时捶胸。右脚也有类似的本事：如果在舞会中要作出什么异乎寻常的出色动作，那一定是右脚作出的；人逃跑时首先伸出的是右脚，在绝望中愤怒地跺地的是右脚。用右脚来驱赶胆大妄为的狗，用它踏死肮脏的爬虫，用它来攻击尚不值得从正面击伤的可鄙的敌人。右边肢体机能、肌肉、神经上的这一优越性还遍及全身。当我们茫然不知所向时，如果身体任凭本能支配，那它一定会倾向右边，眼睛也会在右边寻找尚未认识的奇乡异地。与此同时，左边却是完全迟钝的，不顺从的，它所做的一切全都歪歪扭扭。它的劣势明显，即使在发

^① “左边”是“迟钝”的代名词，这里指堂毛罗·雷克霍是个动作迟钝的人。

育上也无法与另一边相比。无疑，是为了让身体平衡，心脏才安排在左边。

我们插了一段这样令人厌烦的话，是为了让诸位更好地理解我们对堂毛罗·雷克霍的描述。此人身体的两边都是左边，也就是说，他全身都迟钝，无能，摇摆不定，不灵活，沉重，粗鲁，笨拙。我不知道是否已说清楚了。看起来，连自己的手对他也是个累赘：人们见他东张西望，一定会以为他是在找一个角落把那无用的双手扔掉。他戴着不合尺寸的手套，使被压迫的手指失掉了灵活性，甚至使他也认不出自己的手来。

他坐在椅子边上，两条细小、僵硬的腿摆得很不协调，一会儿歪向左，一会儿歪向右，就象是一个瘸子夹着两根拐棍。这两条腿除了要拖动沉重的双脚之外已别无用处。他把帽子脱下，放在地上，然后用一条有红蓝色图案的长手帕擦汗，简直就象搬运工刚卸下一大包货似的。他的漂亮衣服并不是身体的装饰，因为不是他穿着衣服，而是衣服裹着他。至于手套，则使他的手更加粗笨，简直把他的手变成了脚。他不时地摸着表坠儿和领口花边，生怕它们掉下来。但由于戴上羚羊皮手套失去了触觉，于是他只得借助视觉，这就使他看起来象一只一觉醒来便发现从头到脚都穿上了衣服的猴子一样，急得抓耳挠腮。

他坐立不安，好象身上到处都痒得难受，而衣服的每一道折痕仿佛都在他过敏的肉体上造成糜烂。有时，那包着僵硬而失去感觉的手指的黄色手套伸向腋下或腰部，急需

要挠一下痒，但却突然停下来伸去摸摸刚刮过的下巴。他的脖子也在不时地动着，好象在枕骨部位有什么奇异的小虫粘着，并在头发和领子之间嬉戏一般。原来这是件擦过油的皮上衣，它很不雅观地插在皮肤和衬衣之间，直蹭着耳朵。戴着黄色手套的手有时也向那个方向举起，但也突然停下来，而伸去摩擦膝盖。

堂毛罗·雷克霍的脸孔如钟表一般圆，他的鼻子位置不正，歪向左半边，这半边因为粉瘤而比右半边亮。在有一点中国风格的黑色眉毛下，一双发绿的端正的眼睛闪烁着狡黠的目光。他的嘴巴除了在他露出两三只蛀烂了的牙齿使嘴巴显得额外难看之时，并不引人注目。他嘴角有许多皱纹，可以作出奸诈的小人所精心研究用以欺骗同伙的各种表情和神态。堂毛罗·雷克霍的笑是突然而响亮的。本来一般人的笑不论始末都是逐渐的，因为它伴随着心理状态的起伏而产生。据我们所知，这种心理活动不象机器那样随起随落。此人却不然，他身上无疑是装上了一种笑的开关，因此他由笑转而为严肃，就象有一只神秘的手指松开快乐的开关，而按上严肃的开关一样突然。我想他内心大概是这样想的：“现在该笑了，”于是便放声地大笑。

四

堂娜雷斯蒂图塔到底比她哥哥年轻些还是老一些，实

在无法断定。他们两人看上去都早已年过四十。不过，如果说他们年龄相仿，那么，脸孔与表情却大不相同，因为雷斯蒂图塔是个干脆利落的女人，而且坐得下来，虽然她还说不上风度优雅，但总还算谈吐自如，一望而知是有交际应酬经验的。把这同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相比较，可以说：“毛罗一辈子都在扛大包，而雷斯蒂图塔则量布卖布；一个是仓库的小爬虫，一个是店里的攀缘动物。”

她瘦高个子，面色象铁板一样冷漠无情，一双手又长又难看，身体因经常在布匹堆中钻来钻去而比较灵活。她头发不多，油光铮亮地紧盖着头部，头上简直不象是盖着头发而象涂了油漆。鼻子粉红色，有点象酒糟鼻子，尽管她对阿甘达葡萄酒^①从来就连闻也不想闻。她两片嘴唇紧紧地叠在一起，嘴角向下，下巴有点汗毛，眼色阴沉，似在看人又不象在看人。雷斯蒂图塔·雷克霍的外表，一眼看去既不会立即讨人喜欢也不会令人反感。听她说话，和她打交道，就会发现她颇为圆滑，难以捉摸，她的性格掩饰起来，就象蜥蜴一般敏捷，象蛇一样灵活。必须与她经过长期接触，才能用十分熟巧的指头抓住那滑的皮。不过这是后话，现在你们先听听伊内斯的表舅、表姨讲的话吧。

“本来我们想带点东西来的，可这位急着要来，”雷斯蒂图塔指着自己的哥哥说道，“匆忙得连什么也顾不上带了。”

堂塞莱斯蒂诺客气地微微一笑，表示感谢。

“我非常着急来看这些地，”堂毛罗说，“再说，一想到我

^①阿甘达是西班牙一城镇，盛产葡萄酒。

亲爱的外甥女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就感到痛心……因为这些地，堂塞莱斯蒂诺先生，到底不是垃圾堆，它可是花了三百四十八个里亚尔零十三个小钱买的，这还不提托人求情、搞证件文书的费用了。是的，先生，这些钱我已经一个比塞塔^①一个比塞塔地付清了。”

“全付清了。”堂娜雷斯蒂图塔逐个地看了看我们三个在场的人，说道：“这位从不喜欢欠钱。”

“欠钱？得了！我宁愿给绞死也不欠人一分钱，”堂毛罗声称，一面把戴着手套的手伸向被领带勒得紧紧的喉咙。

“我们店历来是童叟无欺的。”他的妹妹补充道。

“这就是你们发迹的原因了。”堂塞莱斯蒂诺说。

“靠运气啊……是的，我们是运气好，”雷克霍说：“再说这位又是这样勤快，节俭，拼命干……”

“不过这都得靠你诚实。”雷斯蒂图塔补充说：“是的，说真的，是靠他诚实。这位在商人中是享有诚实的美名的，就是把国库交托给他也错不了。”

“总而言之……多亏上帝和我们的劳动，总算是有所成就。要是按这位说的办，就该多买些地。这位就喜欢庄园。”

“可不是，要是这位听我的，”他的妹妹又一次逐个地看看在场的人，说：“我们赚的钱就全都用来置地了。”

“象我这样、那样……因为……”雷克霍表白说道。

“他很谦虚，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雷斯蒂图塔说：“其实，有钱也用不着怕让人知道嘛。”

^①西班牙货币单位，一个比塞塔约合四个里亚尔。

“她给我买衣服、帽子、首饰，”堂毛罗说；“还有别的多得不得了的东西，都买回家了。既然有能力嘛……您瞧这条项链，”毛罗让堂塞莱斯蒂诺看看他脖子上带的一条项链，接着说，“您再看看这枚别针。您猜猜这一共花了多少钱？才不过一千里亚尔呢……咳，我本来不想要，可是这位坚持，再说又有钱……”

“这都蛮好看的。”

“我不是叫你把那翡翠戒指也买下来吗？你记得那也值不了几个钱。真可惜，让阿尔塔米拉公爵要了。”

说到这里，她看了看我们，我们便点头称是，但没有做声，因为我和伊内斯都想不出要说什么话。

“可是，我的小外甥女怎么一言不发呢？”雷克霍说道。他突然一笑，紧接着又立即严肃起来。

伊内斯脸红了，但没有说话。实际上也无话可说。

“咳，难怪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呢！她多么象她母亲，那苦命的胡安娜，我亲爱的表姊。”雷克霍喊道，一边把手伸向嘴巴，免得别人看见他在打呵欠。“可怜她死得这么早哇！”

“既然这位圣洁和贤德的女人已经归天，”雷斯蒂图塔说；“我们就别提她了，要不我们又会难过，这可怜的姑娘又会难过，虽说她只不过是孩子，而孩子们总是比较容易得到安慰的。”

伊内斯依然一言不发，但她红润的脸色刷地变白了。神父觉得还是换个话题为好，便说：

“您去看过翁蒂戈拉湖的那些地了吗？”

“还没有，”雷克霍回答道；“不过，据说不错。嘿，我是无所谓。可这位非得要我买不可，我最后才下了决心。我们老家那儿的地还要多呢，那是一点一点地置起来的。”

“要是我没有记错，您老家是在别尔索附近吧？”

“离别尔索还近一些，在圣地亚戈米利亚斯，那是马拉加特里亚的地方。我们都是那里的人，那里还有我们雷克霍家的家族呢。”

“我想是贵族之家吧，”神父判断说。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堂毛罗答道；“据镇上一位博学的书生说，我们祖先有一块葡萄牙栎树林，雷克霍的姓就是这样来的^①。”

“这很有道理，高贵人家的姓都来源于草名或菜名。古罗马的伦图洛斯，法比奥斯和皮松内斯的姓就是例证，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姓，是因为他们的先辈种过兵豆、蚕豆和豌豆^②。至于我本人马尔瓦尔的姓，那是来源于我的一位祖父，他单人匹马种植过锦葵^③。”

“我认为，”堂毛罗又笑了笑说；“所谓贵族是一些骑士立下战功而产生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一套可骗不了我，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立过什么赫赫战功。其实，只不过是国王见谁有洋葱地便封他为公爵，见谁会挑香瓜便封他为侯爵罢了。不管怎样，我的祖先不是赶驴的乡巴佬就

① 原文 Requejo(雷克霍)与 quejigar(葡萄牙栎树林)两个词词根的音有相似之处。

② 这几个姓和兵豆、蚕豆、豌豆这些音相近。

③ “锦葵”在西班牙语中叫“malva(马尔瓦)”。

是了。”

“不管来历如何，”堂娜雷斯蒂图塔说，“高贵总归是高贵。堂塞莱斯蒂诺先生，说起我们家，托上帝的福，总是丰衣足食的。尽管表面上我们并不讲排场，我们不喜欢坐华丽的大马车，不愿出头露面，可我们锅里天天都有鸡……是的，这位和我在生活上是能凑合着过的。”

“要依我说呀，”雷克霍打断她的话说，“随便吃什么我都能活。只要有一块面包，一块腌猪肉和贝罗矿泉水就行了。可这位什么都要搞得象个样子，她每天都得去买一磅半的牛肉，大量的陈年火腿，每星期五还有最好的腌鳕鱼。晚饭每人得有一只石鸡，每个星期天是三只阉鸡，到了圣诞节，一月十五的圣毛罗日，还有六月十号圣雷斯蒂图托日^①，家里吃的火鸡就多得不计其数了。梅迪纳·德·里奥塞科公爵的大管家经常到我们家借钱，看到东西这么丰富都目瞪口呆了呢。他确认从未见到过别人贮藏这么多的食品。”

“事实如此，”雷斯蒂图塔说，“我们可是舍得吃，舍得穿，也舍得买好的金雀花^②炭来烧火，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到现在为止，我们唯一的痛苦是，一旦上帝召唤我们归天，便没有亲人继承我们的财产，因为我们在圣地亚戈米利亚斯的那些亲戚，都是些只会给我们添麻烦的二流子。”

^① “圣毛罗日”与“圣雷斯蒂图托日”均为纪念圣徒的宗教节日。当时西班牙人往往取生日当天所纪念的圣徒的名字为名。

^② 金雀花：一种植物，在西班牙被当作燃料使用。

听到这里，堂毛罗按动了笑的开关，又看了看伊内斯，说道：

“可是现在，上帝把我们亲爱的小外甥女赐给我们了，她是朵早熟的玫瑰花，天使般的娇小姐。唉，难怪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呢！她简直和她妈长得一模一样……”

“看上帝份上，毛罗，”雷斯蒂图塔喊道，“你别让大家再回想起这位贤德的女人了。因为我对她的死至今还十分悲痛，一想起她就直掉眼泪。”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雷克霍按动了严肃的开关说，“我只不过想说，我现在和将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给这个美丽的小鸽子的。凭她那公主般的脸孔，她是受之无愧的！”

“对，对……”雷斯蒂图塔挤了挤眼赞同说，“谢天谢地，现在大概还没有人追求她吧。我想要是那些小公爵、小侯爵知道我们家里藏着这样一个美人儿，那少不了要跑到我们的窗下长吁短叹呢。”

“孩子，这都是些穷光蛋，连一个小钱也没有的穷光蛋。”雷克霍接着说，“这孩子要是嫁人，我们一定要给她从西班牙最高贵的家庭中挑个小伙子，一个有资格拿走这珍宝的小伙子。”

“那自然罗。有的家庭十分有钱，可表面上并不富丽堂皇。我认为，就是那些有财产继承的小伙子们见到她，一听说她将会从表舅那里继承到财产，也都要争先恐后向她求爱的。我还认为我们家还不算穷，等我们在厅里挂起带有

黄枝绿柳以及栩栩如生的小鸟图案的窗帘，就是接待宫廷枢密院的各位老爷，大面儿上也是过得去的。这孩子到了我们富贵人家可得神气了！”

堂塞莱斯蒂诺见侄女对这些感情洋溢的表示无动于衷，便圆场说道：

“她诚心诚意地感谢你们的恩情。”

“我是很高兴的，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雷克霍说，“我本来就只缺一样东西，可现在就要得到了。伊内斯将是我的继承人，她将会嫁给一个能与她匹配的有钱人。她会幸福的，我们也会幸福的。”

“这你别说得太多了，我都要掉泪了。”堂娜雷斯蒂图塔说，“能有一个人陪我，让我不至于寂寞，分享靠上帝和我们劳动得来的享受，这多令人高兴哪！唉，小伊内斯，你这样漂亮，使我不由得想起我到萨哈贡^①的雷科莱塔斯修道院玩耍的年青时代了，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我觉得，要是现在有人把我们拆开，我都简直活不下去了！”

说着她便拥抱伊内斯。我觉得她那副铁板面孔好象轻轻地涂上了一层红银。

“既然伊内斯着急和我们一起走，”雷克霍说，“那今天下午我们就把她带走。”

“怎么 今天下午就带我走！”她立即喊起来。

“我的孩子，”雷斯蒂图塔说道，“你用不着掩饰对我们的感情，我们是你的表舅、表姨，说真的，你对我们为你所做

^①西班牙莱昂省的一城镇。

的一切都不必感谢，因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堂塞莱斯蒂诺畏缩地说：“也许她觉得这样……这样快就和你们走有些为难。不过我想，她一定会很快就明白新环境的好处，拿定主意的。”

“她不想去！”雷克霍惊叫起来；“我们的外甥女不喜欢我们？主耶稣！这真是最大的不幸！”

“不会的……她喜欢你们二位。”神父见伊内斯对雷克霍家的要求露出十分反感的神色，赶忙调解说。

“哥哥，瞧你说的！”雷斯蒂图塔肯定地说：“我们的外甥女是谦虚、纯真、朴实的典范。你以为她会因为我们要把她带走就高兴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蹦蹦跳跳，大喊大叫吗？这才不好呢。相反，她一声不响，象个有教养的正派姑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哪位贤德女人的孩子……她掩饰着自己的欢乐，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心中感谢着上帝的赐福。”

“那么，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雷克霍说：“我们就先去看看靠近蒂图尔西亚的翁蒂戈拉那些土地吧。等下午我们回来，伊内斯一定会做好和我们去马德里的准备了。”

“要是她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教士看看侄女，回答说。

但雷克霍及其妹不等伊内斯表示意见，便站起来告辞，说是有一辆两头骡子拉的车在林孔车站等着他们。他们轮流两三次地拥抱表外甥女，向堂塞莱斯蒂诺滑稽地行礼道别。对于我，他们连看也不屑一看便走了。这对我倒是一

大幸事。剩下我们三人，教士是很满意的，伊内斯在沉思，而我则满腔怒火。

五

紧接着，神父准备开家庭会议确定如何行事。但我想和他谈谈，其中有些话是伊内斯不应该听到的，我便求她出去一会儿。我们两人便这样谈起来：

“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难道您忍心让伊内斯去跟这个蠢鹅堂毛罗和他那猫头鹰一样的妹妹一起生活吗？”

“孩子，’他回答道，雷克霍是大财主，他可以给小伊内斯那些我所无法给的享受，等他死时，伊内斯还可以继承他的财产。”

“您是这样想的吗？简直不能相信您还是个六十开外的人。依我说，这个混蛋堂毛罗是个装腔作势的伪君子。我要是您就把他轰走了。”

“我是个穷人，可他们是有钱人，我的孩子。伊内斯得跟他们走。要是他们对她不好，那我们再把她接回来。”

“不，他们是不会对她不好的，’我很激动地说，‘我担心的倒是另一回事，那是我所不能容忍的。’

“ 是 什 么 事 呢 ， 孩 子 ？”

“ 您 我 都 清 楚 事 情 的 底 细 。 您 知 道 伊 内 斯 并 非 堂 娜 胡 安 娜 的 女 儿 ， 而 是 一 位 我 们 尚 未 知 名 的 宫 廷 贵 妇 生 的 。 这

一切您都知道，可您为什么就看不透雷克霍家的用心呢？”

“什么用心？”

“雷克霍家一向瞧不起堂娜胡安娜，分文也不给她们，在她生病时连看也不去看她。可现在，我亲爱的堂塞莱斯蒂诺先生，他们流着眼泪去回忆死者，对伊内斯垂涎三尺，这只能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谁是伊内斯的父母，明白这姑娘是摇钱树。唉！我敢肯定，毛罗这个穿上衣服的木头人，肚子里已经打定了要娶伊内斯的鬼主意，只要一把她抢到他家，就会迫她成亲的。”

“你冷静些，小伙子，你听我说。雷克霍家的用心很可能如你所说，但也可能如他们所表白的。不过我这个人总是愿意把事情往好处想，在没有事实证明之前，我并不怀疑堂毛罗的诚意。说不定一夜之间，你会看见伊内斯变成一个雍容华贵的小姐，坐着富丽堂皇的大马车兜风，有翎饰的两匹马拉着车，连车夫都穿得笔挺呢。说不定你会看见她周围全是侍从、仆役，身上戴满榛子般大的钻石，住在马德里一间比修道院还大的房子里呢。”

“得了！得了！这就象我当年想当王子、大将军和国务秘书一样。这些话，十六岁的人可以说，可六十岁的人就不应该说了。”

“伊内斯要是和我一起生活，那就注定要穷一辈子。她妈妈的亲戚，看起来心地还很慈善，让他们把她带走，不是更值得吗？无论如何，加夫列尔，如果姑娘到了那里并不满意，我们还来得及把她接回来，因为我是她亲叔叔，监护权

还是归我的。”

“那您为什么让她走呢？”

“因为雷克霍家有钱……你怎么老是转不过弯来呢？……因为伊内斯在这样的人家可以生活得象公主，最后再嫁个波斯塔斯街或普拉特里亚斯街^①的富商。”

“住口，先生，”我怒气冲冲地喊道；“让伊内斯嫁这种人吗？上帝保佑，伊内斯除了我谁也不嫁！不信您自己试试，您去给她提什么富商、阔老看看！”

“说真的，我倒是忘了你了，小宝贝，”神父反唇相讥说，“十七岁的人就想结婚！你以为结婚是闹着玩的吗？还有，请你告诉我，你在印刷厂挣几个钱？”

“每天挣三个里亚尔。”

“就是说，如果一个月有三十一天，那就挣九十个里亚尔。这算是一点钱，不过不够啊，孩子。你看，当伊内斯坐在那用黄树枝图案的绿窗帘装饰的大厅里，坐在那为圣诞节而摆上七只火鸡、每晚晚餐为每人摆上一只石鸡的饭桌旁……你想，一个月三十一天才挣九十个里亚尔的求婚者，又怎能走近她的身旁呢？”

我非常忧虑地说：“这事儿得由她来决定，要是她喜欢我，世界上所有姓雷克霍的人都阻拦不了。说到底，堂塞莱斯蒂诺先生，您是下定决心让伊内斯今天下午跟堂毛罗走了？”

“下定决心了，我的孩子，是良心要我这样做的。”

^①马德里的商业区。

“可谁跟您说，一个月挣九十三个里亚尔就不能成家立业呢 我想结婚,是的,先生,我想。”

“十七岁就想结婚！哼，你们两人都得等到满三十五岁才行。你不必着急，人生过得很快。到那时你们就可以结婚了。你们俩结婚和交朋友都是天生的一对嘛。到那时再看看你的职业会不会象样一点。”

“我能不能谋到一官半职呢？”

“这就跟你当年想从天上掉下一个王子或公爵头衔给你一样了。”

“不，我说的是随便在哪个会计室找一个给那些秃头们干的差事。”

“可你以为谋职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吗？”

“干吗不容易？我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这些职务,难道不是为所有需要它的西班牙人而设的吗？”

“我的孩子，要求职务的人多得挤满了官府的接待室。你该记得吧，虽说我是和平亲王的老乡和朋友，我还不是写了十四年的请求书嘛！’^①

“可结果还不是……您去看看殿下，和他谈谈，您要是求他给我一个职位，我想他是不会拒绝的。”

“啊！”塞莱斯蒂诺高兴地感叹道：“我拜访殿下那天，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从他威严的嘴里听到了最亲切的话语。你都不知道他是多么盛情地款待我。他那么

^①根据《民族演义》第一辑的第二部《卡洛斯四世宫廷》叙述，塞莱斯蒂诺是经过十四年的请求才取得教区神父的职位的。

客气,那么和颜悦色,开诚布公,而每个表情,每句话,又不失亲王的风度!我进去时,惶恐得不知所措,舌头也粘住了。殿下吩咐我坐下,问我是不是塞雷纳的比利亚努埃瓦人。你看这多客气!我回答说,我生于桑托斯·德·迈莫纳,那是在巴达霍斯到富恩特·德·坎托斯公路上的一个镇。然后他问我今年收成如何,我回答说,据我所知,黑麦和大麦收成不好,但橡实却很不错。由此你可以看到他对农业是何等关心。紧接着他问我在教区工作是否满意,我回答说是,并说是他感化了教徒们,使他们同情我。说到此,我不禁落泪了。很明显,亲王对有关宗教的一切都很关心。此外我还禀告他,我在茶余饭后写拉丁文诗作消遣,我已经写了一首六脚韵的诗献给他。他听了便说:‘好。’这很明显地表明他对文学的极大爱好。我们谈了十分钟,最后他客气地请我离去,因他有些很急的事要办。这说明他是个勤劳的人,一天的最好时光都一丝不苟地用于管理国家大事。说真的,当我离开时我可激动了。”

“您就不再见他了?”

“怎么能不见呢!我请求殿下指定一天让我把拉丁文诗带给他。明天我又有幸踏进我尊贵的老乡的府上了。”

“那我跟您去,堂塞莱斯蒂诺先生。”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起去,您求他给我一个职位。”

“你疯了!”教士惊奇地喊道,“我可不敢如此放肆。”

“那么我求求您吧,”我说。我越来越坚决要进王府。

“你不要意气用事,不经世故的年轻人。你怎能让我无

缘无故就把你介绍给和平亲王呢？你有什么丰功伟绩能让我向他介绍呢？难道你懂一点拉丁文诗词吗？你欣赏过 *Divitias alius fulvo sibi congerat auro, Passer, delictiae meae puellae*, 还有 *Cynthia prima suis me cepis ocellis* ① 吗？我看你发疯了吧？你以为，任何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心血来潮，就可以要到职位吗？”

“您只要跟他说我是您的亲戚，其他的就由我自己来说。”

“我的亲戚？这不是撒谎吗？我可不能撒谎。”

我们就这样争论了好一会儿，我边求情边说理，终于说服了塞莱斯蒂诺神父，让他带我去见戈多伊亲王殿下。我之所以执意这样做，是因为雷克霍们的来访及他们要带走可怜的伊内斯的打算使我感到绝望。自从我的双眼不幸见到这兄妹两人后，他们就使我极为反感，并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可怕的预感。我想到可怜的孤女将要在这一对恶魔的残酷奴役下，注定要悲伤得死去，除非上帝给我办法把她救出来。可我穷得一文不名，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着想着，终于想出解救的办法：向政府要求工作。这是后来逐渐成为一半或大多数西班牙人，那些没有产业可继承、又不想出家的人们的想法。唉！当时职位并不多，但要求工作的人却不少。

① 拉丁文，均系诗词的题目，意为“财富曾积聚成黄金”；麻雀遮盖了我的姑娘’及‘琴菲亚的双眼第一次迷住了我”。这是诗人蒂比拉、卡图拉及普罗佩尔切的诗歌中的头一句。

西班牙在和英国的战争中耗费了一笔惊人的巨款——七十亿里亚尔。费这一大笔钱来办蠢事的人，难道就不能给我五千里亚尔让我结婚吗？当然，十七岁就想结婚，那比花七十亿里亚尔打仗更蠢。然而这个主意很快就在我脑子里扎下了根。和堂塞莱斯蒂诺谈话后半小时，我就想象着自己坐在用绿色台面呢覆盖着的办公桌前，为了救国，为了国富民强而执行国家托付给我的职务了。亲自向有权有势的首相要求我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个大胆的打算。但情况严重，我象发狂似地想得到一个能使我可以与可怕的雷克霍兄妹争夺伊内斯的地位，这就使我眼中的障碍减少了，就是披荆斩棘，我也在所不辞。

孤女伊内斯在和我谈话时，毫不掩饰对表舅及表姨的厌恶，我本来是有可能阻止他们把伊内斯拐走的。但堂塞莱斯蒂诺再一次说此事事关他的良心，于是伊内斯便不敢再抱怨。当时人们对长辈的权威可真是百依百顺啊！然而，稳重慈祥的神父并没有阻止我大骂雷克霍兄妹，对他们的长相、衣着说长道短，对所谓“七只火鸡”以及“每晚一人一只石鸡”大加奚落。我还毫不留情地耻笑那两人的相互称呼，因为，正如读者所见，他们总是互称这位。堂塞莱斯蒂诺叫我对那两位靠劳动及诚实发大财的人放客气些，与此同时，伊内斯则在闷闷不乐地收拾行李。

雷克霍兄妹不久又一次光临了神父的家。他们大约在四点钟的时候来到了。他们拚命夸赞在翁蒂戈拉附近买的地，看到伊内斯准备跟他们走，便笑逐颜开。

“别急,我的小玫瑰花苞,’堂毛罗说;“时间还有的是。”

“这可怜的孩子急着要启程,”堂娜雷斯蒂图塔铁板般的脸孔摆出一副难以描述的迁就样子,紧接着说,“她是如此迫切,恨不得长上翅膀赶快离开这儿。”

“不是这样的,’堂塞莱斯蒂诺面有愠色地说;“她叔父不曾亏待过她,她绝不会急于离开叔叔的。”

伊内斯哭着扑向神父的怀抱,两人泪流满面。至于我呢,我倒不希望雷克霍家知道我和伊内斯之间很久以来就存在着真挚的爱情,因此我便掩饰着自己的不快,走到外面等她。当她出来找寻一件忘记了的东西时,我便对她说:

“亲爱的,你什么话也别跟我讲,别看我,也别和我打招呼,我现在留在这儿,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出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马车开近了门口。伊内斯哭哭啼啼地上了车,雷克霍兄妹坐在她两边,就这样,他们还生怕她跑掉。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任何一个女人,象堂娜雷斯蒂图塔在此时那么粗鲁。马车出发了,不一会儿我们目送着的车子便消失在树林之中。堂塞莱斯蒂诺极力故作平静,但还是平静不了,他露出象孩子似的要哭的表情,掏出他的长手帕去擦眼睛。

“唉,加夫列尔 她给带走了!”

我也激动万分,无言以对。

六

次日，堂塞莱斯蒂诺带我上和平亲王的王府。如果没有记错，那是三月十五日。

我穿到阿兰胡埃斯去的那件衣服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因此在这样庄严的场合我也无衣服可换。不过神父借了一件干净的衬衣给我，据他本人对我说，我就是去见拿破仑·波拿巴也可以了。在路上，甚至在我们等待亲王接见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堂塞莱斯蒂诺一次又一次地从教士长袍的内袋里掏出他的拉丁文诗高声朗读。

“亲王先生说不定吩咐我念一段，”他说；“那我就得用古典的音调、稳重的速度来念，要是有外国的使臣或将军在场，那就更应如此了。”

然后，他把诗稿放好，忧心忡忡地说：

“教区教堂司事，那该死的桑图里亚斯……你是认识他的……你知道吗？他今天早上真把我给弄得昏头昏脑的。他说和平亲王先生执政不了两天了，就要给砍脑袋了。这种话是不屑一听的，小加夫列尔；但我恼火的是他这样对待一个可尊敬的人物。那么，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我发现桑图里亚斯这个二流子是个雅各宾党^①，他经常和安东尼奥·帕斯库亚尔王子的车夫混在一起，那都是些好惹事生非的

^①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激进派。

人。”

“可这位尊敬的教堂司事都说了些什么呢？”

“这你可以想象出来的，那还不是满口胡言。象我这样的读书人，对拉丁经典作家的作品了如指掌，怎么会轻信他的这些谎言呢！他说，和平亲王先生怕拿破仑废黜我们亲爱的国王和王后，便打算让他们去安达卢西亚坐船上美洲。”

“可是昨天晚上，我说：我到客店去告诉赶马帮的人不要等我，听到一些人也这样说。他们谈起您的朋友和老乡，简直比谈起拉斯特罗^①的酒馆老板还要轻蔑。”

“这是些糊涂虫，孩子。”神父说：“不过或许我搞错了，或许是费尔南多太子的党徒们正在那儿兴风作浪。在阿兰胡埃斯有许多生人……上帝愿意……今天早上，这个桑图里亚斯告诉我说，如果老百姓起来暴动，向政府提什么要求的话，他最乐意干的事就是把钟敲得翻个个来。不过我已经告诉他，”说到此，堂塞莱斯蒂诺站起来，用食指作了个果断的姿势：“我已说过，如果他未经我许可便敲教堂的钟，那我就要报告大主教处置他。”

说着，接见的时候到了，我们便来到殿下的宫殿。我们从几个守门的警卫中间穿过。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和国王一样，都有站着的和骑马的警卫，而且据看热闹的人观察，其装备比国王的警卫还要好。

在大门和楼梯我们都没有遇到阻拦。但走到一个大厅

^①马德里专门买卖旧货的市场。

时，便听到另一批警卫的鞋跟咯噔咯噔作响。其中一人让我们停下来，不大客气地问堂塞莱斯蒂诺我们要上哪儿。

神父慌乱得语无伦次地说：“殿下有幸指示我，……不，说错了……是我有幸得到殿下的指示，在此时觐见他。”

“殿下现在在王宫，不知何时回来。”警卫说罢，便转过身去。

堂塞莱斯蒂诺用目光询问我的意见。他正要张开他严峻的嘴唇和我说话时，大门那儿响起了一阵声音。

“啊！他在那儿呢！殿下到了。”卫士们说，一边急急忙忙地拿起武器和帽子去迎接亲王。

但亲王从府中为他专设的楼梯上楼，回自己的私人房间去了。

“也许亲王今天不接见了。”刚才拦住我们的卫士对堂塞莱斯蒂诺说，“不过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稍等片刻。亲王是否接见，他会通知的。”

说着，他把我们带到旁边一间很大的房间，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许多一清早就来请求殿下接见的人。其中有一些贵妇人，军人，身穿古代宫廷制服、头戴老式假发的遗老遗少，也有一些贫民。

集中在那里的求见者都互存戒心，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不论谁在等待接见，都不乐意看到别人也在等。这显然是考虑到如果有许多人争首相的时间和恩惠，那能够分到的就很有限了。一个听差向我们走来，向堂塞莱斯蒂诺查问我们的身分。善良的教士回答他说：

“我们是……教区的神父，我想说我是教区神父，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每月三十一天共挣九十三个里亚尔，我们是来……不过，我可不想向亲王先生提任何要求，因为这个小鬼，”他指着我说，“会老实不客气地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的。”

等听差走远，我便叫神父小心，不要老说错话，不要过早地告诉人我们想提要求，也用不着到处宣扬我挣多少钱。他回答说，他过去几乎不曾到过接待室和宫殿，因此随便碰到什么事都惶恐不安，语无伦次。这时一个正在等待接见的先生走了过来，认出了神父，两人便相互彬彬有礼地打招呼。那个陌生人说道：

“堂塞莱斯蒂诺先生，是什么风把您吹来啦？”

“我来拜访殿下。您知道我们是乡亲和朋友。我父亲和他祖父曾经一起从特鲁希利奥旅行到贝拉·德·普拉森西亚。我妈妈的一个舅舅在米亚哈达斯^①有一个牧场，戈多伊亲王家有时还去那儿打打猎。我们是朋友，我十分感激他，因为我现今享有的好处，是殿下了解到我的需要便慷慨地赐予的。这样，从我写第一份请求书一直到我领职，总共才不过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亲王显然是愿意关照您了，”我们的交谈者断言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得到这么迅速的处理的。我申请恢复我在诺文诺和爱克斯库萨多税务所的职务，已经二十二年了，可至今仍未解决。堂塞莱斯蒂诺先生，不管怎样，

^①西班牙卡塞雷斯省一城镇。

我从来不曾灰心，现在就更不灰心了，我相信，下星期一定会……”

“并非所有的人都象我这样走运哪。”乐观的堂塞莱斯蒂诺说，“说真的，我是殿下的乡亲和朋友，情况是有利的。从我的故乡到堂曼努埃尔·戈多伊的故乡巴达霍斯，走近路才不过十三莱瓜^①。那间诞生了西班牙灯塔的房屋，我都不知见过多少次。所以，他一知道我的需要……”

“可是您说，那位刚刚说‘下星期’的先生压低嗓门问，‘国王和王后到底会不会去安达卢西亚呢？’”

“您能相信这些流言蜚语吗？”堂塞莱斯蒂诺说，“我们教堂的司事桑图里亚斯散布过这些谣言。可我对他说过了，要是他未经我许可便敲钟……”

“可谁都这么说呀。您知道，从马德里来了很多军队，镇里的街上到处都是些粗野人。”

“不过国王去安达卢西亚又有什么目的呢？”

“朋友，拿破仑在西班牙已有十万大军。他任命米拉为总司令，据说此人已从阿兰达动身到索莫谢拉了。与此同时，又有谁知道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他们是来推翻整个西班牙王朝吗？或者只是为了打葡萄牙路过这里？”

“何必庸人自扰呢，”堂塞莱斯蒂诺说，“就算他们是来者不善，十万军队算得了什么？我们两三个团就足以收拾他们了，让他们见鬼去吧！只要殿下一安上马刺……关于国王要走的说法，完全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和殿下的敌人

^①西班牙的长度单位，一莱瓜合五公里半。

瞎编出来的。他们骂他，是因为他不给他们官职。哼！官职难道是谁要就给谁的吗？”

谈话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听差向我们走了过来，打手势让我们跟他走。原来是殿下让我们进去。其他的求见者看到我们后来居上，极为不满，大厅便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我们穿过大厅，因受到优待而沾沾自喜。同时，堂塞莱斯蒂诺以惯常的厚道向两旁的人打招呼，而我却向最靠近的人报以轻蔑的一瞥，深信自己马上就要在管辖西班牙及其美洲属地的政府机构任职了。

我们从那个大厅走到另一些陈设全都十分豪华的大厅。那里的壁毯、图画、大理石和青铜塑像是多么美丽，多么好看，多么漂亮啊！那些杯子是多么雅致啊！那些烛台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家具是那么精细，窗帘是那么光彩夺目，地毯是那么松软！可惜我不能停下来，欣赏一下这些美丽的摆设，因为听差领着我们飞快地向前走。我突然感到胆怯起来，原先那种满不在乎的心理消失了。我开始感到我的想法和口才都不足以在亲王面前说清自己的愿望。我们终于走到戈多伊的办公室。我一进门便看见他靠着一张桌子站着，在审阅一些文件。我们等了良久，才承蒙他看了我们一眼。

戈多伊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美男子，但却十分和蔼可亲。观察家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鼻子，这鼻子有点大，有些翘，给人以坦率和平易近人之感。他看起来有四十来岁，五官端正，颇有风度，两眼炯炯有神，举止彬彬有礼，身

材英武，个儿不算高，一眼看去就令人感到愉快。从外形看，他完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高尚的人物。他的心或许是要做一番事业的，但脑子却十分笨拙，充满虚荣心，对当时的人和事有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错误看法。

如前所述，他看了看我们，堂塞莱斯蒂诺马上就象一个十岁的孩子一样，颤抖着向他深深地鞠了个躬，我也跟着鞠了个躬，这时神父的帽子掉了下来，他把帽子捡起来，向前走了几步，结结巴巴地这样说道：

“殿下有幸……不……我是说……我有幸蒙殿下接见……我祝殿下身体健康，为国民造福千年……”

亲王看样子心事重重，对神父的问候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作答。然后似乎想起了什么，便说：

“您是阿斯托尔加教堂歌咏班领唱人神父先生吧？您来是……”

“请殿下容我禀报，”堂塞莱斯蒂诺插话说，“我是阿兰胡埃斯军事教区的神父。”

“哦！”亲王感叹道，“我想起来了……上次……我是根据阿马兰塔伯爵夫人的推荐，任命你为教区神父的。您是塞雷纳的比利亚努埃瓦人吗？”

“不是的，先生。我是桑托斯·德·迈莫纳人。殿下记不得这个镇了吗？那是在富恩特·德·坎托斯的路上。那里种的西瓜每个都有好几十公斤重，还有很多香瓜。……如我向殿下禀报的，我今天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晋见殿下，让这孩子念一首拉丁文诗，这是他写的……不，我是说……”

堂塞莱斯蒂诺慌乱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而亲王则对我年纪小小就对经典作家有所研究感到惊奇，便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我。

“不，”神父又重新支配住自己的舌头，说道：“诗是我写的，根据殿下的意愿，我来朗读一下。”

亲王本能地向前摆了摆手，仿佛要推开一件看不见的东西。但堂塞莱斯蒂诺并未领悟到，他的保护者的这一手势是不让他开始那可怕的朗读，于是便毫不犹豫地从小袋中掏出那吓死人的诗稿。戈多伊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总在想着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此时突然把身转向桌子，又开始翻阅起文件来。

堂塞莱斯蒂诺与我两人面面相觑。

如此过了一会儿，亲王转向我们，指着椅子对我们说：

“二位请坐。”

然后又继续看他的文件。我和神父坐下来，两人低声地说起话来。

“你要向亲王提要求，”伊内斯的叔叔对我说道：“应当等我把诗念完。我的诗按适当的速度来念，顶多花一个半小时。他十分喜好古典诗歌，听了一定有极好的效果，再提要求就好办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有求必应。”

又等了一会，一个军官进来把一份公文交给亲王。亲王立即打开，迫不及待地看了看，然后放在桌子上，转向堂塞莱斯蒂诺说：

“请原谅我精神不集中。今天要处理的都是严重而出

乎意外的事。我本来不想接见任何人。知道您并不是来伸手要官的,我才让您进来。”

堂塞莱斯蒂诺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我心中却直打鼓：“这下可要出洋相了。”随后殿下转向我说道：

“至于这个青年人写的拉丁文诗，据我所知是出众之作。你要持之以恒好好用功，定能成为栋梁之材。我今天是无法欣赏这首诗了。不过，我已经听到人们讲了不少称赞你的好话，所以我打算在翻译室给你安排个职位。你年轻有为，这样你就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才智了。请把名字留下来……”

堂塞莱斯蒂诺想开口纠正这一误会，但他惶惑得话也说不出。我抢先在我的同伴开口前站起来，在桌面一张纸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毕恭毕敬地递给亲王。后者作出决断：

“请你们先回去。公务在身，恕不奉陪了。”

我们又向他行礼，堂塞莱斯蒂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措词华丽的客套话，然后我们便走出亲王办公室。当我们走过其他求见者在焦急地等待的大厅时，听差发出了令人心寒的喊叫声：

“接见到此结束！”

到了街上，善良的神父神志清醒过来，舌头也自如了，便不快地对我说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诗不是你写的，而是我写的呢？”

见到他的自尊心受到刺激，想到我们这次晋见和平亲

王的奇怪结果，我忍不住放声大笑了。

七

“我说，加夫列尔，’回到家时，堂塞莱斯蒂诺对我说道，
“镇上的人真是太多了。好多人看着都面生，而且士兵好象也增加了。你看见靠拐角的那一群人吗？好象是拉曼查^①的搬运工……其中也有些穿骑兵服的。这边来了一些人，象喝醉酒似的……你听见叫喊声吗？我们进去吧，我的孩子，我可不想听这些人骂我们。我讨厌这些俗物。”

确实，在皇城街头和圣安东尼广场闹哄哄地走过了几群人，看上去都令人忐忑不安。左邻右舍都探首窗外观察过路人，一致认为在阿兰胡埃斯从未见过有这么多人。我们进了屋，上楼进堂塞莱斯蒂诺的房间。当他正在抖落袍上的灰尘、用袖子弄平教士帽上翘起来的长毛绒时，房门微微地打开了，露出了一张长着皱纹的瘦黑脸，两眼炯炯有神而狡黠。这是一张看起来年轻的老年人的脸孔，或者相反，是未老先衰的年轻人的脸孔，整个嘴巴长得足以包住两排大得惊人的牙齿，给这张脸增添了特色。原来这是教堂司事戈里托·桑图里亚斯。

“神父先生，可以进来吗？”他笑着问。他那快活的神情

^① 拉曼查是西班牙的一个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雷阿耳城省。从广义上来讲，也包括托莱多、昆卡和阿尔瓦塞特等省的一部分。

是丑角和调皮鬼结合的产物。这是他的显著特点。

“桑图里亚斯,你来得正好,”神父皱着眉头说。“因为我必须提醒你……你要知道,我现在很恼火,是的,先生,神圣的教规授权我处罚你……等着瞧吧……我敢肯定,街上看见的这些人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你今天早上对我说的那样。绝对不是!”

“神父先生,”桑图里亚斯毫不客气地答道,“今晚我的手就要被大钟的钟绳磨破的。我要敲钟,敲钟集合人。”

“要是没有我的许可钟就响起来,那你桑图里亚斯就等着倒霉吧!……可这些坏蛋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企图呢?”

“这以后您就清楚了。”

“那你就与这帮坏蛋、有七根尾巴的恶魔一起走吧!不过,这帮贱民到阿兰胡埃斯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堂塞莱斯蒂诺又向我问道。“加夫列尔,我们都忘了把目前发生的事告诉和平亲王先生,劝他不要大意呢,否则殿下会多么感谢我们的关心啊!”

“咱们走着瞧好了。”桑图里亚斯讥讽地嘟囔说;“这些人只不过是防止人家把我们热爱的王族送到西印度去。”

“哈,哈!”教士气得脸色发黄,喊道;“又来这一套算了吧!你别以为我没有资格辟谣,别以为朋友们没有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别以为我懵然无知!”

说着,堂塞莱斯蒂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显然是希望我乖觉地对他的话表示赞同。此时,我生平见到的最无赖、最不知耻的司事桑图里亚斯却不停地嘲讽自己的上司,神父

说一句他顶一句，有时则不恭不敬地哼着古里古怪的曲子，那是混杂着独幕喜剧的唱段与《圣经》中拉丁文祷词的大杂烩。

“唉，神父先生，神父先生！”他喊道，“有朝一日，我们会看见神父大人穿着教士袍，挽起袖子，在马德里街上跑的，哈哈！”

“你的手帕最洁净，
请你借我一用，
用来包一包
你要的鼻涕虫。”

“Asperges me, Domine, hissopo, et mundabor.”^①

“我的尊严不允许我堕落到和桑图里亚斯先生争吵！”教士越来越恼火地说，“如果我平素不是平等地待他，教规或许不至于如此松弛。不过今后我可要果断，是的，要果断。要是你桑图里亚斯因为贱民大叫大嚷反对和平亲王而开心，那我告诉你，在我的教堂里是我说了算……就这样。看来我的性格是太软了，可我塞莱斯蒂诺·桑托斯·德尔·马尔瓦尔也会发火的，一发起火来……”

“当暴乱的时刻一到，神父大人，您就会把藏在柜子里的那些酒拿出来让我们痛饮的。”桑图里亚斯又一次捧腹大

^①拉丁文，意为：“神啊，你给我洒海索草吧，使我得到洁净。（海索草系一种植物，教堂用以浇洒圣水。）”

笑说。

“酒鬼！你那二流子的手就是这样糟蹋神圣的教堂的。”教士斥责道。“加夫列尔，你能相信吗？前两天，我不得不拿起扫帚亲自去打扫存放圣体龕的厅堂，那里的垃圾竟然积了有半瓦拉^①厚。打我到这儿起，人家就告诉我，这个人经常上马拉耶尔瓦大叔的酒馆。我本想循循善诱让他弃旧图新。可真见鬼！有时他甚至连圣餐用的葡萄酒也偷去喝了。可他还要说三道四，还和我争吵，说什么我们尊敬的、卓越的——你听清楚了！——举世无双的和平亲王要倒台！”

“说完了吧？您等着瞧吧，人们就要拖着他在阿兰胡埃斯街上走的，就象拖复活节的巨人模型那样！……”

“老天爷，你真是满嘴喷粪！”

桑图里亚斯故意清了清嗓子，用低沉的声音唱起一段不知是弥撒还是吊唁死者的经文，但猛然间又把嗓门提到高得不能再高，唱起一首打油诗，一边还做着怪诞的动作。然后，他又模仿钟声，甚至放肆地、不三不四地模仿我朋友鼻音很重的声调。我朋友简直气蒙了，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实在忍受不了这卑鄙的下属的嘲弄。

“不过，说到底，’他终于说：“我的教堂司事先生到底想要干什么呢？一定是很想升做副红衣主教吧？”

“走着瞧吧，堂塞莱斯蒂诺先生。”那个丑角答道：“今晚或明日，您就可以知道我桑图里亚斯要干什么了。不过，我的神父，您什么也用不着怕，我们是不会动您一根毫毛的。”

^①西班牙的长度单位，一瓦拉约合八三五毫米。

“Tuba mirum spargens sonum
per sepulchra regionum
coget omnes ante thronum.^①

这真是个女皇啊，女皇！

先生们，要小心，要提防！

别光看她们洁白如银的面孔，

其实手脚却粗糙如铜。”

“你是在把圣诗和世俗小曲混杂一起了。真好哇！可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司事先生。啊，加夫列尔！真把我气死了。我知道，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也知道对这个酒肉和尚的话不必理睬，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肚子里灌了多少耶佩斯^②酒。不过还是了解一下的好……我的孩子，你到街上去，打听打听镇上的人都在说什么，回来再告诉我。说不定这些坏蛋果真居心不良……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按我说的办。我留在家等你，先打个盹，然后我就去告诉亲王，让他小心……他一定会很感谢我的！”

我离开家，走遍了镇上的街道，这既是为了听从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到处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圣安东尼广场。我无须打听便可看到，善良的人民知

① 拉丁文，意为：“号角惊响，穿越坟墓，传遍四方，面对王位，人人皆应思量。”

② 耶佩斯系西班牙地名。

道王族要去安达卢西亚的消息后，也不问真伪，都怒不可遏，认为这是戈多伊与拿破仑狼狈为奸阴谋策划的，并决心阻止国王启程。

人们三五成群，全都在议论最高统帅^①，这是可以预料的。不久前我还看到他神气活现的样子，而此时，说实在话，就是请我，我也不愿当这样的统帅了。人所共知，司命运的女神对于她曾经最恩宠的人来说是最背信弃义的，对这卑鄙的司命运的女神实在不能信赖。刚才说到，善良的卡洛斯国王的臣民认为国王的出行不妥，尽管当时还未有人谈论到有关影响我们慈爱的母亲——西班牙命运的权利，但显然是为本能和才智所驱使，那些憨厚的人们打算表明，一千二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呼吸祖国的空气的。

我在街上逛了两个多钟头。因为从宫廷来的人络绎不绝，我看了看有没有熟人，但没有找到。黑夜将至，当我正要返回神父家时，从一群人中走出一个年龄比我大的青年人，热情洋溢地向我奔来，叫着我的名字向我问好，还问我贵体如何。我没有马上把他认出来，不过交谈几句后，我便想起来这是一位王宫的厨房伙计先生，是五个月前我在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宫干活时认识的^②。

“你不记得了？我是每天晚上给你打饭的。”他对我说，“你不记得了？你还整天向我问东问西呢。”

^①指戈多伊亲王。

^②在《民族演义》第二部《卡洛斯四世宫廷》中，主人公加夫列尔曾在宫廷中当杂役。

“噢,对了。”我回答道,“我可认出来了,是洛皮托先生,你可真长胖了。”

“生活好嘛,朋友。”他把身上披着的披风潇洒地歪到一边,傲然答道。“我现在不在厨房,转到堂安东尼奥·帕斯库亚尔王子的狩猎队去了,在那里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你瞧,现在我们是遵命脱下制服,到镇上逛……总之,这事可不能声张。”

“我可是说什么也不在王宫中干了。我给女伯爵阿马兰塔当侍童才三天,可就受够了。”

“得了吧,哪里也不如王宫生活得好。吃好的,穿好的,睡好床,而且一有机会,就象这次一样,口袋里的金币还少不了……不过,这里人太多,谈话不便。马拉耶尔瓦大叔的酒馆就在那边,他好象在喊我们呢。走,我们去喝两杯,叙叙家常。”

洛皮托是一个喜欢装大人的小伙子。当时有这么一类人,为了装大人,他们只会大杯大杯地喝酒,用拳头敲桌子,目空一切,摆出好打架斗殴的神气,瞎诌一些奇遇来吹嘘自己。不过,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一些特点,这个当年的厨房伙计却仍给人以好感,这无疑是因为他虽然放荡不羁,但仍有少年们常有的慷慨大方的特点。他请我在酒馆里吃饭,然后就聊到九点钟。分手时,我们简直就象是自幼的同窗好友了。

第二天,由于车夫们要价极高,我无法回马德里,于是我们又见面了。洛皮托和我一样无聊,我们一整天几乎都

是在马拉耶尔瓦大叔的酒馆和亲王花园中度过的。我们谈了我们经历的一切，特别是谈到了时局，这是他兴致勃勃的话题。开始他还有些吞吞吐吐，不过到了后来，他实在按捺不住，便把秘密向我和盘托出。

“你要是愿意,还可以赚几个钱。”他对我说;“我带你去费尔南多太子殿下的用人佩德罗·科利亚多家里,他会告诉你给你多少工钱。你注意那边那些粗野的拉曼查人了吗?他们每天都可以拿八个、十个或者十二个里亚尔,旅费报销,酒又随便喝。”

“可这是为什么呢,洛皮托?我原先以为他们这样吵吵闹闹是随心所欲。原来喊什么‘国王、王后万岁!’‘那个香肠贩子^①该死!’都是为了钱咯?”

“不是的,我告诉你吧,西班牙人全都讨厌这个人,可是要他们离乡背井到这里大喊大叫,那得有人补偿他们每天的损失。我们这些堂安东尼奥·帕斯库亚尔王子和费尔南多太子的仆人,一直都在物色人。我们从马德里带来了半个马拉维利亚斯区的人。还有奥卡尼亚、蒂图尔西亚、比利亚托瓦斯、科拉尔·德·阿尔马格尔、比利亚梅霍尔及罗梅拉尔这些村镇的人,除老人、妇女之外,几乎什么人都来了,科利亚多先生连小孩也带来了一大串呢!”

“可你真是个傻瓜,”我以为找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便说,“这些人在王宫前大喊大叫有什么用呢!人家又

^① “香肠贩子”是首相戈多伊的外号,因为他是埃斯特列马杜拉人,而该地盛产香肠。

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国王陛下有皇家军队维持治安嘛！当国王就得象国王的样子，要是从农村和马德里近郊比斯蒂利亚斯找一些会起哄的人来，就可以强迫国王就范，那我看这位老先生就不必费事戴他的王冠了。”

“你说的对，加夫列尔，要是该死的最高统帅有把握让军队支持他，这些来给他唱小夜曲的先生们就可以回家去了。不过，这件事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实，他们也把钱分给军队了。”他压低嗓门，接着说：“费尔南多太子不知有多少箱装得满满的金币，那是他父亲给他花的……你看……太子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所有的贵族，好多主教，将军，甚至国王现有的部长们都支持他。”

“这些人真是老奸巨滑！”我愤愤不平地喊道。“他们是国王的部长、伙伴，就连穿的鞋也是国王所赐，但却去讨费尔南多太子的欢心。因为他们看到他得人心，就说：‘不管有理无理，反正他很快就会坐王位的。’”

谈着我们便到了酒馆。我们坐下来，洛皮托为自己要了钦琼^①的白酒，为我要了阿甘达红葡萄酒。我们在这个培养良好习惯的高等学府并不孤单，因为在我们借酒提神健身的桌子旁，可以看到二十多个骑士，有的人我认出是拉瓦波斯区著名的赫拉克勒斯和特西奥^②，对于这些人，诗人史诗中的诗句曾经这样写道：

^①钦琼：马德里的一个区，盛产白酒。

^②拉瓦波斯是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区。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特西奥也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伟大的不可战胜的英雄啊，
酗酒、抢劫、谄媚、骂街，
你们是好汉豪杰，
别人的腰包你们全摸过，
酒馆赌场你们全混过。
快来听听吧，该如何
报复我们的奚落。
令人羡慕的佩拉琼，
可怕凶残的马拉霍，
无与伦比的桑库多^①，
你们都来吧，
诸位道德楷模……

在这些人中间，我也见到了一些模样古怪、衣衫褴褛的人，叫人看了都觉得可怜。

“这些人是托莱多省索科多维尔的精华。”洛皮托满足我的好奇心说：“都是些偷盗抢劫之徒。”

又有许多骑兵进了酒馆。不一会儿，谈话便十分热烈，闹得连一句话也听不清，如若那些人的叫喊声和叫骂声也可以称之为“话”。有的人认为王族在当天下午就会启程，另一些人却认为国王还未想到要走。很快，疑团便消失了，

^① “佩拉琼”“马拉霍”“桑库多”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分别指“大秃头”“鲨鱼”“蚊子”。

传说陛下向臣民发表了文告。果然，文告很快就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张贴了。在文告中，卡洛斯四世把西班牙人称呼为“臣民”，然后说，所谓他要去美洲的消息纯属谣言，法国人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与盟邦，完全不必惧怕。他说他在自己的家族和人民之中十分幸福，并把人民称为在慈父般的当局保护下安居乐业的良民。

索科多维尔及比斯蒂利亚斯的好汉们，多数人看来都不愿相信国王的话。相反，见到有谁赶去看文告，他们便嘲笑说：“我们是不会受骗的。跟老子来这一套……别急，堂卡洛斯先生，我们就会把一切都搞得妥妥帖帖的。”

我回到神父家，只见堂塞莱斯蒂诺欣喜若狂，敞开长袍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尽管那个滑头的教堂司事连影子也不见，但我的朋友却在高声地叫喊道：

“你看到了吗，可恶的桑图里亚斯？你看见了吗？你这个坏蛋，酒鬼，害群之马，你就光会收集滴下的油，收集蜡泪做成忏悔用的小蜡球去卖。你看还是我对吧？王族根本就不曾打算去旅行吧？是的，这些先生可还坐在宝座上呢。你高兴去吧，你这个恶毒的司事，偷蜡烛、偷信徒献金的小偷小摸！我是殿下下的朋友，我有过研究，知道什么对国家有利，我讲的事实难道还不够吗？那你现在再来戏弄我吧！你以擅自敲钟威胁我吧！哼！你这个坏蛋，我没有立即穿上教士袍，戴上帽子，亲自去给殿下说你是个可疑人物，你真该感谢我才是！我要是那样一说，大主教肯定要把你轰出教堂。可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桑图里亚斯先生，我不会去

的，我不想把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的饭碗打破。不过，你现在可别再来开玩笑，对我的老乡说三道四，说什么要把他拖着走，喊什么‘求神保佑费尔南多万岁！’‘基督啊，请怜悯！打倒戈多伊！’每天大清早你就是这样把我吵醒的。”

他正说到此，见我来到面前，便搂着我的脖子说道：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都怪桑图里亚斯胡说八道。镇上怎样了？人们都很高兴吧？我想，要是和平亲王先生现在出来散步，人们还会向他欢呼呢……唉，孩子，我真给吓了一跳！我真的以为会发生暴乱了。一场暴乱！你知道什么是暴乱吗？我可从来都没见过，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在有生之年见到这种事。所谓暴乱，不外乎是人人都上街喊这个万岁，那个该死，砸烂玻璃。谁要是倒霉，说不定还得挨打。真可怕！谢天谢地，现在可没出这种事。无疑，那位谨慎小心……你知道吗？我曾经上王府请他防备不测，不过他并没有接见我。”

“自然罗，这些日子殿下可不会有心思接见人，他正象人们说的心境不佳呢。”

“也许他知道桑图里亚斯和在马拉耶尔瓦大叔酒馆跟他混在一起的那些坏蛋的诡计。”神父接着说：“不过，这个可恶的司事现在在哪儿呢？他知道我会把他奚落得脸比大红辣椒还要红，所以就不敢来了。”

话音未落，门便被微微地打开，露出了司事的长牙，总是微笑着的撇嘴，瘦削的脸孔和充满皱纹的额头。

“快！”堂塞莱斯蒂诺兴高采烈地喊道，“博学的桑图

里亚斯先生,未来的红衣主教,快来吧,用你的见识、才智开导开导我们。你可否告知,我们的国王何时启程呢?因为我想,陛下的公告是不屑一顾的,昔日的贝尔纳尔达修道院司事,现任本教区司事格雷戈里奥·桑图里亚斯阁下一开口,西班牙、美洲、耶路撒冷和罗得岛①的国王难道还值得相信吗?请阁下给我们指教指教吧。”

“明天吧,明天吧,神父先生。”司事答道。“请神父告诉我,您那些酒拿不拿出来呢?”

他对上司的讽刺毫不理会,反而随即对神父在质问他时的严肃表情加以嘲弄,唱起他的拿手好戏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小曲,拼命挤眉弄眼,挥动胳膊,一会儿装着敲钟,一会儿装着弹风琴,一会儿装着弹吉他的样子,同时不停地这样唱着:

“Domine, ne in furore tuo arguas me...”②

宫廷就是
新老卡斯蒂利亚地图,
宫廷之花
就是马拉维利亚。
啊,黑脸男子,
你那头发
世上无比。

①罗得岛位于爱琴海,现属希腊,历史上曾被罗马帝国、土、意等征服。

②拉丁文,意为:“神啊,请别发怒责备我……”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 Domine. Domine
exaudi vocem mean... Don, dilondon, don don.”^①

八

次日，我仍未找到车回马德里。但我很想知道伊内斯的情况，想听她亲口讲讲，到雷克霍家后，是否真如他们许诺的那样有福可享。于是我决定步行回去，尽管这并不那么舒服，但却不费分文。堂塞莱斯蒂诺和我正在商谈此事时，洛皮托进来找我了。

“今天晚上，’他在下楼时对我说；‘可有热闹瞧了。你千万不要声张，小加夫列尔。你瞧着吧……国王昨天的告示不过是演戏罢了。我早就说了，国王卡洛斯这小子，别看他满脸笑容，其实是在骗我们。”

“那他们是真的要走了？”

“千真万确，不过我们反对他们走，因为这是拿破仑和戈多伊一起策划瓜分西班牙的阴谋。他们怕我们反对，就偷偷摸摸地准备今晚出发。如果他们果真不想走，那为什么军队还不撤走，反而越来越多呢？你看见了没有？现在又有一个营从女皇街开进来了。”

^① 拉丁文，意为：“神啊，我从地狱的深渊向你呼唤，请听我呼喊，……咚底隆咚，咚，咚！”

坦白地说，不管一个营开出，还是一百个营开进，对我都无所谓，我的国王卡洛斯先生要上安达卢西亚或是到别的他认为适合的地方去，也和我毫不相干。我就这样对我的朋友说了。但洛皮托此时正“为王国的利益”而慷慨激昂，他告诉我，我这样无动于衷是不对的，甚至是犯罪的。我们在镇上长时间地逛来逛去，谈笑风生，以便消磨时光。后来他非拉我上酒馆不可，于是我们便去了。顾客还是那么多，不过看起来有的脸孔不同了，其中有桑图里亚斯，此人颇为活跃。在场的还有两年前进在《姑娘的应诺》一剧首次公演^①时带头吹口哨起哄的那位卡拉古里斯^②诗人，他脸色十分苍白，若有所思，上衣的肘部穿了洞，两肘撑在桌子上。和他用一个杯子品尝埃斯基维阿斯^③美酒的是另一位较小的酒神，是大名鼎鼎的夸尔塔—梅迪亚，锅店老板兼诗人。这都是阿波罗^④可怜的子子孙孙啊！

洛皮托这位厨房伙计对我说，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暴乱的策划者从马德里叫来的，他还补充说：“这是为了让人看看，参加的还有所谓‘学者’呢。”

应当说，这些人全都使我感到厌恶，至于他们的企图和打算，不知怎的，我觉得都荒诞不经。

①《姑娘的应诺》是西班牙著名戏剧家莱安德罗·费尔南德斯·莫拉廷（1760—1828）的喜剧，被认为是十八世纪西班牙戏剧的最佳作，于一八〇六年首次公演。在《民族演义》第一辑第二部中，加尔多斯描写了上演时的情景。

②洛格洛尼奥省一古城。

③托莱多省产名酒之城。

④希腊之神，主管光明、诗歌、音乐等，一说太阳神。

“蠢货，’我暗自说；你们以为，这样胡闹就可以随意改朝换代了吗？”

就在那天晚上，我领教了那一小伙造反者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及狂热了。天一黑，我尽量劝堂塞莱斯蒂诺冷静下来，我便上酒馆去了，因为除了陪洛皮托上酒馆之外，我找不到其他解闷的办法。洛皮托等我等得不耐烦，一见我来便说道：

“你来得太好了，否则你就会错过最精彩的场面了，现在人全都集中在这儿了，过一会儿……过一会儿你瞧吧……”

马拉耶尔瓦大叔的酒馆此时挤得水泄不通，就连通常用来修理马车、给马打烙印的内院也是高朋满座。他们穿的衣服五花八门，简直无法形容。可以说，历史、习惯和饥饿用其三合一的剪子剪裁出来的全部服饰应有尽有。许多人披着披风，头戴曼查帽，脚穿皮凉鞋。有的人圆圆的黑头发上缠着破布条，这大概是最劣等的东方缠头巾。也有不少人穿着麻鞋，走路就象猫一样悄然无声，这种鞋小偷穿起来是最合适的。许多人的上衣用小硬币做扣子，他们系着紫蓝色的腰带，就象从科姆尼达^①旗子上撕下来的最后一条破布。在穿着棕褐色呢子、头戴黑帽、身披黄披风的人群中，有一些披着红色斗篷的人很引人注目，这就是烜赫一时的比斯蒂利亚斯、阿维·马利亚、卡内罗、帕洛马、阿吉拉、乌米利亚德罗、阿甘苏埃拉、米拉河、科霍斯、奥索、特里

^①卡洛斯一世时发生的反政府的暴动组织，失败于一五二一年。

布莱特、米尼斯特里莱斯、三鱼^①及其他 faubourgs^②（恕我用这样一个粗俗的词）的人。在西班牙的阳光的沐浴下，这历来是出无赖的地方。

至于这些人说话的腔调大不相同，我就无法形容了，因为大家都同时吵吵嚷嚷。不过象所有类似的集会一样，快到结束时，有一个人的声音压倒了其他人的声音。有时人群要想听听讲话，无疑是会自动地静下来的，因为他们也会被自己的叫喊声弄得昏头昏脑。当时有几个人说：“让普希托斯^③讲讲话吧。”于是普希托斯在自己的“政友们”（恕我用这样一个不合时代潮流的词儿）的一再要求下，走到院子里来，因为酒馆里已容不下这么多的听众。他登上了讲台，即登上了一只酒桶。

普希托斯是堂拉蒙·德拉·克鲁斯^④在其独幕喜剧中称之为“规矩的小市民”式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之所以成为小市民，与其说是因阶级出身还不如说是因乐于当小市民。他大概是个木匠或银匠吧，凭他的手艺，日子过得还不错。他用不着在拉斯特罗买卖废铁，用不着到郊区水泉运水，也用不着到小市场割肉、在屠场宰牛，用不着在“美洲”卖白酒，在圣克鲁斯打可可，在圣安东尼的狂欢晚会上卖盐皮鹰

① 均为马德里近郊地名。

② 法语，意为“城郊”。

③ 普希托斯在西班牙文中有“费劲”之意，是个外号，指这个人物说话费劲。

④ 堂拉蒙·德拉·克鲁斯（1731—1795）：西班牙独幕喜剧家，其作品主要描写马德里下层社会的生活。

嘴豆’ 在希里蒙的引水口洗下水,在布奥特(V.O.T.)医院的拐角处煎油煎饼,更不必倒霉到靠从曼萨纳雷斯河肥皂般的泡沫中捡出来的猪下水、泔水鸟及其他各种‘珍品’为生。普希托斯一只脚踏进了中产阶级,是个诚实的工匠,是个手艺高明的师傅,不过从他易动感情和好事的童年起,他便和马德里下层社会的青年一样,喜欢喧闹和捣乱。在穿戴和习惯上,他和赫赫有名的‘三撮毛’、‘罗基托’、‘马霍马’以及其他经常出入宫廷和塞乌塔、梅里亚等皇城的著名人物,简直一模一样。

普希托斯是西班牙人。神明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撒下了大量的盐粒^①,不言而喻,难免有几粒盐落到了他的脑中,所以他多少也有点想象力。他不识字,但却有入耳不忘的奇才——这也是地道的西班牙特产,不过经他添枝加叶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原先说这番话的人也为之深恶痛绝。他又是个好惹事生非的人。这种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其特点是迷信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叫大喊便能成事。只要有四个以上的听众,他就要高谈阔论。他有俱乐部人物的一切显著的本领。不过当时还没有俱乐部,也没有全国民兵。只有在十四年之后,普希托斯才可能用别的名字出现,充分发挥他的奇才。七十年之后的普希托斯,或许会是一个订阅两、三份报纸的鞋匠,一个义勇兵营长,某个宣传组织的副主席,老练和积极的选民,某个购置武器的委员会委员,某种制服的设计师。他或许会大谈‘劳动权利’、‘集体主义’。

^① “盐”在西班牙文中有‘风趣、优雅、机敏’之意。

他演说的开场白,就不会象现在说的‘居(诸)位先生 自从伞(善)良的西班牙人……’²⁹,而会是“公民们,自从革命以来……”²⁹

然而,当时人们还没有谈到人权,国家主权也谈得极少,传不到这位人物闭塞的耳中。当时也没有工人组织,没有劳动权,没有民兵营,没有红帽子^①,没有报纸,除了在科学院之外也没有人演讲,因此普希托斯也只不过是……普希托斯了。

且说这个人物站在酒桶上,斜披着披风,帽子直盖到右眼眼眉。他虽说心灵伟大,但个子很小,皮肤黝黑,两眼闪闪发光,他的讲话时而因打 嗝而中断。他说:

“居(诸)位先生 自从伞(善)良的西班牙人民觉醒以后,看到那个混蛋首相已经把王国出买(卖)给拿破仑,我们决定去王宫告诉比(陛)下:我们对现在的统治者已经厌烦了,我们要求让费尔南多太子执政,让人民满意地高呼:求神保佑,费尔南多太子万岁!(热烈的呼喊声及跺脚声)一定得这样办才行!只要戈多伊还在掌屋(握)全国的钱财,人民就没有得吃。马德里人不要这个首相,让他滚蛋吧!我们这里全是西班牙人。谁想看就来看一眼,那他就会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听众点头)。我还要说,这个人偷了我们的钱财,毁了我们,今晚他必须向我们交大(待)一切。我们要叫国王把他送去做苦工,立费尔南多太子为王,我凭这个十字架(说着吻十字架)起誓,谁敢动费尔南多一下,不管他

^① 革命组织的标志。

有多少眷(军)队,我们都要和他拚。居(诸)位,我们已经引(忍)无可引(忍)了。现在空话已经说够了,我们要拿起武器干掉戈多伊。让我们大家和天使齐声高呼:

求神保佑!

费尔南多太子万岁!”

一阵巨大的叫喊声、怪叫声响彻了院子,演讲者从垫脚的酒桶上跳下来了。他得意洋洋地擦着额头的汗。这时,酒馆的一名女侍者走过来为他斟酒。这可是洒脱的侍酒神赫柏^①在给每天赛跑归来的金发青年的金杯中斟上塞浦路斯美酒么?不。这是马拉耶尔瓦先生从鲜花盛开的佩拉莱斯·德·塔胡尼亚河岸带回来的美人,叫马丽明吉利亚,她在人们的调情和捏拧中充当店里主要的斟酒侍者。

洛皮托曾经和她有过一段艳史,至今仍藕断丝连,他把她喊过来,拧了拧她,向她说了许多调情话。此时,酒店中的人群遵照一个突如其来的人物之命,全都站起来了。然后大家都往外走,我不想错过这出颇有看头的戏的尾声,便跟他们走了。

“全体肃静!”这个口令显然是一个决心要发号施令的人发出的。人群也果真颇有秩序地开步走了。夜,黑沉沉的,但很宁静。

“我们上哪儿,洛皮托?”我问自己的伙伴说。

“带我们上哪儿就上哪儿。”他低声地回答道。“你不知

^①赫柏: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尤文塔斯。在奥林匹斯山上侍候诸神,给他们斟酒。

道这个发号施令的人是谁吗？”

“是谁 是那个戴着帽子,手拿拐棍,身穿褐色呢上衣,绑着绑腿的粗野人?是那个不时地停下来,往街口看看,又回过头来吩咐我们不要说话的人吗?”

“对!这就是蒙蒂霍伯爵老爷。伙计,你想想看,这不就象俗话说的……‘圣徒讲话,定是有上帝许可,么。’”

九

这群人走了一刻钟,走过几条街,就和为数更多的另一群人汇合在一起。洛皮托指着长长的胡同深处的栅栏对我说:

“那就是和平亲王的车库和果园。”

我们继续向前走,看到远处王府的两个圆屋顶。在市场附近,有不少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据洛皮托说,这都是安东尼奥王子和费尔南多太子的车夫、马弁、厨房伙计、管牲口的和侍从。

“可我们在这儿干吗?我问我的朋友;我们是要阻止国王离开呢,还是来乘凉呢?”

“很快就一清二楚了。”他回答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车夫萨尔瓦多只不过告诉我,别人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别人喊啥我就喊啥。你瞧,前面就是王宫了,窗户没有灯光,除了河滩的青蛙叫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那个指挥我们的人说了声“停下”，于是我们便立即止步了。

“真奇怪，”我悄悄地对洛皮托说；“没有哨兵阻拦我们，也没有巡逻部队问我们深更半夜要上哪儿。”

“傻瓜！”他回答道；“部队都知道底细，他们会干什么？不就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营房，等人家通知：‘先生们，事情全结束了。’”

我表示信服，便不再开口。长时间内，只听见人们压低嗓门的交谈声，还有几声低沉的鼾声，竭力忍住的咳嗽声，远处一唱一和的青蛙叫声，以及正开始发绿的榆树树枝被微风吹动的沙沙声。夜宁静而忧伤，充满了初春奇妙的芬芳。天上布满了星星。在微弱的星光下，依稀看出稠密的黝黑的树木，王宫的轮廓，以及远处赫拉克勒斯把安泰^①举起的大理石像，这是把名叫帕特累的地方围起来的一组石像中的一个。此地此刻，十分适合于沉思而不适于暴乱。

突然，那深沉的寂静和漆黑的夜色被闪电般的火光和不知从哪里发出的一声枪声打破了。我们这群人乱喊乱叫，向四面散开，就象是地雷爆炸一样。我实在想不出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比拟那抑压着的怨恨的爆发。大家全都在跑，我也在跑。火把和灯笼全都点起来了，粗大的木棍高高地举起，不少火枪也开火了，响起了巨大的军号声，无数的石块自熟练的手中扔出，发出了可怕的嗖嗖声，把一座大楼的

^①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大地母亲，就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得知他具有这一特性后，将安泰举在半空中击毙。

玻璃窗砸得稀烂。原来这就是和平亲王的王府。

据史书记载，骚动是在一位蒙面贵妇由两个仪仗队员陪同乘车离开王府时，人群一定要看看她是谁而引起的。有人断言，在王宫的一个窗户中有过灯光，作为开始暴动的信号。

对于枪声及号声，我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亲耳听到了。至于灯光，我并未见到。不过我记得听洛皮托说过他曾经见到，只是我现在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有也罢，没有也罢，这都无关大局，但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阴谋的指挥中心就在宫中，主要的策划者就是费尔南多太子、其叔父、弟弟、朋友和亲信，许多侍臣，以及王宫的高级官员和一些部长，这是人所共知的。

暴乱的人群越来越多，新的人流不断地壮大原来的队伍，却没有一个士兵出来阻拦。和平亲王王府的大门，在不停的手推、脚踢和斧砍之下，很快就被砸烂并倒下来了。愤怒的人群在可怕的咒骂声和威胁声中，呼喊和平亲王的名字。

暴徒们在这些要被推倒、无法自卫的偶像面前，总是勇敢的。这些不幸的倒台人物，总免不了要被不忠实的朋友、仆人甚至曾经最受他们恩泽的人突然抛弃。因此，把他们彻底搞垮的，不但有仇恨之手（且不论这正当与否），而且还有忘恩负义之手，而这是一切恶习中最可恶的了。

暴民看到有那些恩将仇报之徒的支持，就更神气活现，自以为有恃无恐，有神灵保佑，然后又居功自傲起来。实际

上，一切人物突然的下台和突然的上台，都是受到比平民百姓老练得多的人在幕后操纵的。

王府大门一打开，暴乱的人群便怒吼着一拥而进。他们野蛮的嗥叫声使我又怕又气，何况我还想到，他们是要在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身上发泄复仇的欲望呢。那是我头一次看到百姓自行执法，从此以后我一直厌恶这种做法。

在“打死戈多伊”的叫喊声中，也混杂着焦急不安的问话：“他给抓到了没有？”“他给打死了没有？”大家全都想进去，但不可能，因为屋里已挤得水泄不通。在屋外，透过门开得大大的阳台，可以见到里面的刀光斧影。气势汹汹的叫喊声、被狂怒的野兽的兽爪打碎的家具及杯盘声，自府内传出，和外面的大合奏混杂起来。突然，点起了一大堆篝火，把街道照得通红。镇上所有教堂和修道院的钟不停地敲，但是谁也不清楚这是在报警呢，还是在庆祝胜利。

洛皮托在篝火旁象个淘气鬼一样手舞足蹈。他向我走来，对我说：

“加夫列尔，你不高兴吗？你怎么这样冷冰冰的？来，我们到王府里去。这王府迟早也要归我们的。不是说，戈多伊的一切都是抢夺百姓得来的吗？”

我差不多是被这位老兄拉进王府中，在川流不息的狂怒的人群中拥挤着上了楼。我走过两天前到过的所有大厅，到了亲王的办公室，看到了我曾经写下自己名字的那张桌子。人们跑上跑下，把食橱打开，把壁毯扯烂，把沙发和椅子全推翻，以为在这些家具后面可以找到发泄愤怒的对象。

他们用拳头把门打烂，把画着画的屏风踩得粉碎，拿无辜的中国瓷杯出气，把华丽的军服全扔到地上，把衣服扯烂。他们用惊奇痴呆的目光，看看自己在镜中的可怕模样，然后又把镜子砸烂。他们把饭厅桌上剩下还热的菜肴吃了，向一些精致的家具扑去，砸个稀烂，向戈雅^①的画吐唾沫。他们见什么就砸什么，只不过是因为拳头痒痒，感到有破坏的乐趣，这种粗野的本能既是幼年的孩童、也是愚昧无知之徒所特有。他们兴高采烈地把艺术珍品打烂，就象小孩不认得字，一气之下把识字本撕烂一样。在这场破坏中，这些人象狂怒的野兽一样，同时而巧妙地配合使用各种铁器以及手、脚、爪、指甲、牙齿，他们东一拳、西一脚，乱蹬，乱抓，乱咬，乱撞，乱啃。

人群中突然传开了这样的话：“这狗东西不在这儿。”“这个混蛋逃跑了。”于是象猛兽般的人们更愤怒了。确实，亲王怎么也没被找到，我为此感到高兴。

当暴民的破坏狂不能在所仇恨的人身上发泄时，通常便拿其他无辜的物品出气。我国历史上的各次暴乱都是如此，这次暴乱也不例外，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比别的有名的暴乱更甚。暴乱者眼看连和平亲王的一根毫毛也抓不到手，便作出了要把被袭击的王府的全部珍宝烧毁的大胆设想。王府的新主人们兴高采烈，因胜利而得意忘形，自以为所向无敌，开始把椅子、沙发、壁毯、杯子、图画、枝形烛台、镜子、衣服、纸张、餐具及诸如此类的戈多伊卑劣政策的成千上万个

^① 戈雅(1746—1828)：十八世纪西班牙著名画家。

可恶的同谋犯，一一从阳台往下扔。暴怒的人们干此事干得还有点条理，同时不停地喊道：“这个无赖、强盗真该死！”“国王万岁 费尔南多太子万岁！”

不过，在这以前，当搜查者们确信和平亲王已经逃走时，一直躲藏着的亲王夫人突然出来向人们呼救乞怜。恐惧使不幸的夫人颤抖着，她的女儿——一个小女孩也吓得抱头痛哭。不知是母女二人的哀求打动了暴乱者们的心，还是这场闹事的导演们出于对不幸的亲王夫人的客气与照顾，决定搭救她们，反正对她并没有以粗暴的言行相待，而是把她接出来，用一辆四轮马车送“倒(到)王宫里”，——这是普希托斯的话，此人则自告奋勇担任了这一豪侠的使命。

读者自然明白，一切出风头的事，普希托斯全都乐意干。如果有一个班集合准备出发，他就会跑去指挥，得意洋洋地喊道：“开步走 向左转！”就象瓦隆^①民卫军军官一样威风凛凛。我可以不厌其烦地说：在普希托斯的脑袋里，是有那么一点(该……怎么说好呢)有那么一点副官之才。正如拿破仑有作战的才华一样，他有国民军人的天性，命运使他在动乱的一八二〇和一八二三年以及随后的时间中，享有了几个连的指挥权。

当不知劳累的暴乱者开始把宫中的家具从窗户和阳台往下扔时，洛皮托扛着一件蒙克洛亚^②出产的精致的瓷器，

①瓦隆：比利时南部法语区。一五二六年起建立民卫军组织，一八一五年被取缔。

②马德里市的一个区。

走过来对我说道：

“小加夫列尔，你当心，什么东西也别拿走。佩德罗大叔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在那儿监视着我们呢。他说谁拿走一件小玩艺儿，他就要叫谁脑袋开花。在我们这儿，有身分的人还不止他一个。你看那个穿得象小市民、正在踩着一幅全身像的人，他就是费尔南多太子房间的侍臣。你看见了没有？他一脚把画布给踩穿了。穿了好大一个洞啊。往火里扔！往火里扔掉！”

有这么多的可燃物接应，篝火之火柱升得很高，一闪一闪的火焰，把整个街道以及王府内部照得如同白昼。我们就象是一个巨大的锻造车间的独眼巨人^①。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也在其中。我怕我的冷漠会引起怀疑，会挨揍，便也动手干起来，抓起一副米兰^②造的盔甲，往街上的篝火扔去。盔甲的护胸甲和头盔上，有鍔刀精工雕刻的几乎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战争图。周围“戈多伊该死！”的喊声不绝，简直是要用口号声把他杀死，因为此外已别无他法。应当指出，我们之中常常有人企图靠随意呼喊某人万岁或该死来解决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热衷于口号，常常以为靠口号便可以作出一番事业。

我不知道和平亲王宫殿的袭击者是否认为自己烧的不仅仅是精致的家具及艺术珍品，不过据我从这些好汉中的一人口中听到的话来看，他们确信自己从事的是一项伟

①希腊神话中的传奇人物。

②意大利城市名。

大的政治任务，确信这些用灌木、杂草以及不停地加上乌木雕刻及刺绣烧起来的火焰，正在烧灼苦难的西班牙最丑恶的脓疮。唉！在这之后，每隔一些年，我就看到在不同思想的指导下重复着同样的情景。但依我看：要除去西班牙丑恶的脓疮，天才手中的剑有时可能办得到，而乌合之众的火焰却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烧了盔甲后，我拿起了一只铜钟，抱在身上，便感到机件的摆动声。这可怜的东西在动，还活着。这机械装置真象个生物啊，这是人的创造，但又象上帝的造物，它由科学发明，被艺术所装饰，成为日常生活最有用的物品之一，但它即将被人所毁，其罪过不过是能报时而已……不过我又何必在仇恨的篝火前想这些呢？尽管我可惜这个小钟，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倾听它即将停止的跳动声，但最后还是把它扔了，这灵巧的机械的千百个零件便在地上弹了起来。后来我把随手抓到的不值钱的玩艺儿也都扔到火里，其中有香水手套，一个象牙盒子，雪花面膏造的小人像，还有一些亚洲地图，一些精装书（这些蠢东西原先肯定以为不会遭受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火刑了），一些拖鞋，四套有金和银制的丝带的宫廷制服，还有两天前亲王给我写介绍信的书桌。命运女神这个卑劣的妓女啊，为什么人们要追求你呢？在世界所有的角落，不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人们一生一世都在寻找你，有的通过努力奋斗，有的靠阴谋奸诈。可这又是为什么？找到你的人，为什么又盲目投身于你，而不知道你的背信弃义？其实，被你看上还不如永远受你冷落，

而人间最大的运气莫过于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最英雄的业绩，莫过于有朝一日当你企图进屋的时候给你吃闭门羹。

十

我翻了一个柜，翻出了几个十字勋章。在场的一些人连碰都不让我碰，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到一个银盘上，据说是要送还给国王本人。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满脑子民权主义思想的侍从们，竟争着要去送勋章，谁也不甘心把这样的荣誉让给别人。其中一人终于获胜了，如果我没有搞错，那大概是马尼亚拉先生。

火越烧越旺，放火者的兴头看来也更大了，不过这可能是有些酒鬼到附近逛了一圈，湿润湿润焦唇燥口，振奋一下经过艰苦而充满爱国主义的战斗后开始低落下来的精神。我仿佛听到了普希托斯又一次在“政友们”催促下讲话的声音。然而实际上并不是他，而是桑图里亚斯，他左手拿着一只靴子，右手拿着一根正在燃烧的柴，慷慨激昂地在赞颂百姓及国王为‘王国’的幸福同心同德，他还说：“给(该)死的”和平亲王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因为他盗窃“王国”的全部家具已化为灰烬；从今伊(以)后”，再也不会再有坏“首祥(相)”和“简(奸)贼”了。

能扔的东西已全扔进火里了，篝火也就微弱下来了。而那些乌合之众呢，只要马拉耶尔瓦大叔还有酒，普希托斯和

桑图里亚斯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就还在发烧、发狂。有人想把他们大显身手的场所移到王宫门口,两位演说家也不反对扩大他们出风头的地盘。不过佩德罗大叔和那些裹绑腿的同伙是反对的,尤其是因为他们深知,街头闹事只不过是卡洛斯四世王宫及宫廷中同时发生的大骚乱的小小分支罢了。

天破晓时,我想离去,洛皮托要挽留也没有把我留住。他说:

“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小加夫列尔,你觉得我们刚才干得怎样?可要干的事还多呢。国王大概也知道我们的厉害了。他要是再安插奸臣,那一转眼的功夫,我们还会把奸臣干掉。我洛皮托……嘿嘿!大家都看到了……可不是好惹的。我要是能在王府的任何一处抓到戈多伊,我起誓,他准得死在我手里。”

说罢,这个勇敢的厨房小厮拔出大刀,在空中使劲挥舞了几下。

“要是我们能进王宫,”他杀气腾腾地举起大刀,继续说;“我,我要亲自去见国王和王后,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立费尔南多为王,我们就来立他为王。对国王我不会拿他怎样,因为他总归是国王嘛。可是王后呀,她就是跪下来求饶,我也饶不了她。”

说罢他把武器收好。这时来了一营士兵,守卫这座已被袭击了的王府。这场骚乱的领导用心是一目了然的,普通老百姓只是他们粗暴的工具,每迈出一步,都超不出策划

者划定的界线，但又不觉得被权贵强有力的手所调遣。

站岗一开始，普希托斯虽说不是军人，但似乎是生下来就要干这种事的，所以也跃跃欲试，这是不待说的了。他以他的组织才能大显了身手，拼凑了一个十来人的班，负责在王府周围巡逻。他用喊声代鼓点，让他们齐步走。

我终于离开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困倦，而且也因为我对于耳闻目睹的一切深恶痛绝。我到了神父的家，只见他坐立不安，不可名状。我的好神父头上包了条头巾，身穿旧教士服，肩上披着粗呢大衣，脚上穿着宽大的拖鞋，在走廊和过道走来走去，看样子就象是牙疼得很厉害似的。他两手不停地捂着耳朵，仿佛是不让它听到附近教堂仍然在敲的钟声。他时而用脚猛力地跺地，或者转过身来变换一下他狂热的走动方向。同时又不停地在讲话。和谁讲话呢？和墙，和月亮，和攀缘在走廊支架上向外伸出消瘦干枯的手臂、象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葡萄藤。他一见我，还不等我走近便对我说：

“小加夫列尔，我简直要发疯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听见教堂的钟声了吗？我凭阿尔卡拉^①的先烈起誓，不，我不起誓，这样做是罪过……不过我保证要叫桑图里亚斯得到报应，你知道这个混帐家伙是怎样嘲弄我吗？敲钟的并不是他，要是他呀……是这样的，我正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到钟响，我简直要从床上跳起来了。老天爷！铛，铛，铛，铛地敲得可真热闹啊！简直象天塌了。我怒气冲冲

^① 西班牙历史名城。

地上了钟楼，但桑图里亚斯并不在那儿，原来是他的四个儿子在替他敲钟。我怒不可遏，对他们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几个流氓、无赖，趁早给我滚出去！’但他们嘻皮笑脸，继续铛铛地敲！你都不知道这四个混帐孩子是多么兴高采烈，简直象发狂似地拉着钟绳！……真可恶！……其中一个，最大的，可是个聪明的小淘气，平时在帮我做弥撒时倒是满机灵的。我气得命令他们离开钟楼。你不是还听我的话吗，可他们根本不听。最小的一个对我说：‘我爸爸戈里奥去洒(杀)戈多伊了，让我们在这里思(使)劲敲钟。’他们从十一点钟起敲到现在，连停都没停过。哦，你还是赶快告诉我，镇上出了什么事了？我看见火光冲天，听到叫喊声。希拉大婶按我的吩咐出去看了看，回来时，只见她吓得魂不附体，说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把整个王宫都烧掉，还在烧花园，烧塔霍河和烧瀑布。你快告诉我吧，孩子，我真是坐立不安啊。”

于是我便把他的朋友亲王府中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不过，这个时候军队大概已经出动去教训这些贱民了吧？他对我说。

“得了吧！暴乱的人群里面就有好多士兵呢……军队大概是被人收买了。”

“可亲王现在一定会作好安排来解决这一切的……他可不是个办事拖拉的人，只要他一动手……我昨天没有把剑拔弩张的情况向他报告，真是嗟悔莫及！否则就不会有这场骚乱了。我真该死！……现在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我的

过错。要不是因为我生来就目光短浅……。”

“亲王已经逃走了，现在大概已经离阿兰胡埃斯很远了。”

“他逃走了？不可能，不可能。”他心慌意乱地说。“加夫列尔，你为什么要撒谎？难道你也相信桑图里亚斯的胡言乱语吗？”

我们正谈到此，便听到大门口一个令人不快的嘶哑嗓子在喊。

“哦，”神父说道，“看样子是桑图里亚斯回来了。圣母，请允许我教训教训他吧……我已经下决心了，这次一定得果断……。”

声音由远而近。果真是教堂司事桑图里亚斯。他一边上楼一边这样唱道：

“曼查姑娘，
民歌一唱，
胜过博雷罗舞曲
二十五双。

“Solvat soecum in favilla, teste David cum Sibylla.①”

“你走开，桑图里亚斯先生，”神父喊道。“我不要见你，

①拉丁文，意为：“世纪将化为灰烬，大卫和西比亚将是证人。”（这是悼念死者时做的弥撒中的一句话。）

不要听你的蠢话。”

司事这时才看见我们。他在我们面前停下，发出了愚蠢的大笑声，口齿不清地说：

“上帝保佑，

费尔南多太子万岁！”

然后，他用手中拿着的烧了半截的大棍使劲地杵了杵地，又象士兵那样在过道中操正步，嘴里模仿着鼓点声。

“你喝醉了！”神父对他说：“你这个混帐东西，你看酒都要从你眼睛里流出来了！”

桑图里亚斯靠柱着木棍才不至于倒在地上。他伸长了脖子，用发红的眼睛盯着我们，脸上折起了比平时更多的皱纹，尖叫道：

“神父先生，亲王道（逃）跑了……国王万岁！打死香肠贩子！打死这个狗强盗！O salutaris hoo...stia!① 要依了我呀，就拿这棍子把他打得粉碎。……劈里啪啦……开步走！向后转……普希托斯司令万岁！”

“瞧他这可怜相！”堂塞莱斯蒂诺喊道：“真是烂醉如泥！我不能再容忍了！得把他轰走，明天就把他轰到街上，我去给大主教说说……可是，算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呢。”

此时钟仍在发狂似地响着，显然，那四个孩子的干劲仍丝毫未减。

桑图里亚斯抓住过道的栏杆，以免跌倒。他说了许许

①这是拉丁语与西班牙语的混合体，意为：“啊，这是赎罪的祭品！”

多多的骂人话，使堂塞莱斯蒂诺为之毛骨悚然，然后又说要给我们讲讲他自己干的事。

“你快给我闭嘴。你给神圣的宗教丢了脸，你这个酒鬼，异教徒，亵渎神明的家伙！”堂塞莱斯蒂诺一边说，一边把他往外推。“如果你不是个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我肯定要……”

“哦……”桑图里亚斯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干的事……叫做……革明（命）！有的说要进王宫，有的说不去。我是想去要求国王让位的。”

“怎么！”神父惊愕得叫了起来，“卡洛斯四世国王陛下让位了吗？”

“没有……还没有……”

“Quantus tremor est futurus
Quando iudex est venturus.①
好啊，跳舞的人，
西班牙最好的女子
应该归你。”

“打倒戈多伊！……齐步走……神父先生。首相已经不再是首相，因为国王……”

善良的老人心里乱如麻，我索性直截了当地明说：“我想国王已经签字下令撤换和平亲王了。据说，这是当时在宫中

① 拉丁文，意为“审判将至，令人不寒而栗。”

的部长们要求的。”

“正是如此，……我们到了王宫，’桑图里亚斯已经站不住，便倒在地上，但还在说话；有一个侍臣拿着写了字的纸出来宣读……说……说：‘为亲自指挥陆、海大军，今免……免……，’”

“是免去，’神父仰首望天说。

桑图里亚斯又用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嘟哝着说了几句话，最后便一言不发了。一阵阵的鼾声，说明那被暴乱的烈酒所熏陶的激昂精神，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我看到堂塞莱斯蒂诺用裹在头上的头巾角擦了擦眼泪。天已破晓，附近树上飞来的一群小鸟唱着和平的赞歌，从院子上空飞了过去。黎明的第一丝曙光照亮了房子。神父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一边说：

“为了搭救我的朋友和平亲王，我马上就要做弥撒……咳！要是我及时向他报告就好了……可你听见吗？这些该死的钟声还在响，简直要叫我发疯了！”

确实，那四个孩子仍在继续敲钟。

十一

那一整天我都在睡觉。黄昏时分，我出来观察一下镇上的情况，在酒馆那儿遇到了洛皮托。他正拿着大刀乱舞，故意摆弄给马丽明吉利亚看。然后他收起了刀，对我说：

“这姑娘看上我了。要是马拉耶尔瓦大叔不让我把她带走，那我就要叫他知道我洛皮托的厉害。加夫列尔，我昨天干得真不坏！大家都赞赏我，答应等费尔南多太子就位，就在财政部出纳处给我找一个年薪八千里亚尔的差使。”

“小伙子，要是你的字不错……”

“我的字既不好也不坏，因为我根本不识字。不过，这无所谓。车夫胡安对我说，现在要把和平亲王安插在各办公室的人全都撤掉，这些人有成千上万，空缺就少不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安插上……小伙子，狩猎队的差使我已经厌烦了，我想，我爹妈生我，还不光是让我看看猎狗和石鸡的。”

“不过，他们到底立不立费尔南多太子为王呢？”

“肯定得立。要不拿破仑的部队干吗来了？昨晚的事可真来劲！据说国王吓得象小孩直打哆嗦，可还想来安抚我们，但据说是那些部长老爷们不让他来的。王后说该把我们全部杀掉，免得象法国那样来一场革命。在法国，国王和王后是让人用一种叫短（断）头台的玩艺儿给砍了头。这是今天早上普希托斯跟我讲的。这些事他全知道，是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的。我们爱国王，因为他总归是国王。今天早上他走出阳台时，我们都向他欢呼万岁。他激动得用手直擦眼泪，可王后那混蛋象木头人一样站在那儿，连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下。普希托斯消息很灵通，他说这是因为王后对我们在香肠贩子家里干的事感到很难过，他还肯定王后把那家伙藏在她的化妆室了。”

“那可能。”

“这回我算是大显身手了。”洛皮托故意提高嗓门让马丽明吉利亚听到。“今天早上，首相的兄弟堂迭戈·戈多伊给抓住了，我们跟在后面嚷，我还给他扔了一块石头，要是打到脸上准叫他马上一命呜呼。”

“这位先生犯有什么罪呢？”

“他是那大混蛋的兄弟，光这条就够了。他是警卫队上校，可他自己手下的士兵把他的帽徽给扯了，现在正往城堡里送呢。”

当晚我听了普希托斯的一篇新的演说，不过我要特别照顾诸位读者，不把它抄录于此了。前面曾提到的那位在《姑娘的应诺》一剧上演时指挥起哄的卡拉古里斯诗人，在夸尔塔—梅迪亚陪同下，向我们走来。两人一唱一和，用六七首十四行诗和他们脑子里铸造的其他炮弹，轰得我们昏头昏脑。后来，洛皮托和诗人争吵起来了，原因是因为诗人肆意对马丽明吉利亚调情，把她称为不知什么河还是哪首诗里的什么沟的水仙。洛皮托拔出刀来。假如那位诗人不是神马珀伽索斯最胆小的骑士的话^①，未来的财政部官员和老荷马过去的竞争者^②的血，就会混杂在一起流成吓人的河流了。

那一夜并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流传于后世的事。但次日上午，和平亲王在自己府中被人找到的消息，象闪电般传遍

①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神马，被其足蹄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传说诗人饮此泉水可以获得灵感。

②分别指洛皮托及诗人。前文提到人们答应在财政部给洛皮托找个职务。

了整个市镇。马拉耶尔瓦大叔的酒馆一下子便空空如也，人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跑去看亲王出来。

原来戈多伊的一个仆人把他关到阁楼里躲起来，后来仆人被抓起来了，便不能去把他放出来。亲王被关了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又饿又渴，宁愿死也不再受这等罪，便从躲藏的阁楼下来，去找守卫王府的警卫。不料警卫们不但不保护他们昔日的上司，反而四处张扬，于是，曾在十七号晚上闹事的人们便杀气腾腾地要来抓他。

“这个家伙总算出来了！我们把他抓住了，他跑不了啦！”许多人叫喊着。

我们大家都向王府奔去。在王府门口，人群犹如一堵城墙，挤得水泄不通。暴怒声、狂叫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吓人而刺耳。使我惊异的是，在这一片吵嚷声中，还听得见一些寡廉鲜耻的妇女尖声细气地叫喊要复仇。洛皮托得意忘形地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大刀，仿佛要把天空砍成两半似的。

我们你挤我拥，你推我撞地向前走。洛皮托和我到了大门跟前，诗人和夸尔塔—梅迪亚站在最前面，后者转过身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我看他这次是要死在百姓的手里了。”

“可这位先生又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呢？”我问他。

“哼！”他答道，“这个人靠损害王国的利益发大财的无耻之徒。我讨厌他，憎恶他，我是身受其害的。您要知道，我的那间锅店是他给开的，因为我妈妈是给他洗衣服的……店开了一年我就破产了，他又给了我几个钱，让我继

续干。我请他给我一个官职，让我不工作能够生活，结果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说我还应该卖锅，不该做官员，还说我是个畜生。您看这多岂有此理！”

我不想再听，便转过身去。人群在叫嚷着，那叫声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总把它比做最卑鄙的人的叫声。成千上万的人象大猫一样喵喵叫着，因人多势众而毅然伸出爪子，看起来颇为英勇，仿佛觉得自己是发现了老鼠的猫一样，全力以赴。

军队在阻拦着企图冲进王府去的百姓，门的左、右两边布置了一些骑兵。前文已讲过，普希托斯是有维持秩序的才能的，此时他在离大门不远处指挥人们排队。他举起棍子喊道：

“先生们，请靠边……两个两个地排好。按营的队形排队，不要拥挤。”

突然，街上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喊叫声，其中夹杂着骂人话、污言秽语和咬牙切齿的喊声。原来在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头发蓬乱，脸色如大理石般苍白，两眼发紫并眯了进去，两臂向下垂，身穿汗衫，披着披风。这就是昔日的首相，海陆两军元帅，政府的操纵者，有钱有势的亲王，辽阔国土的要人和主宰者。他是国王和王后的亲信，别人都得求他恩赐。他把西班牙和西班牙人当作自己的家产一样支配。他福星高照，从一无所有到主宰一切，由穷人变为百万富翁，最初不过是个警卫，二十五年中，从一个骑士团的团长一直登上王位宝座，先是被任命为埃博拉蒙德

伯爵,进而升为苏埃卡公爵、阿尔库迪亚公爵、和平亲王、亲王殿下,但曾几何时,只不过是一阵风,便把他从权势的顶峰吹到最可怕的无权和卑贱的泥坑中。

他在大门口一出现,便有成千只紧握着拳头向他伸去。于是马不得不向后退,而骑兵们则不得不动用马刀,否则亲王的身体就会被人们仇恨的烈火所吞没。这个昔日的宠臣,向人群投以乞怜的目光,而百姓在这种时候总是凶狠的,越看他们便越凶。显然,这头称作‘平民’的野兽^①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昔日高高在上的人落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地位。

骑兵警卫队打算把亲王带到营房去,于是,他便被夹在两匹马中间,胳膊架在鞍架上,随着马的步子行进。骑兵们开始走得很慢,但后来越来越快,想快点走完这段倒霉的路。与此同时,人群努力把马拉开,这里伸来一只胳膊,那里踢来一只脚,棍棒在马肚下挥舞,而头上乱石如雨下。骑兵们被石子打得恼怒起来,便用马刀向左右乱砍。

洛皮托眉飞色舞地对我说:

“我比谁都机灵。我从马腿中间溜了过去,砍了他一刀。你看,刀上还有血呢。”

夸尔塔一梅迪亚叫嚷道:

“他们这样对待我们真是岂有此理!这些骑兵都该枪毙。为什么不让我们走近呢?”

普希托斯洋洋得意,不过他还算宽宏大量,在我所认识

^① 作者意指进行暴乱的平民百姓。

的人中，我只发现他一个人对亲王有同情的表示。

人群你挤我拥，有时一发千钧，看上去都要把被抓到的亲王连同看守他的骑兵们吞噬了。但骑兵们还是有办法开出一条路来。周围的人稍一散开，落难的亲王的脸又露出来了。他痉挛的手抓着鞍架，闭着双眼，额头被打得都是血，两腿发软，直打哆嗦，差不多是被腾空地拉着向前，他喘着气，嘴里吐着白沫，衣服全给撕烂了。令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两天前在王府中接见过我的那个人，那时候请求他恩赐的人都围着他转，而他虽然忧心忡忡，但对自己的权势仍信心十足，万万未想到命运会这样突然背信弃义地发生变化……可现在，连那些衣衫褴褛的小孩都冒险穿过马腿中间跑过来打他，女人们抓起街上的烂泥向他扔去，男人们的骂声，比起那些烂泥来就更污秽了，他们因为害怕把骑兵打伤，才没有用猎枪射去。我觉得不曾有其他人的下台比戈多伊的下台更丢脸了。看来是命中注定他的下台也和上台一样可耻。

那些在断头台下丢掉脑袋的宠臣们，肯定没有曼努埃尔·戈多伊那么受罪。他在令人难堪的围观中，在狂笑和辱骂声中被带走，死又死不了，因为抓和拧是弄不死人的。

十二

终于，亲王一行进了兵营。人群不断地受宫廷仆役们

的煽动，对于未能得心应手地大显神通深为惋惜。由于扔向首相的石子并不全都按照投掷者希望的方向行进，结果有些特别卖力的闹事者便被打得头破血流。有桑图里亚斯为证。此人为了让石子打中倒霉的亲王，爬到了两个乡下人的肩膀上，不料右眉被一块鹅卵石猛然一击，于是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司事便失去知觉倒下地来。洛皮托和我离他最近，马上跑过去救护他。另外两个善心人和我们一道，把不省人事的司事送回家中。他住的地方和我的好朋友堂塞莱斯蒂诺只有一墙之隔。神父见他的下级狼狈不堪地进了屋，便叉着双手说：

“此人亵渎神明，与国家的敌人相互勾结，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该软不该硬，我要给他治疗和照顾，虽然他是个无赖，但总归是个人。你们把他放在席子上吧，我来给他准备点泥罨剂敷敷，弄点膏药贴贴，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打起精神来，桑图里亚斯老兄，你魂还没有定下来吧？给你拿一瓶你最喜欢喝的酒来好不好？希拉大婶，”他把一把钥匙交给这个侍候他的女人，接着说：“你去把食橱打开，马上拿一瓶叫纳瓦^①的纯酒来，看看能不能使他振作起来。而你们，孩子们，’桑图里亚斯的四个孩子此时正围在昏迷不醒的父亲身旁抽抽噎噎，神父便转身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哭，这位老兄在吵架时给人抓破了一点皮，算不了什么。别哭了，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过一小时便会好的……就算他死了，你们还有我象父亲一样照顾

^① 纳瓦：西班牙一个盛产酒的城镇。

你们,保证不会让你们无依无靠的。好了,孩子们,你们在这儿只能碍手碍脚,你们还是去玩吧……只要你们走开,我可以让你们去敲一会儿钟,小坏蛋们,……到钟楼去吧,去敲布道钟及晚祷钟吧,不过别敲得太响了。”

就象一群小鸟被人吓得飞走一样,四个小孩飞快地跑出了房间。过不了一会儿,镇里的老太太们全都走出家门或阳台,互相交谈起来:“堂娜布拉萨太太,今晚有讲道和晚祷。这可正是时候啊,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状况,不知道会不会早点结束呢。”

桑图里亚斯出血不少,因此,很久才能完全恢复他那出众的机能。第二天白天,他睁开双眼,愣了半天,舌头才恢复了信口开河的本领。

“把他绞死!”他喊道;“把他交给我们,把他赶过来吧,让我们来和他算帐。我们得先把骑兵们干掉,然后再把他干掉……先生们,不要拥挤。朝他疼的地方打啊!你往下砍啊,小阿古斯丁,我这颗杏核要打中他的鼻子。真他妈的见鬼!谁在扔石子啊?……我要死了!”

“不,你这个鬼东西,你死不了。”堂塞莱斯蒂诺一边给他包扎伤口,一边说;“你瞧瞧我放在你面前的是什么,是一瓶你喜欢喝的酒,酒鬼。等你好了,就是你的了。不过你得答应我别胡说八道了。”

然后,神父问我们,是怎样打起来才发生这样的倒霉事。于是,洛皮托和我两人各按自己的看法和说法,把所发生的一切,如何发现和抓到亲王,亲王怎样在街上受苦的情

形，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我得马上跑到那里去，”神父听后大惊失色道：“他是我的恩人，我的朋友，我的老乡，而且还可以说是亲戚。在他不幸的时候，我怎能置之不理呢？”

我们劝他不要干这等危险事，但他不顾阻挠，更不顾所冒的风险，对落难的宠臣公开表示同情。什么也说服不了他。他把桑图里亚斯包扎好，见此人的状况已有好转，便拿起披风，飞快地穿上，向兵营走去。

“您别冒这个险了，”我在路上对他说：“那都是些野蛮人，只要您一表示您是亲王的朋友，那他们就不管您是长者还是神父，会对您不客气的。”

“让他们把我打死好了！”他答道：“我要见亲王……这位仁慈的先生这样爱我，我一想起来就……唉！小加夫列尔，眼前的这种情景可真惊心动魄，惊天动地。退一步说吧，就算是有人对政府不满，就算有人认为他是个坏首相，但我却认为，他是很久以来最好的首相了。亲王的敌人要推翻他，骂他，那还是可以原谅的。这些敌人一时性起，把他抓起来，在街上拖着走，要把他绞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孩子，有的人是亲王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他把他们从小兵提拔成军官，从小办事员提拔为部长，大加抬举，他们靠他生活，和他同吃一桌饭，写诗著文恭维他……唉！这些人还这样做，上帝是饶不了他们的！这次他们还利用了王子的侍从、厨师和仆役，那就更是罪过了……我的孩子，我好象看见，西班牙的王冠正在乡下佬和小市民的破棍棒尖

上传来传去呢。”

我们到了营房，大门口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堂塞莱斯蒂诺好不容易才挤出一条路来。有的人讥讽地问道：“亲爱的小神父，你要上哪儿啊？”他在左推右挤中，一次又一次地说：“我要看看这个落难的人，他是我的朋友和恩人。”

这些话委实不受欢迎。不过，比起狂热的感情来，西班牙人对神父们历来的尊重最后还是占了上风。

“我的孩子们，”神父对人们说，“你们发发善心吧，就是对敌人，也不要那么残忍啊。”

人群开始平静下来了。于是两旁林立的棍棒、大刀、猎枪、马刀和巨大的拳头都让开了，堂塞莱斯蒂诺便从中开出了一条路。我提心吊胆地看着他在人群中走，直到他平安无恙地进入了兵营，我才如释重负。

此时，桑图里亚斯的四个儿子还在敲着布道及晚祷钟，教堂里挤满了虔诚的女信徒，她们用手指蘸了蘸圣水，互相打招呼，有的说：“我看事情还没完，说不定今天下午还会闹一场呢。”教堂的辅祭以为真有晚祷，便把祭坛的灯火都点起来，还准备好服装，打开了圣书。过了三点钟、三点半钟、四点钟、四点半钟，但神父仍未出现。老太太们不耐烦了，辅祭急得团团转，而桑图里亚斯的四个儿子则还在敲钟。

我也上教堂去了。我坐在长凳上，细想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是何等变幻无常。后来我发现，虔诚的女信徒们的不耐烦已经到了绝顶，为了不至于无聊，她们便开始闲聊，谈得有声有色。于是我便出去找神父，正巧遇到他从兵营回

来，脸如死人一般，说话的声音颤抖着。

“唉 伽夫列尔！”他对我说：“昔日西班牙和美洲的统治者，现在就躺在那腐臭的干草堆上，浑身是血，大声呼叫，求死不得。我真是心如刀割。可就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去安慰他。昔日统帅千军，今日却连无名小卒对他也幸灾乐祸。我原先还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急转直下。唉，我的孩子！人就是这样的，总喜欢别人倒台，只要一个有权势的人一垮，那就跟过节一样高兴。”

“您冷静些，”我对他说：“您大概忘了吧，您曾吩咐过敲布道及晚祷钟。现在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您一定得上讲坛讲讲啊。”

“我和他谈了谈，”他对我的话毫不理会，继续说，“现在一回想起来都痛心。他从前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一直待在阁楼里，用席子裹着，饥渴难当。高烧使他难受不堪，觉得不如一死，所以这倒霉的亲王便出来了。我可怜的朋友！我对他说：‘先生，如果每一个得到您恩惠的人都往您嘴里倒一滴水，那您的渴就全解了。’他用感激的神情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却忍不住落了泪。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是费尔南多太子及其一伙干的好事。当费尔南多按照父王之命去平息民众，不让他们打死那不幸的俘虏时，暴动者都听他的，都向他欢呼。但事情并不会就此了结。那些人还想让国王退位，眼看此事不能轻易得逞，他们便企图继续煽动百姓闹事，吓唬国王堂卡洛斯，让他让出王冠。现在，营房门口停了一辆漂漂亮亮的马车，这样暴民便以为国王命令把

被抓到的亲王放走。这些可怜虫可真容易上当啊……这个阴谋是得逞了,暴民把马车砸烂,然后就向王宫跑去,高呼费尔南多七世万岁。”

“这些事您以后再详细地跟我讲好了,’我说;现在您得上教堂,许多善男信女都在等着你呢。”

“你说什么?今天下午并没有布道啊……”

“是您让那四个孩子敲的钟……”

“可不是我真糊涂!’他不知所措地回答道;那些善良的太太们 罗布斯蒂亚纳太太,古梅辛达太太,文书的夫人尼科拉萨太太全都会来的。唉,我要是不讲道,尼科拉萨会怎么说呢?”

“您还是尽量讲讲吧。”

“可我不想讲,不知讲什么好。我满脑子还是刚才看到的情景。唉,他是多么爱我啊!你都不知道他怎样握着我的手!我痛哭流涕,我的一切都是他恩赐的啊……他是我的靠山,经过十四年的申请,他赐给了我这个职位。这正如有人说的,已经是迅速异常了。可我又有何德何能呢……不,我讲不了道。我的脑子全乱了,……这几个混帐孩子还在不停地敲布道钟……唉,我还是得尽力而为。”

堂塞莱斯蒂诺想到不应怠慢教徒们,便走进教堂祷告片刻,定一定神。然后走上讲坛,就忘恩负义为题布道。

所有的老太太听着都落泪了。

十三

天黑了，我得到通知：十点钟有车去马德里。我决定走。出发的时刻还未到，为了消磨时间，我便上酒馆去了。和前几天一样，人很多，衣着五花八门，五光十色，虽然人们的嗓子已为爱国热情而嘶哑，但交谈仍十分热烈，比手划脚，还听到惯常的跺脚声。对马丽明吉利亚，人们你拧我捏，次数多少实在无法计算。酒中掺水比前一天掺得更多了，因为阿兰胡埃斯有两条大河，它所带来的好处是不能错过的。

洛皮托和夸尔塔一梅迪亚这两个始终如一的政治家热情洋溢地请我喝酒，洛皮托对我说：

“今天我们可真是大显身手了，小加夫列尔。这儿夸尔塔一梅迪亚先生正跟我说，今晚立费尔南多太子为王，他出阳台时，我们得去向他欢呼。”

普希托斯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我说，他想组织一个西班牙良民连，在王宫前和军队一样雄赳赳地列队前进，目的是让王室看看，民众也会和士兵一样向左转。真是有见地！有才华！有远见！我告诉普希托斯，请他恕我不能参加这样出色的队伍，因为当天晚上我务必离开皇城。

天黑下来了。马丽明吉利亚把有四个灯嘴的油灯挂了起来，虽说灯光微弱，但总算照到整个酒馆。我一直待在酒

馆。终于人们渴望的喜讯来到了。有人进来说了，但大家不信，有的人出去打听，不久便回来证明喜讯确实。最后有一群人，那是那几天以来最爱嚷嚷、最爱作恶、最爱闹事的一群人，是身穿曼查农民服装的宫廷厨师和装扮成小市民的杂役，他们手舞足蹈、乱叫乱喊地进来宣布，西班牙的王冠已从父王头上转到了太子头上。这些宝贝兴高采烈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从表面上看来，这全是他们的功劳。

消息由这一批出众的人物宣布，就不会是假的了，各位 *patres conscripti*^① 听到国王退位，也深信不疑，酒馆里砸烂的酒杯碎片便是证明。马丽明吉利亚的胳膊也被打上了为费尔南多就位而欢呼的印记，因为拧她捏她的次数成倍地增加了。在普希托斯的鼓动下，人们到王宫附近要求新国王出来，以便向他欢呼致意。不到两分钟，酒馆便全空了。百姓和士兵，妇女和小孩，汇合成欢乐的队伍，既有人按行军的步伐前进，同时又有人奔跑，有人载歌载舞。不过，假若我是费尔南多太子的话，那我就会害怕他们欣喜若狂的嗥叫声，因为被马拉耶尔瓦大叔搀了水的酒湿润着的喉咙所唱出的颂歌，实在是太刺耳了。

此情此景，我实在不想再看，也不想再听了。我便去和我无比尊敬的堂塞莱斯蒂诺神父告别。我在桑图里亚斯的房间找到了他，他正在忙于给桑图里亚斯敷泥罨剂和包扎伤口。后来，他又忙着让四个打钟的男孩上床睡觉。这些孩子忙碌了一天，累得躺在地上，都快睡着了。要给他们脱

① 拉丁文，意为“父老”。

衣服，这就和给死尸脱衣服一样费事。还要让他们吃希拉大婶煮的一大锅大蒜面糊。神父先生把那几个调皮鬼中最小的一个抱在膝盖上，把勺子放到他嘴边，使劲地从紧闭着的牙齿中塞进去。然后又设法把孩子叫醒，说：

“现在我们都来念主祷文。”然后他接着对我说：“小加夫列尔，你都不知道这四个坏蛋怎样折腾我！他们有一个在我的长袍后面挂了纸做的尾巴，另一个在床和桌子之间拉了一条绳，让我走过时绊了一跤。有一个把食橱的钥匙烧热，等我一拿起来开食橱就烫了手。最后，他们又用我的帽子做了一个玩具娃娃，说是和平亲王，在院子里拖来拖去，然后要把它扔到炉膛里烧掉。幸亏希拉大婶及时赶到才没烧成。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权威了，谁也不服从上司，孩子们这样做又有什么奇怪呢！我觉得世道就要变糟了。谁心血来潮要把部长撤掉，就让亲王的车夫们上街叫喊，加上事先串通好几十个农夫和驻防的士兵，这样搞，我们就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加夫列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一个王太子，利用蠢笨的仆役、无知的乡巴佬、野蛮的小市民和受贿的愚蠢的士兵的嗥叫来吓唬父王，把他头上的王冠夺过来，这难道不是丢脸的、不正派的、卑鄙的吗？咳！如果不是我目光短浅，如果我及时地把人们策划的阴谋告诉和平亲王，他按我的忠告把桑图里亚斯一类无赖关他三、四个……孩子，我告诉你，听说就是这个酒鬼把镇上的一半人都骗去闹事了……当然了，这也是早就使了钱贿赂的。我真想惩罚这个该诅咒的家伙，这个黑心肠的司事。可是我

怎么能把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的饭碗打破呢？我一想到这几个可爱的孩子要沿街讨饭，我就痛心。……我以前给你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无知的百姓，提出要求而又不知自己在要求什么，连大字也不识几个，就喊这个万岁那个万岁。这是国家的灾难。我要是国王，那就要和无知的平民的要求背道而驰。最好的事情叫这些人一干就坏了。所以我一再重复伟大的拉丁诗人的这句话： *Odi profanum vulgus et arceo* - - *et arceo*^①，我讨厌他们，和他们不来往，把他们赶得远远的……我要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他痛骂了小市民一番之后，便拥抱我，祝我万事如意，要我保证以后一定把伊内斯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终于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阿兰胡埃斯。当我乘坐的马车经过圣安东尼广场时，我听到镇上的百姓聚集在王宫前的欢闹声。他们的喊声如雷鸣，把蟋蟀和池塘里的青蛙吓得也不敢再叫，这样奇异的巨响是它们从来不曾听过的，一下子就把它们吓住了。

百姓在向新国王欢呼。宫廷里策划的计划已经圆满地付诸实行。大功告成，廷臣们欣喜若狂，自以为已立下了丰功伟绩，一面从阳台上轻蔑地看着不论是在仇恨还是在欢乐时都那么粗鲁和狂热的小市民。

由于无知和愚蠢，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样做是在败坏宫廷，使拿破仑相信，一个王子和国王把王冠公开放在小市民

^① “要憎恶世俗的小市民，和他们别来往……别来往”，这是名诗人奥拉西奥的诗句。

破烂的披风上赌博的国家，决不是坚不可摧的。

直到我们的车深入了长街，我们才听不到喊叫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暴乱，我现在仍感到满意的是尽管我当时年纪还小，但并没有同情这场暴乱。后来我见到的暴乱就多了，和这次著名的暴乱——我国近代动荡史书的头一页一样，每一次都由类似的人干的。不过应当承认，如果不是过一些时间便有一场这样付出大量鲜血和不少金钱的代价的娱乐，英雄的西班牙近代史就未免太枯燥了。

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暴乱一次接着一次发生，都是由大人物和小市民配合进行的，而周旋在这两种人之间的人物，都总是不露声色。我现已八十二岁，这番话我曾向在庞博咖啡馆聚会的几个朋友说过，我很高兴他们也有同感。善辩的进步人士堂安特罗讲述了奥唐奈尔在一八五六年干的无耻行径^①。老资格的进步人士堂布埃纳文图拉·卢查纳，则把西班牙的一切弊病都归因于埃斯帕特罗^②在一八四三年下台。曾在玛丽亚·克里斯蒂娜^③时代在皇家卫队服务的堂阿尼塞托·布尔吉略斯则为王国法规^④的废除而惋惜。加入我们一桌聚会的还有一些青年大学生，几个陆军上尉和中尉。还有不少无所事事专泡咖啡馆的人，他们不论是申请工作还是在失去职业时都是那么令人讨厌。这些

① 奥唐奈尔（1809—1867）西班牙政治家，于一八五六年上台。

② 埃斯帕特罗（1792—1879）：西班牙政治家及将军，于一八四一年执政。

③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1806—1878）：西班牙王后，曾于一八三三至一八四〇年执政。

④ 指一八三四年公布的法规。

人全都请求我们讲一下往昔的好时光，以便当代借鉴。堂安特罗当仁不让地讲了一八五六年^①的事，堂布埃纳文图拉有些激动，讲述了一八四三年的事。堂阿尼塞托则讲了一八三六年的事^①，同时拍了十二下桌子。我把一小块糖搁在咖啡里泡了泡，舔了舔，然后用我至死不改的讥讽口吻说：“你们已经见识过不少好事，见识过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百姓和士官们干的好事，但还不知道侍从和马夫们干的好事，这无疑是头一桩，也是首屈一指的、最风趣的一桩了。”

十四

我觉得疲劳，但我必须叙述下去。我知道，诸位一定急于了解伊内斯后来的情况。我们确实是不应该忘记她的。

那天一清早，我就到了马德里。我把行李在我投宿的简陋房子（圣约瑟街十二号、蒙特莱翁炮场对面）中放好后，梳洗了一下，便上街去了。我决定要到伊内斯表舅表姨家去看看她。但在路上，我想到应当先了解一下这位先生的身世和为人，然后才到他家去。碰巧我认识一位马具匠，他住在老鞋店街，离萨尔街很近。我决定向他了解一下堂毛罗先生的情况。

^①分别指一八五六年奥唐奈尔上台、一八四三年埃斯帕特罗下台及一八三六年王国法规的废除。

当我走进波斯塔斯街时，我心中激动不已，一看到伊内斯住的房子，我的两腿便发软，因为全身的力量都骤然涌向心头。雷克霍的店铺设在萨尔街和波斯塔斯街拐角的地方，两道门分别在两条街上。绿色的招牌上用黄色油漆的字体写着：“毛罗·雷克霍”。在大门口的两旁和破烂的帐篷里，挂着布匹、羊毛带子、羊毛袜子，还有大小、五颜六色的头巾。大门并没有安玻璃，我偷偷地往里看了一眼，只见一个又黄又瘦的男人把布拿给几个妇女看，那大概是店里的伙计。最里边有一个圣安东尼像，那无疑是这一行业的守护神，像前的两枝蜡烛已经熄灭。柜台右手边有一道象铁栅似的木栏杆，后面是一个穿衬衣的男人，看起来正在帐簿上记帐。这就是雷克霍，透过栏杆看去，他就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熊。

我离开大门，抬头看了看另一个挂在夹层窗户的招牌，只见上面写着：“典当珠宝”。在挂着如此安慰人心招牌的窗户里，并没有鲜花和鸟笼，而是挂着许许多多的披风，它们透过补丁和蛀洞正在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呢。玻璃后面挂着一幅油光可鉴的窗帘。我看到有一只手在把窗帘拉开，我先是看见手，然后是胳膊，然后就是脸孔。老天爷！原来是伊内斯！我看到了她，她也看见了我。她的眼神也不知是喜还是怕。我们的相视如同闪电一般延续了一秒钟，窗帘又拉上了，我便看不见她了。

这就更使我想进入店中了。在这样一间房子里，怎么可能有雷克霍兄妹在那次难忘的探访中所吹嘘的种种舒适

享受和财富呢？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拐过街角，找到马具匠，问了他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个雷克霍呀，”他对我说，“是世上最坏的家伙了。他很有钱，不过，可以看出……连饭都不吃的人家，怎会没有钱呢？你要知道，左邻右舍都传说他吃他妹妹的肉，而他的妹妹又吃伙计的肉，所以这伙计才又黄又瘦。这两只老鼠可阔了……他们靠那店铺和当铺发了大财。说真的，人家当衣服，他们最多才给衣服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每个月的利息是每杜罗收两个比塞塔^①。如果当的是精细的床单和餐具，他们就给一盎司金币，月息是四个杜罗。他们店也给货郎担赊账，但每赊一杜罗就收四个半比塞塔利息。据说堂娜雷斯蒂图塔每次上教堂都要偷蜡烛头回家点。她每隔两天就上一次市场，买一只羊头和一些羊油，用羊油炒菜。他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和青菜过日子的。他们每年上一次冷饮店，要两份咖啡，喝一点，然后她偷偷地把剩下的全倒进藏在裙子下面的小瓦罐。他们把咖啡拿回家，加上水，一直喝个七八天。出去喝巧克力饮料也是这样。堂毛罗爱虚荣，但正如人们说的，他的妹妹把他捏在手心里，要不他说不定会多花几个钱。雷斯蒂图塔掌管着全部钥匙，她生怕被盗，从不外出。这一家对小偷来说可也是一块肥肉，据说藏钱的保险柜就放在地窖里。”

这些说法证实了我原来对伊内斯的表舅和表姨的看法。听到对这两个人物的“颂歌”，我马上感到不快的是要

^① 杜罗与比塞塔均为西班牙货币名，一个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进入这个家肯定是很困难的，要和主人们搞好关系就难上加难了。我正在为此苦恼，突然想起了我在《马德里日报》印刷厂曾经排过几次字的广告：“今需十七至十八岁的年轻人一名，条件是会算帐、刮脸，略懂梳头，至少会为男子梳头，必要时还须做饭菜。具备上述条件并有人推荐者，可前往萨尔街五号理发店对面的‘堂毛罗·雷克霍毛织品及头巾店，商定工资及其他事宜。”

我跑到报社印刷厂，看看还有没有刊登这广告。我高兴地得知，雷克霍家仍未找到帮手。我丢弃了排字工的职业，也不和任何人商量——因为谁也不会理解我——，便到萨尔街堂毛罗店里，声称我具有广告里所要求的条件。

我唯一担心的是雷克霍家会想起他们在阿兰胡埃斯见过我，那就不会要我了。幸亏两人都没有把我认出来，这真是苍天保佑。堂娜雷斯蒂图塔一开头有点怀疑地看看我，好象在说：“此人有些面熟。”但这也不过是一瞬间的想法，还不至于使她反对任用我。

我进到店里面，首先向堂毛罗讲明来意。他把写着歪歪扭扭的数目字的老帐本放下，挠了挠胳膊肘，对我说：

“我们得先看看你顶不顶事。这一个月来，已经来了五十多人了，不过都要求很高的工资。现在谁都想当少爷呢……”

他把堂娜雷斯蒂图塔叫来，她便象前面所讲的那样看了看我。

“你知道我们这里给伙计的待遇吗？”伊内斯的表姨问

我道。“待遇是管饭再加上每月十二个里亚尔的工资。是的,先生,别的地方就差得多了,比如在科沃斯家,饭都不叫吃饱,只给八个里亚尔,就完事了。那么,小伙子,你看你肯留下来吗?”

我装着嫌少,甚至还和他们讨价还价,以免他们发现我的目的。最后我说,我无所事事,只好接受他们的条件。至于他们要求的推荐书,我是不难请日报总管给开一个的。

“每月十二个里亚尔加管饭,”堂娜雷斯蒂图塔见我同意,以为条件已过高,便重复说:“主要是管饭。”

唉,读者是想不到这管饭两个字的讽刺意味的!

“到这儿,自然是干活来的了。”雷克霍说:“我们先看看,你是不是有我们要求的一切本领。在这儿可要诚实,是的,先生,否则……你看我,以前和你一样听人差遣,靠我的诚实及我的……终于……”

“最要紧的是节俭。”雷克霍的妹妹接着说:“加夫列尔,你拿把扫帚,把店里都打扫一下。然后你把这些包送到卡内罗街的旅店;再把帐抄一抄。然后到厨房洗碗。再削削土豆皮。完了你还有时间,可以用棍子把披风的灰尘掸掉,把火生起来烧旺,绕绕缝衣服用的线,把这些数目字记入卡片,给灯上上油,把我哥哥皮鞋的灰尘给掸掉,把鞋擦亮。其他的活儿到时再吩咐你好了。”

十五

我马上动手干指定的活儿，并且尽量卖力气地干，以便使我宽宏大量的主人满意。我得先介绍一下我到的这家的情况。铺面虽说很小，但还是这栋可怜的楼房中最宽敞最亮堂的地方，这是老马德里城许许多多不引人注目的店铺之一。店后是仓库兼饭厅，一包包的头巾和羊毛就当作摆日用器物的架子，这些本来闪闪发光的器物每天都被一层厚厚的尘土所覆盖。店里的全部商品都井井有条地集中和储藏在这里。雷克霍家卖的是羊毛和棉布衣料：有当时的畅销货贝亚恩^①的头巾，有不顾当时对大陆的封锁从葡萄牙边境骗过海关运来的英国细棉布^②，有贝哈尔和塞哥维亚^③工厂出产的毛织品，有塔拉韦腊和托莱多^④的一些丝绸。此外，堂毛罗见生意兴隆，也经营起各种香水来，这是赢利极高的商品。这样，除前面列举的商品外，在后院里还有一箱箱化妆用的香粉、香脂和种类繁多的花露水，诸如酸橙型、百里香型、香柠檬型、马库巴烟草型、麝香石竹型、麝香型、熏衣草型、加尔默罗牌、酒坛牌等等。由于堆放这些

① 法国南部地方。

② 一八〇六年，拿破仑从军事上进攻英国失败后，宣布封锁英国。英国也采取对策，宣布从海上封锁大陆。

③ 西班牙地名。

④ 均为西班牙中部城市。

商品的地方也作饭厅用，因此诸位便可以想象出，这各种各样的物质，例如一大捆用茜草染料染过的羊毛，亲王牌的醋，和一锅炸面包块所发出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是多么难闻了，幸好雷克霍家是历来就习惯了这刺鼻的气味的。

有一道楼梯从后院通上夹层。这楼梯我猜一定是一个高明的体操家造的，读者无法想象我们的身体要怎样东歪西扭、前俯后仰、受尽洋罪才能上楼而不至于粉身碎骨。只有象鳝鱼般的堂娜雷斯蒂图塔才能顺顺当当地绕过那些空中的暗礁。她灵活自如地上上下下，仿佛有上天赐给的特殊本领，每次她在过那很成问题的楼梯时，都是人不知鬼不觉，简直不象在走路，而象蛇一起一伏、弯弯曲曲地滑行。

上了楼梯，来到了夹层，便要经过数学运算才能知道往哪里走，因为这是一条十分黑暗的过道的正中央，就是大白天也射不进一丝微弱的光线。用手到处摸索，便可以找到大厅的门，厅里的窗户是朝波斯塔斯街开的。不言而喻，在那里看不见什么带有黄色树枝图案的绿窗帘，而只见墙上贴着百孔千疮的褪了色的纸。黑色的柜台，使人想起“和平与慈善会”的教友们为被处死的人们募捐用的小桌子。这是穷人的断头台，又是高利贷者的供桌。确实，这里有一瓶墨水，还有一支用八个月大的鹅身上的羽毛做的毛笔，用来书写文契，有的文契则摆在桌上等待受害者的来临。还有一个斗橱和几个用木棍加固的箱子，那是收藏珠宝的巴士底

狱^①和存放精美衣服的阿尔及尔^②。至于披风、床单和一般衣服，都放在旁边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还有保护老板安睡的特殊功用。

除了这个厅以外，还有一个窗户朝向萨尔街的雅致的厅，其豪华及陈设的精致不亚于前一个。厅里的椅子都是麦秆做的，用五光十色的花边装饰着，每一张都轻飘飘的，随时都可能倒下，就是在专售廉价货的拉斯特罗商场也找不到买主。这个厅是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原来雷克霍家有三种业务，即卖货、借贷及裁缝。在我所叙述的那时候，衣料由堂娜雷斯蒂图塔裁，由伊内斯缝，她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不停地为贪婪吝啬的表舅、表姨干活。堂娜雷斯蒂图塔明确地命令她不得随便离开那个房间。除吃饭时间外，她不得下楼，不得探首窗外，不许唱歌，不许读书。在干那没完没了的活时不许分心，不许提她叔父，不许回忆母亲，除了说雷克霍一家人正直和长寿外，其他一律不准说。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描写这所房子吧。里面的一间房，还不如说是个洞穴，表姨和外甥女俩便在这里就寝。我的房间在过道的尽头，靠着厨房。这房间可谓大矣：有三瓦拉长两瓦拉宽，墙上有一个不小于我手掌那么大的裂缝。透过这个气窗，从院子里闯进来一点阳光，就象骑兵散步一样在对面墙上溜达一刻钟后便离去。我房中的摆设，有一张松软的草垫，一只空抽屉，那算是我的书桌了；还有一张桌子，

① 巴士底狱是法国巴黎专门囚禁重要犯人的监狱。

② 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首都，十四世纪曾经是海盗的中心。

一把椅子，一个斗橱和沙发。这些家什对我来说实在已绰绰有余。至于整栋房子一片漆黑，象终年为乌云所笼罩，这实在是天意，对于实现我的目的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夹层是与房子的主要楼梯相连的。那楼梯从朝街的大门口威严地向里伸延，开头它只有三拃宽，从数学上看，只要有一个人费劲地从楼上下来，另一个人就简直无法上楼。谁要典当东西就要穿过这地道般的楼梯，所以这段路颇有象征意义，是潦倒的人在生活的危难时刻的内心痛苦在建筑学上的确切表现，真可称之为‘长吁短叹梯’。

我不能不提到，雷克霍家还算是清洁的，不过客观地看，这种清洁是一切一无所有的地方的特点，例如在不吃饭的饭桌上，在不煮饭的厨房，没有人来往的过道，没有客人的客厅，只盛水的玻璃杯子，都是如此。

在这屋子里没有狗，没有猫，除老鼠之外无其他动物。为了抓老鼠，堂毛罗有一只铁猫——捕鼠笼。落到笼子里的倒霉货瘦得一望而知是靠吃香水为生的。要养狗吗，狗吃食多，要养金翅雀吗，花的钱比养一个大主教还多，养鹌鹑那就要倾家荡产了。种花花又贵，而且要水……因此不论动物植物，这里都一概不要，要欣赏至高无上的神的造物，那就只有欣赏毛罗兄妹两人了。

这里应该提一下当时在这个家住的另一个人——店员。

这是一个呆滞的人，这话的意思是：他看上去象是已在生命的一点上止步，身心的进一步的变化已经停止。他叫

胡安·德·迪奥斯。尽管已年近四十，但看上去只有三十岁。他发黄的脸孔和雷斯蒂图塔很相似，但在他脸上从来不曾有过雷斯蒂图塔那样的肌肉收缩和突然泛起的红晕。他行动慢条斯理。如同机器一样，他的活动界限一成不变，如果说人体的一切行动能完全有条不紊的话，那胡安·德·迪奥斯可说是实现了这一奇迹。每天他来到店里，打开铺面，扫地，削笔，把布挂在门口，迎接顾客，把价格告诉顾客，用一成不变的话讨价还价，量布，剪布，收钱，晚上数钱，把金、银、铜币分开：这些就是他二十年如一日的工作。

胡安·德·迪奥斯在雷克霍家吃饭，他们待他亲如手足。他对他们忠心耿耿，而他们唯一能相信的人便是这个店员。在我来这里的五年以前，堂毛罗那天才的有远见的头脑想出了一个雄伟的计划，这简直可以与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逐渐地改变人类面貌的雄图相比拟。他在算过一天的帐之后，挠了挠胳膊肘，拍了一下清醒的额头，目视正前方，傻笑了一阵，便把妹妹叫来，对她说：

“你知道我正在想什么吗？我想你应该和胡安·德·迪奥斯结婚。”

雷斯蒂图塔扬起眉毛，一个手指指着下巴，明亮的眼睛朝向地下，想了想。人们都知道这是她惯常的动作。

“是的，”毛罗继续说：“胡安·德·迪奥斯很能干，很会过日子，做生意也内行。说到诚实，除我们之外，他是无人能比的。我是不想再结婚了，可我们得有继承人啊，除非让你嫁人，要不还有什么办法呢？”

伙计得知了这个计划。从此，两个未婚夫妻便开始谈起恋爱来，这我就无从向读者介绍了，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两人分明不把结婚看成是两个人体的结合。他们似乎都想结婚，但对此并不感到欢乐也不感到痛苦。因此，五年过去了，他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是无动于衷的，只把它当作为期不远的事。人们会以为，他们对岁月的迅速流逝是无所谓的。这两个整天关在布店里的人，无疑也用瓦拉为单位度量着生命，但却想不到总有一天会量到头。他们俩就象那种准备成亲，而最后无论人、神、鬼都还莫名其妙便成了亲的未婚夫妻。

十六

吃过晚饭，我们便做《玫瑰经》的祷告，主人用牛叫般的声音领祷。求过守护神保佑之后，他们便在店后悠闲地聊上一个半小时的天。通常总有个把老朋友或邻居来参加。这一良好习惯在我开始工作的那天晚上也依然如故。堂毛罗、他的妹妹、胡安·德·迪奥斯、伊内斯和我说完最后一句“ora pro nobis”^①之后，夹层的铃响了，他们便吩咐我去开门。

“是邻居洛沃^②，’我的女主人说道。

^①拉丁文，意为“请为我们祈祷”。

^②洛沃 西班牙文是“狼”的意思。

我把门一开，迎面见到的是戴着绿色眼镜的硕士的可怕面孔，原来这是五个月前在埃斯科里亚尔宫曾经要抓我的那个硕士^①。这使我大为惊慌失措，我怕他认出我来，幸亏这位大名鼎鼎的讼棍并没有注意我。不知上文是否已讲到，我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知怎的突然胖了起来，脸也圆了起来，而且开始长出一点胡子，因此洛沃硕士才没有象我所担心的那样把我认出来。

“诸位，”洛沃坐到一个装袜子的大箱子上，说：“今天是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的新国王登基了。你们没出去看吗？马德里可真是一片辉煌啊。街上张灯结彩，人旗如海！”

雷克霍答道：“我们自己的事都忙个没完，哪有工夫去看灯呢。唉，洛沃先生，要干的活可真不少啊！我们这里可没有闲人，每天都是按上帝的吩咐谋生的。”

“赞美上帝！”法庭职员洛沃接下去说：“象堂毛罗·雷克霍先生这样靠聪明才智发财致富的人，可真是了不起啊……”

“我靠的是诚实，仅仅是诚实而已。”店主挠了挠胳膊肘说。

“商业万岁！”洛沃呼喊道：“堂毛罗先生，我们这些耍笔杆的，可连鞋都买不起呢。我在卡斯蒂利亚议院和最高法院任职已二十二年了，可上帝知道，我现在仍然是个穷光

^①在《民族演义》的第一辑第二部《卡洛斯四世宫廷》中，该书的一个主人公曾经让加夫列尔为他送信，后来此人被捕，加夫列尔亦受牵连，几乎被洛沃硕士抓住。

蛋。干这一行就是打官司跑来跑去把鞋跑烂，没什么好处。我是个快要入土的人了，我只希望议院能给我一个文书职位，这是我完全有资格拿到的。”

“因为您给和平亲王出过力……”

“不……我告诉您吧，我这个人才不管这一套呢，我是为前一届政府尽过忠效过力的。不过，朋友，物价这样贵，我总不能束手待毙啊。我一看到最高统帅落入‘和平与慈善会’的手中，就给费尔南多太子打了一个报告，给堂胡安·埃斯科伊基斯^①写了八封信，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议院文书的职务。我在那有名的案件中迫害过他们，不过他们已记不得此事了，就算是想起来，可我已经写好了正式的悔过书，说我参加那个案件的审理，是人家用手枪对着我的胸膛逼我干的。”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象洛沃先生您这样勤快的。”

“现在西班牙的百姓是怎样欢呼新国王啊！”讼棍继续说，“雷斯蒂图塔女士，真动人心弦啊。刚才我带着我妻子安古斯蒂亚斯和女孩子们去参加圣约瑟的九日祭，在圣腓力教堂念过《玫瑰经》的经文后，我们便到街上逛了逛，人们多开心啊！据说是在烧戈多伊和他母亲、他兄弟迭戈的房子。烧得好！这三个人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聊生。我们玩了一会儿便回去了，她们留在十三号科尔丘埃洛家，我就上这儿来聊聊天。可我都忘了……小伊内斯，你好吗？堂胡安·德·迪奥斯先生，您好吗？”

^①费尔南多太子的家庭教师，曾任部长。

伊内斯简短地回答了他的问候。

雷斯蒂图塔则轻蔑地看了看伊内斯，说：“她是有点懒了，今天只不过缝了一件半衬衣，真不象话！”

“可我觉得这已经不少啦。”

“咳，洛沃先生，您可别这样说。据我妈说，我的祖母一天就能做两件。这个女孩子是懒惯了，可以看得出来……她妈妈就会拖着长裙子在街上逛，所以这孩子现在也就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要干活啊。”雷克霍说；“小姑娘，鹰嘴豆①、腌猪肉、面包、土豆，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的年头，谁要到我们家来吃饱肚子，都不能游手好闲。不信你们看看我，我的这些财产都是一个奥查沃②、一个奥查沃地挣来的，我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一年到头都在扛包，可我一直就是这么胖，这么好看。”

“她是有点本事的，”雷斯蒂图塔肯定地说道；“会做衣服，可就是不想干。她已经满十五岁，不再是小孩了，该懂事明理啦。我象她这么大的时候就替父母管家了。当然罗，象我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大家都叫我做圣地亚戈米利亚斯③的金星。”

“不过，我看伊内斯是个无可挑剔的姑娘，”洛沃宽宏大量地说；“她这样文静、谦虚，真讨人喜欢。”

①西班牙人民的重要食物。

②奥查沃：西班牙古代铜币名，

③据前文，这是毛罗家的故乡。

“她一来我就跟她说了，”雷斯蒂图塔继续说，“年头不好，赚不了钱，货卖不出去，老天只降祸不降福。她应该懂得，我们收容她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洛沃先生，我外甥女原来是住在阿兰胡埃斯神父家的，那个家呀，您都想不出有多穷！咳！叫人看了都痛心！”

“她是应当好好干活的。”堂毛罗说，“我的外甥女是个好姑娘，我跟您说过我很喜欢她。因为归根到底，这个家的一切都是给她的。”

“我已经告诉她，”雷斯蒂图塔继续说，“让她明天把家里的衣服全洗掉。既然她在这儿，那干吗还花钱请人洗衣服呢？当然啦，她还得照常缝衬衣。要是她明天能缝到二十瓦拉以上，那我就要给她的手帕里洒几滴香柠檬型的花露水，就是那些瓶子已经破了的花露水。洛沃先生，这姑娘好的地方是从来不顶嘴。其实她并不笨，她对我们的恩惠非常领情，她找到我们那真是找到她的守护神了。嘿！您都想象不出阿兰胡埃斯那个神父家有多么穷……”

“我知道这个人。”洛沃说，他恶狠狠地微笑了一下，露出了青色的牙齿。“这个可怜虫用拉丁文写了诗献给和平亲王，这有他好受的。现已查明，这个塞莱斯蒂诺，表面上是个老好人，实际上是和平亲王的心腹，他在和平亲王和拿破仑之间传递信件，让他们瓜分西班牙。”

“天哪，这真可恶！我早就说了，这个人看样子就不是好人。”

“我们就要给他一点厉害瞧瞧了。”洛沃接着说，“我的

一个表兄一直就想捞到阿兰胡埃斯教区神父的职务，我们已经和塞莱斯蒂诺干起来了。我和一个同事准备写出八令纸的报告，证明这个神父是个卖国贼。”

听到他们说的这些话，我怒火中烧。伊内斯被表舅及表姨滔滔不绝的话吓得不敢作声。胡安·德·迪奥斯也没有开口，不过奇怪得很，这个伙计历来不动声色的、冷冰冰的脸孔，那天晚上却表露出对听到的这些话决非无动于衷。

“我们走着瞧吧。”洛沃搓着双手说；“可胡安·德·迪奥斯先生怎么一言不发呢？咳，雷斯蒂图塔，您未来的丈夫可真是个哑巴啊！不过也好，这样就不会因你一言我一语便吵起架来。可你们的婚事还拖到什么时候呢？得下决心了，先生们。您啊，我亲爱的堂毛罗先生，也该下决心了，因为……这女孩子是配得上您的。别拖时间了，我看下个月就上教堂去结婚，雷斯蒂图塔和我的胡安先生，您和您心爱的外甥女伊内斯，一块儿办了算了。依我猜呀，这姑娘也对圣安东尼神念过主祷文，保佑早点办成这事儿呢。”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伊内斯。堂毛罗把手伸长成丫叉形，然后紧握拳头向上举，仿佛要抓住天花板似的。他张大嘴巴打了个呵欠，然后双手‘梆’的一声沉重地落在桌子上，这样说道：

“我已经和她谈过了，可这姑娘就是不回答我。”

“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什么意思吗？您怎能让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子说‘是的，先生，我要结婚，我要丈

夫，呢？通常的情况正相反，她们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还装作讨厌结婚，还说是不好意思呢。”

“我已经说了，哥哥，”堂娜雷斯蒂图塔指点说，“如果这姑娘规规矩矩，肯干活，将来是可以娶她的。但现在还不宜谈论这件事。你已经知道姑娘们是怎么回事，要是她们一来劲，闹着要嫁人，那可真叫人受不了啦。我很清楚，这件事她是求之不得的。你不该这么快就让她知道你要给她的这种恩惠，因为这反而害了她，让她整天想着谈情说爱，想着要你买礼物。哼，这个小滑头可是个有心计的人呢！她很清楚，象你这样的男人，并不是马德里的姑娘们能轻易找到的。”

“我干吗不该早点告诉她呢？”雷克霍笑着答道，确切地说，他打开了他那粗野机体的笑的开关。“我喜欢我的外甥女。虽说大家都知道有许许多多高贵的女士在追求我，对我朝思暮想，但我还是说：‘还是亲上加亲好。’我干吗不痛痛快地告诉她我要娶她呢？我知道她会高兴得八天睡不着觉，神魂颠倒，连一针也缝不下去，要依她，最好明天就办……当然，她这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说，要是她看到我和曼基特罗斯的首饰商订下的项链和耳环……”

“得了，得了……”雷斯蒂图塔说，“干吗谈这事呢？干吗要让这姑娘胡思乱想、神魂颠倒呢？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项链、耳环！你跟她说她就要过公主般的生活，那她还肯洗缝衣服吗？”

“算了，算了……我喜欢她，爱她，”雷克霍坚持说，“干

吗不让她高兴高兴呢？让她知道好了……妹妹，我还要说，我不喜欢好吃懒做，你们都知道，我从十四岁起就……我要说，虽然我不喜欢好吃懒做，但从现在起一直到我们结婚，伊内斯愿干活就让她干，不愿干就算了。”

堂毛罗又笑了笑，一边把手伸向伊内斯，摸了摸她的下巴。

姑娘象碰到什么恶心的虫子似地打了个冷战，老实不客气地拒绝让无礼的表舅抚摩。

“这算怎么回事，孩子 这算什么样子？”堂毛罗皱了皱眉头说：“我告诉你，我要和你结婚！”

“和我结婚？”孤苦伶仃的伊内斯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喊道。

“是的，是和你。”

“算了，毛罗，别和她一般见识。孩子，这样顶嘴是不行的。”

“这个贱货真够狂的。”雷克霍说道。

“我不和您结婚，我不想结婚。”伊内斯说过前面一句话后，便冷静下来，斩钉截铁地说。

“不结婚？”雷斯蒂图塔气得尖声怪气地问道：“你这个混帐的黄毛丫头，你能嫁给象我哥哥毛罗·雷克霍这样的人，那是你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福气！我们使你脱离了贫困，可你还这样不识抬举……”

“你们使我脱离的是舒适和幸福，让我落到了如今这样贫困和受罪的境地。”姑娘哭着说：“但我叔叔会来把我带走

的,我要离开这里,永远也不再回来,不再见你们。要我和您这样的人结婚,我就是死也不干!”

啊!听了她的话,我深情地看了看她。她真是好样的啊!我都要落泪了。

雷克霍兄妹从受他们欺压的姑娘嘴里,听到这样毫不留情地回绝他们的话,邪恶的心便火冒三丈。雷斯蒂图塔脸色发紫,堂毛罗则跳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污言秽语。

“这算什么话 你过去沿街讨饭,现在到我们这儿吃了我的面包,穿得干干净净……还这样放肆!……可你是雷克霍家的人吗?你他妈的是什么出身?……好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姐啊!黄毛丫头,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不知道我拳头的厉害吗?……你不知道老子大名叫毛罗·雷克霍吗?……你不知道我是不好惹的吗?……你不知道象你这样的贱货是惹不起我的吗?……得了……告诉你吧,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没什么说的。”

说罢,他用铁一般的手抓住姑娘的胳膊使劲地摇晃。他还想逞威风,便把伊内斯往墙上使劲一推,并怒气冲冲地向她扑去。我一看,便觉得两眼发黑,血从心里直往头上涌。我当时站在桌旁,一伸手便可以抓到一把锋利的尖刀。读者一定能理解当时的可怕场面,而不会指责我的行为,这是在狂怒之下不加思索的行为。看到一个手无寸铁、孤苦伶仃的无辜女子被极其愚蠢而卑鄙的小人欺负,有谁能袖手旁观呢 说时迟那时快,我伸过手去,摸到了刀柄,并向堂

毛罗·雷克霍那畸型的身體迅速地看了一眼。不過，對我和眾人都幸運的是，堂毛羅看到姑娘弱不禁風的樣子，怕出意外，吓得不敢再碰她。一個正直的人有時會毀於一個微不足道的舉動，毀於后退的一步，毀於一瞥或一瞬間的想法，一粒沙有時也會使我們跌交，摔下罪惡的深淵。那一次我沒有上斷頭台或蹲監獄，實在是天意。

閑話休提，且說此時洛沃與伙計趕過來勸他們的朋友息怒。只見胡安臉色大變，原來發黃的臉此時紅得厲害，我也不知他是因為憤怒呢，還是因為羞愧。

眼看這樣鬧下去不會有好結果，堂娜雷斯蒂圖塔便圓場說：

“別急嘛，哥哥，我會讓她服服帖帖的。別和她一般見識。姑娘，上樓去吧，我們回頭再算帳。”

這算是下撤軍令了。於是胡安·德·迪奧斯便離店回家，堂娜雷斯蒂圖塔和伊內斯上樓，我也跟着上了樓，因為我也得到了睡覺令。兩個女人進了房，我也進了自己的房間，但我心潮起伏，擔心隔壁姨甥兩人會重演店鋪後室那場爭執。過了一會兒，我便輕手輕腳地走出我的洞穴到過道去。我屏住呼吸，生怕讓人發覺。在她們臥室的門口附近，我停下來細聽，聽到堂娜雷斯蒂圖塔說：“睡吧，別哭了。我哥哥為人十分和藹可親，只不過突然……他可是很愛你的啊，孩子……”這條毒蛇的和聲細氣使我感到意外，但我立即便明白她完全是在耍花招。

堂毛羅和洛沃兩人留在店鋪後室，他們的聲音我也隱

约听见。我向前走到了楼梯口，趴在地上，竖起耳朵细听。

“我向您保证，事情就是这样……”松棍说；小伊内斯被遗弃后，被堂娜胡安娜收养了。她的生母是朝廷的一位贵妇人，现在想找到和保护伊内斯。我有证件证明这姑娘的身分。因此，您要是和她结婚……老兄，女伯爵有哈恩最好的橄榄园，科尔多瓦最好的马群，哈拉马最好的牧场，在奥尔梅多和堂贝尼托还有三万法内格①的小麦地。这都会成为刚才还在这里哭哭闹闹的小美人的财产，没有别的直系继承人和她争夺。”

“不过您也看到了，”堂毛罗大步地在店铺后室地板上踱来踱去，说；“这姑娘是头箭猪，我才摸她一下，她就打了我一巴掌。我说我爱她，她就朝我脸上吐唾沫。”

“堂毛罗老兄，”硕士说；“靠你们这套办法，想叫姑娘喜欢你们是很难的。你们本来应当把她视同掌上明珠，可你们却虐待她，让她干活，干得精疲力竭。谁会想到象她这样高贵的小姐还要洗碗碟、洗衣服呢？这样下去她会象恨魔鬼一样恨您的，堂毛罗先生。”

“我觉得，”我的主人拍了一下粗大的后颈，说；“硕士先生言之非常有理。本来我也是这样跟我妹妹说的，可她爱财如命，为了一个奥查沃，就是让人剥一层皮她也干，所以就拚命对这倒霉的姑娘敲骨吸髓。我们又不穷，既然有钱，又何必为一个马拉维迪②穷折腾呢？我这个妹妹可真没法

①量地单位，一法内格约等于六十六公亩。

② 西班牙古币名，币值很小。

对付。您说呢 我们这个家的生活呀,就跟乞丐差不离。就象俗话说的:‘老子的名字叫大面包,可儿子却饿得要死。’我看都得按我的吩咐办。雷斯蒂图塔和胡安·德·迪奥斯结婚,然后带走自己的东西……那就完事了。小伊内斯就不再干活了,要是给累死了……”

“再说,”洛沃说,“您还得对她热情些。外表要注意一点,在她面前别穿得象个苦力。女孩子总是女孩子嘛,堂毛罗先生,要进入爱情之宫,必须经过外表美观之门。”

“您说得太好了。要依我呀……我是想穿好些,可这个讨厌的雷斯蒂图塔不让,说我平时穿的衣服不能比基督圣体节^①穿的更漂亮。算了,这个家得我说了算,我要穿得漂漂亮亮,因为我……谢天谢地,我用不着刮脸涂油,看上去就好看了,不管穿什么都很帅。我要好好地对待伊内斯,这我可以向上帝保证。过不了一个月,我就要带她上教堂结婚。”

“这再好不过了,堂毛罗先生。要是你们威胁她,把她关起来,让她挨饥受饿,过度劳累,那结果只能使她憎恨你们,而去爱上街上走过的任何一个二流子。”

这就是店主和讼棍谈话的内容。随后,两人道过别,后者便从商店门出去了。我急忙往回走,尽管我并没有发出声音,但堂娜雷斯蒂图塔听觉灵敏,大概听到了我的呼吸声还是我脚下一块破砖活动的轻微的声响。这惊动了她警觉的心,她向正在上楼的哥哥走去,说:

① 基督圣体节 亦译“耶稣圣体瞻礼”在三一主日(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后的星期四。

“我觉得有什么声音。会不会是小偷呢？昨晚小偷在帝国大街偷东西了，他们是从屋顶钻进屋里去的。我们这里有没有危险呢？”

他们在全屋搜查了一下。此时我则钻进被窝里，装作呼呼大睡。终于，他们确信没有小偷，便去睡了。

过了好久，我发觉堂娜雷斯蒂图塔在屋里又一次作了搜查，直到最后，才鸦雀无声。临拂晓时，我听到了硬币的响声。原来是堂娜雷斯蒂图塔在数钱。然后我听到她走出了房间，下楼到店铺后室。她走进地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十七

次日，堂毛罗千方百计讨好表外甥女，但他做法笨拙，因此他每一句讨好话都惹人笑话，而每个动作都令人感到唐突。

“雷斯蒂图塔，”他说，“我不想叫姑娘干活了。你听到了没有，妹妹 伊内斯是我们的好外甥女，我们的一切都是要给她的。你要缝衣服，那我有钱请裁缝。你去把我那件新衣服拿出来，我要天天穿，营业时也穿……你再也别让我们吃羊头了，给我和我的宝贝外甥女做牛肉吃吧……那项链是我本来就订了的，我今天就去买回来……这个家得我说了算……我去搞个钢琴来让伊内斯学着弹……我要

和她坐车到佛罗里达^①逛逛……据说明天举行新国王的入城式，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去看，我穿上我的新衣服，我的外甥女挎着我的胳膊，你看好吗，我亲爱的？”

雷斯蒂图塔想对这样的挥霍表示抗议，但她的兄长恼火了，于是她只得服从，虽说是很勉强。多亏男主人的果断决定，店铺后室的饭桌才有幸摆上了空前未有的丰盛的饭菜，只是堂娜雷斯蒂图塔却我行我素，连一口也不肯品尝。

“妹妹，”堂毛罗对她说，“我们的苦日子算是到此结束了，我再也不干活了。小伊内斯，你看见这只鸡吗？你把它全吃下去，连肠子也别剩下，这是我特意花钱给你买的。我给你买了一条缎子做的绿长裙，扣子是黄色丝绒做的，要是明天去看国王入城，那你就穿上它……你还得穿上蓝皮鞋和带黑条纹的肉色袜子……我还看中了一块头饰，它的彩带至少有十四瓦拉长，有好几种颜色……总之你得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我的吩咐。”

“你可真会教这孩子学好啊。”堂娜雷斯蒂图塔讥讽说道，一边斜着眼睛看着刚刚买回来的那些衣物。

读者诸君，堂毛罗的慷慨确实和他的吝啬、粗暴一样令人瞠目，他硬要伊内斯穿得这样俗气可笑，这简直是伊内斯被囚禁在这个家中所遭受的最大折磨。

“今天下午，”表舅继续说，“我要找两个瞎子来弹琴，小伊内斯，你可以尽情地跳舞。我希望你至少要接连跳三个小时，你一定得跳，这是我的吩咐……楼上那些一拃长的耳

^①系马德里地名。

环,原主都不来赎,就是我们的了。你把它戴到你那美丽的小耳朵上吧。”

“那能给她吗?雷斯蒂图塔恶狠狠地说;那两个精工细作的金耳环,大得象钟舌,本来是伊萨贝尔·德·法尔内西奥王后的一个宫女的。你算了吧,哥哥!”

雷克霍一巴掌把当桌子用的大木箱拍得直晃,声称这个家只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不言而喻,伊内斯是不肯穿上堂毛罗买的那些喜剧服装的,于是这个商人便一肚子不高兴。他自己一整天都在穷折腾,把新衣服穿了又脱,脱了又穿,发誓在他家里只能由他一个人发号施令。

读者大概已经感到惊奇:我在这个倒霉的家已过了三天了,却连一次也未能与伊内斯交谈。女主人疑心重,防范严,除了短短的吃饭时间外,每逢她从夹层下楼到店铺后室,她都把伊内斯关在屋里,并把钥匙藏在自己很深的口袋中。这使我很着急,使我没有搭救孤苦伶仃的伊内斯的希望。直到有一天,我下决心要和她谈谈。趁堂娜雷斯蒂图塔在典当部重利盘剥几个倒霉鬼的时候,我走近关着伊内斯的房间门旁,低声地喊了喊她。我听到她的衣服沙沙作响,然后听到她的声音:

“加夫列尔,是你吗?”

“是的,我心爱的伊内斯,我们谈谈吧,不过,说话声音得小一点,我再把地给扫得响一些,别让他们听见我们讲话。”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亲爱的加夫列尔，你说你能把我救出去吗？”

“你是我的女皇，哪怕这里有十万个毛罗和八十万个雷斯蒂图塔，我也要把你救出去。别哭，别着急。不过，小机灵鬼，你告诉我，你现在没有以前那样爱我了吧？”

“不，加夫列尔，”她答道，“我现在更加更加爱你了。”

我拼命把地扫得更响些，同时对房门一吻再吻。

“你用手指敲敲门，好让我感觉到是你。”

伊内斯轻轻地敲了几下门，然后问我：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救出去呢？你写封信给我叔叔吧，让他来找我。”

“你叔叔对这些野蛮人是毫无办法的。你等着吧，你相信我好了。好姑娘，请你亲一下门。”

伊内斯吻了吻门。

“我亲爱的，我不把你从这个家救出去，誓不为人。”我对她说，“你尽量别惹他们生气。要是他们想带你出去走走，你就答应他们。你听清楚了没有？其他的就由我来办。再见吧，那条毒蛇来了。”

“再见，加夫列尔，我太高兴了。”

我们两人都吻了吻把我们隔开的房门，谈话便就此结束。因为此时典当部的敲诈已经结束，被敲诈者走了，堂娜雷斯蒂图塔也跟着离开，脸上因狠狠地刮了一大笔钱而喜笑颜开，一望而知是做了一笔好生意。

十八

那天晚上,到后院来喝茶聊天的,除洛沃先生外,还有堂娜安布罗西亚·德·洛斯利诺斯,她是亲王街一家商店的店主。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读者已有幸认识她了。我觉得她似乎在前面叙述的一些事件中已出现过^①。她已故的丈夫曾经和堂毛罗一起扛包运货,从此两家人便成了知己。安布罗西亚认出了我,但并没有说什么引起我的新主人对我怀疑的话。她很胖,而椅子又窄,好不容易才坐了下来,便开口道:

“雷斯蒂图塔,你们怎么搞的?堂毛罗,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去看法国人进城啊?这些法国人可真值得一看哪!好家伙,真威风极了!……看见这些好小伙子,可真叫人高兴……来得可真够多的,看样子,马德里都容不下了。有的穿得象摩尔人,裤子长到踝,裤口很大,有的缠头巾上有长长的羽毛……雷斯蒂图塔,你都没看见他们的小胡子有多好看!还有那些马刀,毛茸茸的筒形帽,金银丝绣和十字徽章!我都看得入迷了……这些戴着缠头巾的士兵好象是叫鲁(奴)隶兵^②吧。还有一些兵,据堂利诺·帕尼

① 这个人物曾在《民族演义》的第一辑第二部《卡洛斯四世宫廷》中出现。她对戈多伊政权不满,对拿破仑抱有幻想。

② 奴隶兵是由奴隶组成的埃及民兵,曾在八到十五世纪中起过重要作用。拿破仑入侵埃及时,在亲法势力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奴隶兵团,不但有埃及人,也有法国人。

亚瓜说,叫做帝国卫队‘伦,(龙)骑兵。他们穿的铠甲就象镜子那么亮。走在最后的是指挥全军的将军,好象是叫什么木拉兹^①大公爵,据说他老婆是拿破仑的妹妹。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漂亮的年轻人了……当他往富恩卡拉尔街的阳台看去时,他是怎样微笑的啊!我当时正在表姐家,我觉得他用眼睛盯了盯我。唉,好妹妹,他的眼睛多大啊!我脸都红了……他们在我们附近借宿,可惜没借到我家。好妹妹,说真的,我喜欢这些先生。”

“谢天谢地,我们现在是有了新国王了。”毛罗说;“堂娜安布罗西亚,您这几天生意好吗?我们这儿可连一根线也卖不出去。”

“唉,兄弟 我们店连一个扣子也没卖掉。”女商人答道,“现在我们有这样好的国王,他会把事情搞好的,那样就有希望干一番事业了!雷斯蒂图塔,这是什么世道啊!对了,最精彩的、最要紧的消息,你们知道了没有?”

“是什么事?”

“明天,西班牙新国王费尔南多七世要举行入城式了。”

“全城的人今天都知道了。”

“我们一定得去看看。你听着,雷斯蒂图塔,还有伊内斯,’雷克霍说;“明天不用干活了。”

“我宁可给钉上十字架,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安布罗西亚断言。“我那几个表哥今晚已经到从阿兰胡埃斯来的路上去等国王了。啊,堂毛罗先生,真令人高兴哪!要是我

^① 安布罗西亚讲错了,应为‘米拉’。

丈夫能活到今天就好了！他对我说过：‘只要那个混帐国王和王后还在，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开明的政府。’明天是个大喜日子。我在阿尔卡拉街那儿有个阳台。我们已经给那个卖花的巴伦西亚人订了六束鲜花，等陛下走过的时候扔给他。”

“没什么好说的，”堂毛罗说，“如果这位不想去，那就留在店里好了。哦，我那件上衣的袖子，昨天我在脱的时候给搞破了，还得让伊内斯缝一下……不知道加夫列尔会不会做皮上衣……小伊内斯，你要是想拿一些麝香石竹型花露水，那你就拿好了，就在你的右手边。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随后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安布罗西亚谈到她丈夫患病的不幸历史，我猜读者也不会很感兴趣，故略过不提。在他们喝茶聊天时，有三个人总是哑巴，一个是敝人，一个是伊内斯，还有一个是胡安·德·迪奥斯。前面已提到，他本来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三月廿四日到了。这一天，我给堂毛罗梳理了头发，他上街去与太阳争光比美。堂娜雷斯蒂图塔经不起兄长的恳求，用毛巾把干瘦的脸皮擦得直发亮，然后又穿上那套我在阿兰胡埃斯第一次看到她时她便穿着的传统服装。尽管堂毛罗叫喊得房子直颤，他还是无法使伊内斯穿上那条长裙、肉色袜子、蓝皮鞋和头饰，这是爱虚荣的表舅买给心目中的未婚妻的，好让她打扮打扮。姑娘却怎么也不肯成为公众的笑柄。最后，他们只好让她穿上自己的黑衣服，这样她才

答应上街。三人收拾停当后，便托胡安·德·迪奥斯看家。堂毛罗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加夫列尔，今天是休息日。你和我们一起走。要是我的皮茄克后面皱了，你就把它抻平。还有，等陛下走过时，你帮我戴上手套，现在我的手还不想受这份罪。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样？这衣服的后边有点皱，你给拉一下。还有，孩子，你把手从衬衣贴背的地方伸进去，给我挠一挠右肩胛骨，我觉得好象有一大群跳蚤跑到那里去了……对了，就这样……行了。”

他说罢，我也给这蠢驴挠完痒痒，便拿起帽子，和他们一起上街去了。啊，我的上帝！那一天的太阳门、马约尔大街、阿尔卡拉大街是什么样的啊！诸位读者，不论你们年纪多大，你们总会看到过现代史每隔几年便让我们欣赏一次的隆重的入城式。因此，要向你们介绍当时人山人海、欢天喜地的情景，我只须告诉各位，一八〇八年三月廿四日的入城式和后来历年所看到的相比，只不过更狂热而已，此外并无差别。

在贵族家庭的阳台上，挂着华丽的锦缎幔，上面有巨大的贵族标志，还有光彩夺目的穗子。这些总是摆在一起的东西在不久前的基督圣体节时才显露过，不过，和主人们祖传的财富一样，现在已经黯然失色了。其他的房子，则是由热情的住客随手抓到什么使用什么来装饰。至于在那难忘的一天中狂热的百姓在阳台之间抛来抛去的薄洋纱，那就不计其数了。成千上万的贵妇人探首阳台外，她们用来遮

太阳的扇子数不胜数，呈现出一片迷人的奇观。扇子不停地起伏摇动，给女主人们以凉意，看上去则令人头昏目眩。这些地道的西班牙装饰物，大量地复制出来，它们傲然地向着太阳，露出自己的脸孔，有的白色，有的蓝色，有的红色，都用金箔银箔装饰着，看起来颇象成千上万只展翅欲飞的鸟。这个三月天有点象六月天那么热，这大概是有时在二月便发热、在五月就会发冷^①的西班牙朝廷得天独厚之处吧。大自然也象王国一样在笑逐颜开。

街上拥挤着各式各样的人，什么社会阶层的都有，但最多的是马德里的下层百姓和小市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残废的和患痛风的老人也下了床，让孙儿们搀扶着向前挤。笃信宗教的老太太，多年以来，除了从家里走到附近的教堂外，别的路已忘得一干二净，如今也怀着对新国王的虔诚之心来了。她们互相祝贺着，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使其他人大为惊讶。这一天，小孩不上学，短工不上工，修士不唱诗，职员不去上班，乞丐不到教堂门口，卷烟女工不上工厂，比斯蒂利亚斯的教师不教课，酒店里没有聚会；“市长草坪”上没有野餐，拉斯特罗市场没有乱哄哄的场面，托莱多街上也听不到马车夫吵架。

人实在太多，挤得无法动弹。人群看起来，就象一个被捆起来的怪物一样颤动，缩成一团。有时候出现了裂口，但立即又有人流涌来；突然又都聚集在一起，而别处的人就少了。压力很大，后退是十分危险的，有可能被狂热的人们成

^① 这里是比喻西班牙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无常。

千上万只脚踩在地下。乱哄哄的人群用以表达自己感情的声音，就是最坚强的人的脑子也受不了。到处是欢呼声，兴高采烈的谈话声，随后是热情的拥抱。有人脚上的鸡眼被踩了，痛得叫起来，有人的帽子被挤得变了形，气得骂起来。此外，还可听到泼辣的女人们往衣着时髦的人身上扔橘子皮时说的挖苦话，以及衣衫褴褛的残废乞丐的哀叹声，他们钻到人群中间，就在那里伸出患麻风病的腿或畸形的手让人看，以求施舍。

我们不得不在太阳门那儿待着。人们挤来挤去，一下子把我们挤到现今联接埃斯波斯街、米纳街和卡列塔斯街的人行道上，一会儿又把我们挤到加尔默罗街和普雷西亚多斯街的孤儿院那儿，最后又把我们从小布兰卡挤到布恩·苏塞索。在那里，堂毛罗和我紧紧地抓住了铁栅栏，以免让人流再推着我们走。我是乐于被推着走的，因为那样我和伊内斯就说不定能离开堂毛罗兄妹。但堂毛罗小心翼翼地不让外甥女离开，他宁可胳膊给折断了也不肯放开伊内斯，他那凶猛的手拼命地要掌握的，是女伯爵在哈恩的橄榄林和科尔多瓦的马群哪。

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等待西班牙的太阳、和平之虹费尔南多太子的来临。如果西班牙人是信奉异教的话，那就会把他置于最敬爱的众神之上了。在我们周围，有些老太太在吱吱喳喳地说话。

“唉，我的古梅辛达太太！”一个衣衫褴褛的瘦高个女人说，“多亏上帝和我的守护神圣塞拉皮奥，还有那个专治关

节痛的梅尔塞德的教士,我才能在入土之前看到今天。”

“唉,我的玛丽亚·法昆达太太!”对方答道;“卡洛斯三世国王从那不勒斯到马德里时,我也是在这个地方看他的。打那时候起,在马德里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闹过。不过您怎么没流泪呀?”

“您没看见我这副样子吗,古梅辛达太太?感谢上帝,让我们能看到今天。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位伟大的国王,使西班牙得到幸福,我就是死了也是高兴的。我为了有今天,都不知念了多少回《玫瑰经》呢。圣母终于听到我们的祈求了,要不是我们日日夜夜地在教堂祷告,国家哪能有今天的幸福呢。”

“不过,玛丽亚·法昆达太太,您还没有见过费尔南多太子吧?他可是西班牙和美洲衣着最华丽、最漂亮的年轻人了。我是在他宣誓那天看见他的,如今还历历在目呢。”

“我还没见过他。您知道,古梅辛达太太,在军官们驱逐耶稣会教士的时候,我和其中一个十分喜欢我的穿高领制服的军官闹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正眼看过一个男人的脸。”

“不过,您听,都说他就到这儿了,已经不远了!”

果然,在阿尔卡拉大街挤成一团的人群的叫喊声都已听得见了,不少人喊道:“他从西贝莱斯街来了!从赤脚加尔默罗修士街来了!从巴罗内萨街来了!从卡尔图霍斯街来了!”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名鼎鼎

鼎鼎的磨刀人帕科罗·奇尼塔斯，他当年的见解诸位大概还记得的^①。他在我后面和一个胖胖的、潇洒的普通妇女激烈地争吵着，这个女人两眼炯炯有神，口齿伶俐，手脚更利索。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上哪儿都要吵架！”奇尼塔斯说道；“你快闭嘴，否则我就要发火了。”

“我就是不闭嘴，那个名叫普里莫罗萨^②的妇女答道，一边用盖着双肩的围巾的两端缠着腰。“我们又不是在做弥撒。要是这个放肆的公子哥儿不滚开……”

一个打扮得很时髦、浑身上下发出茉莉香味的男子内疚地转过脸来，向拉斯特罗市场的女皇一再求饶。

“哼，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普里莫罗萨扯了扯那个时髦男子的衣服下摆说；“快滚开，别碍着我！”

“孩子他妈，你别惹这位先生好吗？要不我就不客气了。”

“你这个讨厌鬼，真混蛋！”女人露出了戴满了假宝石戒指的手指，说；“你看这些象臼齿一样的五个指头是干什么用的吗？谁要惹我普里莫罗萨生气，我就给他一点利害看看！”看到堂毛罗，她便向他说：“哦……是矮胖子侯爵大人。您的假发可真叫我眼花缭乱哪。”

奇尼塔斯毫不退让地说：“我这个老婆，不管到哪儿都

^① 帕科罗·奇尼塔斯曾在《民族演义》的第一辑第二部《卡洛斯四世宫廷》中出现。在不少人对拿破仑抱有幻想的时候，他就认为拿破仑有统治西班牙的野心。

^② 普里莫罗萨在西班牙文中有“精致”的意思。

要给我丢人现眼……”

那个花花公子向我们转过身来，衣服发出袭人的香水味，他说道：

“有老百姓的地方可真不能去啊。”

“什么？老百姓？”普里莫罗萨喊道，一边推开周围的人，向那个娇生惯养的青年扑过去。“好呀……跟我来这一套。好呀，纳西索·普卢马先生。喂，尼科拉萨，巴斯蒂亚纳，波洛尼亚，你们看看普卢马先生，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借给他两个里亚尔的，让他给带到你家去的两个小姐送礼！……揭不开锅的侯爵先生，别装模作样了，跟老娘们放尊重些，我也是个高贵的妇人呢。要不我可要叫你下不了台，我们这些马德里人就是敢说敢为！”

此时，叫喊声越来越响，说明太子已经不远了。普里莫罗萨领着几个女人，用手和胳膊肘左推右撞地要穿过人群。

“喂！大家都让开，我们的太阳来了！先生们，快靠边！巴斯蒂亚纳，尼科拉萨，把花从头上摘下来吧。上这儿来，我要把花献给西班牙的救星。看！他骑着马从海关那边来了。”

靠推推撞撞，普里莫罗萨居然能挤出一点地方来，一眼看去，她就象鹤立鸡群一样。这可真是了不起的事！她想向前挤，结果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个有教养的小市民”。此人把披风夹到屁股后，帽子遮到眉毛，谁要向路中央挤，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把谁推回去。

“怎么了？普里莫罗萨怒气冲冲地问；“不让过了是谁

说的？……你，普希托斯，好呀，你可真是好样的。”

“不能过去。”普希托斯说。他正在努力让人们排成队，一会儿按连、一会儿按营、按纵队的队列排。“全体原地立定！别嚷了！先生们，要有秩序……全都排成行。普里莫罗萨呀，女人们都回家去吧，别在这儿乱吵乱嚷了。”

“我的心肝普希托斯啊，普里莫罗萨叉着腰，反唇相讥说道，“我可是太爱你了，我来就是要看看你啊。我跪下来求你让我过去吧。你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我给你的脸带了个印章来了，你想看吗？给你！”

话音未落，她的右手就象古罗马攻城用的撞车一样，迅猛而毫不留情地向普希托斯的脸飞去；‘啪’的一声，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周围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对这位爱国志士幸灾乐祸。此人则摇晃了一下就倒在一个教士身上，扯破了玛丽亚·法昆达太太的纱巾，压坏了古梅辛达的柳条篮子。这时，人群挪动起来了，人流从一边涌到另一边，于是普希托斯就象跌落大海一样从我们的眼底中消失了。

人们挪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块原来已经很挤的地方又有人想要挤进去。这就象一只脚要伸进已经穿进了另一只脚的靴子中。以米拉为首的法帝国卫队，在阿雷纳尔街出现了。这个妄自尊大、爱虚荣的贝尔格大公爵，硬要他的士兵挤到国王要经过的通道上，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做得太无礼了。他的龙骑兵和奴隶兵大骂马德里百姓，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人们对法国兵的反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在人流中加进另一股人流时，是不会象河水一样涨起

来的，而只能是肉和肉、骨和骨更紧紧地挤在一起，直到看上去一片模糊，谁也分不出谁来。法国人开进狭窄的广场时就是如此。暴风雨般的口哨声、咒骂声，是西班牙人民对侵略者的头一次示威。秩序越来越乱，人们挤得越来越喘不过气来。堂毛罗象公牛似的咆哮起来，堂娜雷斯蒂图塔从她狭窄的胸脯深处发出了一声呻吟……但人群忘却了辛苦，因为他已经不远了，正在走过来了，我们已看到他骑着白马，十分费劲地向前走。他走进了太阳门，于是人们摇动扇子，花束如雨点般落下。在那翻腾的海面上掀起了一阵吓人的叫喊声，成千上万顶帽子象四散的鸟儿一样飞向空中，痉挛的胳膊在脱了帽子的头上举起，头巾的表达力已经嫌不够了，人们把披风当成胜利的旗帜一样挥动起来。

此时，我周围的人群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拥。堂毛罗和雷斯蒂图塔用手紧紧抓住正要离开的伊内斯的衣袖。但突然，一块扯破了的布落在他们手中，而伊内斯则落在我的怀抱中。我向右边看去，只见堂毛罗的皮茄克和堂娜雷斯蒂图塔的发髻消失在人头拥拥之中，如同遇难的船只的残骸消失在翻腾的海洋的泡沫中。现在我们俩单独在一起了。

伊内斯和我拥抱了。后来人越来越挤，把伊内斯挤到我身上，仿佛是要使我们两人的身体合而为一。

十九

“只有我们俩了,伊内斯。”我对她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可以见面了。”

确实,只有我们俩了。我看不到国王,看不到百姓,看不到帝国卫队、阳台、阳伞、扇子、披风、帽子、鲜花,除了伊内斯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而她的眼里也只看见我。我们被一望无边的人群挤到了一起,但却觉得是在荒漠之中。我们已经忘记了刚刚加冕的国王,忘记了欢乐的百姓、幸福的城市、如痴如醉的人群,而只想到我们自己。无论是人们的叫喊声;‘万岁’和‘打倒’的口号声,祝贺声,我们什么都听不见。那醉酒般的狂热,在我们耳中只不过产生象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虫飞过的声音。

“感谢上帝,总算让我们单独在一起了。”伊内斯更紧紧地依偎在我身边说。

“我心爱的伊内斯!”我感叹道;“我多么想和你谈谈哪!我有多少话要和你讲啊!你的表舅表姨都走了,不会回来了,就算他们回来,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了。我们自由了。你听我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可恨的家了。我的伊内斯,你会幸福的,你会有钱、有权,你将会有本来就属于你的一切。”

“我是一无所有的。”她答道。

“你会有的。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我就来告诉你。这件事我可知道，它使我幸福，同时又使我不幸。”

“你在说些什么呀？你疯了？”

“你实际上并不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我要把你送还给你的父母，他们都很富有。”

“父母？难道我还有父母？”

“是的，你并非胡安娜的女儿。不过这些我以后再跟你讲明白吧。唉，我的朋友，我又高兴又伤心，因为我希望你幸福、富有、有权、有势，希望你成为女公爵、公主。但同时我又想到，等你达到你应有的地位之后，你就会不爱我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等着瞧吧，你会不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一个不幸的、没有财产、没受过教育的人呢？你会因为我而觉得难为情，因为我是个用人，一个流落街头的倒霉鬼……不过，唉！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把你带你该去的地方，让你恢复你本来的地位，成为你应当成为的人。我自己是什么都不要的。你告诉我，到那时候你能让我当你的用人，让我在你的家中生活吗？就象我现在在你的混蛋表舅家那样？”

“说真的，你真象是疯了，加夫列尔。你说的这些，使我想起你从前对我说你要当部长、当大元帅和亲王的情景。我可没有这种想法。”

“这可不是一回事，好姑娘。那是我的傻话，而这却是真的。我们是不回雷克霍家去了。等人少一点我们就从阿

尔卡拉街逃走，到阿兰胡埃斯找个藏身的地方，直到我把你带到该去的地方为止。虽说我知道起誓并没有用，不过你还是起个誓，说你永远爱我吧。”

“这我用不着发誓，你还是答应我，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她说。这时候，如痴如醉的人群把她给挤得头紧贴着我的胸口。

“这不是胡说八道。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你会永远象现在这样爱我吗？你不会因为我而感到难为情吗？你不会看不起我吗？你会永远和现在一样，把我看作你唯一的朋友，你的救星和依靠吗？”

“永远都一样，永远！”

当伊内斯在说这些话时，她感到有人在抓她的一只脚。

她和我都看了看，只见抓她的脚的，是五个瘦瘦的手指头，原来是雷斯蒂图塔的黑胳膊穿过周围人们的腿伸了过来。她伸长另一只胳膊，拉着堂毛罗·雷克霍的手。堂毛罗离我们有两个瓦拉远，正在拚命从男人的腿和女人的裙子中间开出一条路向我们走来，这儿给人踩一脚，那儿让人踢一脚。原来这两兄妹发现我们走散后，便发了狂似地找我们，雷斯蒂图塔爬到高处东张西望，结果还是身躯肥大的毛罗看到了我的帽子。

他们终于使劲地挤到了我们跟前，此时，如上所述，堂娜雷斯蒂图塔已倒在地上，堂毛罗便向她伸过手去，她则伸出一只手去抓伊内斯的脚，生怕人们一挤又会让伊内斯逃掉。我们的逃跑计划落空了，雷克霍兄妹又重新把哈恩的

橄榄园^①抓到手中了，为保险起见，他们一人夹着伊内斯的一只胳膊。

“可怜的姑娘！”堂毛罗说；“我们以为要失去你了。加夫列尔，要不是你，她准会走失了。”

兄妹两人被人挤得脸肿鼻青，看起来是一副可怜相。我的男主人的上衣，无须裁缝帮忙，已由一件变成了两件，其妹则用狂怒的双眼看了看自己从上到下被扯破了的黑衣服，那些碎片正在迎风飘动。

“你可看见了吧！”回家时，雷斯蒂图塔对其兄道；“你看多管闲事有什么好处？你丢了一只手套……多可惜！在拉斯特罗市场可要花好多钱才能买到呢！你再看这上衣！可得补上三天呢……是啊，丝绸可太便宜了！……而姑娘你呢，都丢失什么了？……噢！我的围巾呢？丢了！……上帝保佑！天啊！我可还在围巾上洒了三滴柠檬香水呢！”

二十

那一天因国王的入城式而名垂青史。此后过了许多天，雷克霍家中千篇一律的生活并无任何变化。

尽管伊内斯近在咫尺，但我却很久都不能和她交谈，因为雷斯蒂图塔对她看守得越来越严了。她疑神疑鬼，无时无刻不在窥探着伊内斯。堂毛罗有时暴跳如雷，有时则很

^①前文提到，伊内斯将会继承其生母的财产，包括哈恩的橄榄园。

苦闷。尽管他是个粗人，但显然也发觉自己无法得到伊内斯的爱。他的暴怒实在是他粗野的心灵的产物。如果他不是利令智昏，或许会对自己的外甥女和气甚至亲切些。但他缺乏教养，不懂人情世故，毫无风度，毫无常识，这就毁了他，使他在伊内斯的眼中不但可憎，而且可怕，虽说他本来是希望给她以好感的。

由于雷斯蒂图塔防卫森严，要从雷克霍家救出伊内斯，困难是与日俱增了。但这并没有使我垂头丧气，我对自己这种光明正大的打算坚定不移。我假装和毛罗兄妹气味相投，千方百计地争取这两人的好感。我要攻下他们那从未让人攻克的信任之城堡，这是比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大事还要艰难的事。

为达到此目的，我首先假装吝啬、贪婪，仿佛我也象他们那样为省几个钱而绞尽脑汁。有一天，在扫过房间与过道后，我忙着把尘土扫到一块，然后收进一个圆锥形的大纸袋中。我故意让堂娜雷斯蒂图塔看见，于是她便问我在干什么。我答道：

“小姐，这样有养分的东西，怎能让它给浪费掉呢？”

“什么？灰尘、地板的垃圾、天花板的蜘蛛网和鞋子上泥，这些会是有养分的东西吗？”

“可不是。在马德里有个法国园艺师，专门收买这些东西来种一些新发现的什么鬼药草。您还不知道吗？这就怪了。”

“你说什么？加夫列尔，我可是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在托雷戈尔达公爵家的时候，公爵夫人每星期都把这些东西卖掉，每一包就能捞回四个闪闪发亮的小钱呢。”

她对此大为高兴。当我把包扔进垃圾堆，回来把四个假装是卖垃圾得来的小钱交给她时，她对我说：

“加夫列尔，你真能干。我还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小伙子呢。”

我还假装把我们经常吃的羊头的脑壳、各种水果核、碎纸、碎玻璃片，甚至腐烂的无花果的梗都拿去卖。我对她说，是一个药剂师要买去做毒药的。四月二十日，当我得到十个里亚尔的工资时，我对堂娜雷斯蒂图塔说：

“小姐，我要这些钱干什么呢？我在这儿一切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什么也不缺，还是请您代我保存起来吧。说不定有朝一日我离开这个幸福的家（但愿永远也不会有这种事），您再一起交还给我。我要把它当宝贝一样保存起来，就是把我的耳朵砍掉，我也不花一个马拉维迪。”

“好呀，加夫列尔！”她十分满意地答道：“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我们这个家，向来勤劳节俭，有条有理，你到这个家可真是没有白来。你是个有用的小伙子。如果你继续这样干，十年之后，你就会存起六十个杜罗。假设你还有六十年寿命吧，如果你能坚持不懈，等你活到头的时候，那你就存起三百六十个杜罗的资本了，你可以在死前把它埋起来，不让败家子给花掉。”

我就是用诸如此类的计谋使主人喜欢我，直到对我十分信任。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始终得不到他们的最大信任，

那就是在他们外出时没有把伊内斯交给我看管。唉！每当老天让堂娜雷斯蒂图塔离家时，她总是把全部钥匙交给那个毫无表情的、呆板的、冷冰冰的伙计。

对于这个人物，我谈得很少，实际上他是很应引起我们注意的。现在我该把他的情况全面地介绍一下了。胡安·德·迪奥斯无疑是个古怪的人（当时也是有这种人的）。他沉默寡言，也不知道什么是欢笑。他用准确的步子走到要卖的布、要用来丈量的尺及要放钱的木碗的所在地，从不多走一步。在生活的一切场合中，他象是一部用人皮包着的机器，而不象我们那样生来就随随便便，蹦蹦跳跳，容易激动。这样的人内部大概是有什么别人所不知的奇特的东西。然而，我认识胡安·德·迪奥斯后不久，那部活机器神秘的传动装置的零件出故障了。

在那些天，堂毛罗兄妹在交谈时都对胡安·德·迪奥斯经常心不在焉表示惊奇。二十年来，胡安量布、算帐从未出过错，而如今，他工作起来就象一个刚从阿尔卡里亚^①来的新伙计。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居然在店中徘徊，无所事事，这简直就象一个行星和另一个行星相撞一样异乎寻常了。他问顾客要府绸还是丝、蝉翼纱、马大普兰细布，或是薄洋纱，但问过后，他并没有去拿所要的料子，而是转半个圈，挠挠头，跑到后室，然后又回来再问一次，因为他已经忘记要拿的是什么是了。与此同时，胡安·德·迪奥斯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黄，任何一个在他得意的年头认识他的人，

^①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和昆卡省的山区。

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他的目光历来就象行将熄灭的油灯灯光那样无精打彩而有些忧郁，最近却表现出难以描绘的痛苦及逆来顺受的神态。

有一天，主人们出去了，临行前象往常那样交代他看家。伊内斯被关在她自己的房子里，她象蒂斯贝^①那样隔着墙和我说话，我见不到她，又不能让她出来，十分着急。我突然想起，不妨试一试伙计胡安的心，看能否打动他，让他协助我们逃跑。我下到铺面，闲扯了一阵，便对胡安·德·迪奥斯说：

“堂胡安先生，那个姑娘被关在简陋的房间里，伤心得要命，真叫人同情。为什么不让她出来在家里走动走动呢？难道她是洪水猛兽吗？”

我看到那伙计的脸上似乎是颤动了一下，闪过了一丝微弱的光芒。然后，他全身并不太多的一点血似乎都涌到头上，对我这样说道：

“加夫列尔，你说得对。她这么好，这么温顺，为什么还要把她关起来呢？……她会自由的……”胡安·德·迪奥斯象是自言自语似地说。

这些话使我大为惊奇。我决定装着对伊内斯这孤儿不甚关心的样子，引他谈谈此事。

“说真的，她也是太没教养了……”我说。

“没教养？”店员敏锐地喊起来，“你才是个没教养的粗人。看见她这样温柔，这样恭顺，这样漂亮，我真可怜她……”

^① 据古代传说，蒂斯贝与皮拉莫是巴比伦的一对情侣。

她在这里所受到的待遇真令人同情……”

“老板们对她也不坏呀，给她买了衣服，堂毛罗还想要娶她做老婆呢。”

听到这话，胡安·德·迪奥斯的脸色变得令我害怕。

“要娶她做老婆！”他喊道，“不！不！这办不到！”

“说实在的，既然姑娘不肯，他们干吗一定要强迫她呢？”

“说得对……不过他们强迫不了的。”

我觉得该改变策略了，于是便对被囚禁的姑娘深表同情。

“既然她不愿意嫁人，”我断言说道，“把她从这里救出去，就是一件积德的事。”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他急切地问道。

“是的，我很可怜这个姑娘，要依我呀，就把大门打开，让她象小鸟一样飞走。”

“加夫列尔，”胡安·德·迪奥斯把手放在我的臂膀上，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如果你是一个稳重的、不多嘴的孩子，我就把我的一点……打算告诉你。”

没有办法，我只好假装对雷克霍兄妹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这样说道：

“我当然不会多嘴，您有什么话，尽可放心地告诉我，特别是关于这个姑娘的事，因为我同情她，要是老板还虐待她，我是不能容忍的，有朝一日……”

“我们的老板是很残酷的。”他象是宣布一件重大的秘

密一样，严肃地说。

“您说什么？他们残酷？他们是野蛮人、守财奴！他们为了两个小钱连基督也可以卖掉。”

胡安·德·迪奥斯的脸上有些兴奋并表示。他不知是笑好还是不笑好，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双手紧压着心窝，对我说道：

“加夫列尔，我现在在恋爱，我都要发狂了。”

“爱谁啊？为哪个人发狂呢？”

“你别问我了，你猜猜看。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希望你帮帮忙。我看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憎恶囚禁伊内斯的人。不过你还不了解伊内斯。她那么恭顺，那么正派，难道你不佩服吗？尤其是，加夫列尔，难道你见过比她更漂亮的女子吗？你告诉我，如果她看你一眼，你能不发狂吗？”

胡安·德·迪奥斯在说此话时，倒真象是发狂似的。

“伊内斯是个很好的姑娘。”我回答说：“您爱她是对的，要把她救出去，就更对了。不过，大家不是说您要同堂娜雷斯蒂图塔结婚吗？”

“我和她结婚？你疯了？……我以前真蠢，如此遗憾终生的事，我居然还以为可以去做。但现在……你见过有比她更可恶的娘们吗？”

“没有，全世界没有别的女人能比得上她了。不过我们还是来谈伊内斯吧，这才是您关心的问题。”

“对，我们该谈谈她。唉！你都不知道，我把这个秘密

告诉你，真是如释重负。为了不绝望，我一直想和人谈谈。自从伊内斯来到这个家之后，我就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我过去曾多次说过：‘爱情我是听人谈了不少了，可我还不知爱情为何物……’现在我算是知道了……唉！我这一辈子一直象牲口似地干活。二十年前，我和一个住在我家中的女孩子谈上了，但那也不过是三天的光景。我生在法国，父母是西班牙人，我是在格塔里亚修道院长大的。当我二十岁离开修道院时，我认定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妖魔，因为修道士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因此，一有女人从我附近走过，我便两眼朝下，尽量不去看。我总是忧郁的……我也不知为什么一直不喜欢女人……我从不上舞会、茶会。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使我变得愁眉苦脸，自己都厌恶自己。星期天我就到‘伤心，大街去散散步，这样年复一年，直到如今……我还是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吧。伊内斯来到这里时，我觉得她和我历来见过的女子都不同，便惊奇地仔细看了看她，居然觉得以前在哪儿见过她。在哪儿呢？天晓得！只能是在我自己心中。那次我整整想了她一天，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望过弥撒后，便到我的‘伤心，大街去了。我在那里转来转去，想象着自己在和她说话，我说的话多得连一大本书都容纳不下。过了一些时候，伊内斯始终不曾看过我一眼，直到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我去端一盘菜，手一哆嗦，盘子落到地上打破了。雷斯蒂图塔大声叫嚷起来，堂毛罗也不知说了些什么骂人话。此时伊内斯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说到此，胡安·德·迪奥斯显露出情人受到意中人青睐时无比得意的神情。

“您鼓起勇气干吧，’我对他说；这姑娘很漂亮，很好。您把她从这儿救出去好了。”

“那可不 我肯定要搭救她的。’他坚决地喊道；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过，我要和她谈谈，加夫列尔，我要把我对她的感情告诉她。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上我。你看呢？”

“您这个傻瓜，既然想和她谈谈，那就上她房间去不就行了？老板们不是把钥匙给您了吗？”

“我好几次想和她谈，我上了楼梯，走到门口，但最后还是回来了。我都没有勇气跟她说：‘伊内斯，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您要是这样，那可就一事无成了。’我答道；哦，我有主意了，我可以替您办这件事。您把钥匙交给我，我把门打开，进去告诉她您爱她，正在设法让她离开这里。您看我的主意怎样？”

“你以为我有她房间的钥匙吗？你弄错了，他们什么钥匙都给我留下了，可就是没留下这一把。”

“那就全完了。”

“不会的，我要让一个锁匠按洋蜡模子做一把一模一样的。既然你愿意帮忙，眼下我看可以这样：我这里有一束紫罗兰，是今早买的。你拿去给她，从门上面的那个天窗扔进去，对她说：‘这是一个爱您的人送给您的。’你不必向她指名道姓。然后等老板们下一次出去，你再拿我现在正在家

里写的信交给她。这信我已经写了八张纸，每个字都写得漂漂亮亮。你能办到吗？”

“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唉，加夫列尔，打她来了以后，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不过你说，伊内斯会爱我吗？你是这样想的吗？唉！说真的，只要她能爱我一天，我就是第二天死了也甘心。要是我知道她确实不爱我，那我肯定是活不下去的。要是她爱我，我就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她一定会爱我的，一定会的。我要把她带到一个与世隔绝、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只有我们俩，那她还能不爱我吗？据说这样渺无人烟的孤岛还是有的，就不知道在哪儿……怎么走，我现在正在到处打听呢。加夫列尔，我要让她离开这儿，和我一起走，她愿意最好，不愿意也得走。时机一到，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谁敢阻拦，我就打死谁，我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为达到目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加夫列尔，你能把这些紫罗兰送给伊内斯吗？我害怕去……只要我能跟她谈上一次话，我就不会这么惶惑不安了……你说，对吗？……你看她会爱我吗？”

胡安·德·迪奥斯的激情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一方面，他确实胆怯，但另一方面，他决心强烈，有足够的毅力去实现最艰巨的目的。他把秘密告诉我，既使我惊讶，又使我害怕，因为他的单相思对伊内斯的逃跑虽然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但也可能是一种障碍。

我就是这样想着，离开了他，把他从放笔的抽屉里拿出

来的紫罗兰花拿去给伊内斯。我上了楼，和我不幸的女友交谈起来。

“伊内斯，我把花束从天窗扔进去，对她说：‘这些花是我给你买的，你拿着吧。’”

“谢谢。”她答道。

“我的好姑娘，我接着说：‘你把花放在你怀里，别让老巫婆看见了。你把花放好了吗？’”

“我正在放呢。房里甜蜜的声音回答道：‘好了，放好了。’”

“好，伊内斯，你把手放在心口，发个誓，说你除了我，不爱任何人，不爱堂毛罗，不爱胡安……就是说，谁也不爱。”

“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给我起个誓吧，你很快就会自由的，我的小鸽子。但当你成为贵妇人、女伯爵，有了宫殿，有了侍从和土地的时候，你会忘记我吗？你会看不起可怜的加夫列尔吗？你发个誓，说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被囚禁的姑娘在牢房里笑了。

“好了，再见。你站到钥匙孔跟前，让我看看你，你多漂亮哪！再见吧，你那些讨人喜欢的表舅表姨好象回来了。是的，我已经听到凶狠的堂毛罗的声音了。再见。”

二十一

那天晚上，堂娜安布罗西亚·德·洛斯利诺斯和洛沃

硕士光临了。安布罗西亚抱怨说整个星期连一瓦拉的彩带都卖不出去。

“这是因为人们对时局都很担心，”她说，“谁也不买东西，有钱就存起来，生怕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穷光蛋。”

“我们这里也没生意。”雷克霍说，“我正绞尽脑汁设法和法国军队订立供销合同，要不我们说不定真要讨饭了。”

“您要供给这批人吃的？”堂娜安布罗西亚不安地问道，“干吗您不下毒药把他们全毒死呢？”

“您不是很喜欢法国人吗？”洛沃问道，“您还说过米拉将军好象看了您一眼……堂娜安布罗西亚太太，您说说，您后来和这位先生有什么瓜葛没有？”

“哎呀！老天在上，我敢对您起誓，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先生，也不想见他。混蛋的法国人！你们看，现在结果不是重新让堂卡洛斯四世当国王，费尔南多又成了太子了吗？这都是那该死的法国皇帝的随心所欲。”

“得了吧！”洛沃说，“我们的国王上布尔戈斯干什么去呀？还不是让拿破仑承认他？”

“不是上布尔戈斯，而是上维多利亚，说不定这时候已经在法国给关起来了^①。拿破仑想的还不是要夺他的王冠？我们是上了大当了。原先我们还以为拿破仑先生来是要把

^①历史事实是：费尔南多去布尔戈斯见拿破仑，但拿破仑不予接见，通知他去法国巴荣纳。费尔南多于一八〇八年四月二十日到巴荣纳后，见到卡洛斯四世。卡洛斯四世当着拿破仑的面痛斥费尔南多，要他交出王位。费尔南多交出王位后，卡洛斯四世又把王位让给了拿破仑之兄约瑟夫。

一切搞好，结果他是把一切都搞糟，这简直是难以置信；原先我们是多么希望这些先生来啊，可现在，要是魔鬼和他的四千喽罗把法国兵带进地狱，那我们才拍手称快呢！”

“不，我可希望法国人在这儿待上一千年。”雷克霍说，“我要是把合同订下来，唉！堂娜安布罗西亚太太，说不定鄙人可以不再受穷了呢。”

“您算了吧。我们要法国人待在这儿干什么？他们那些鲁(奴)隶兵、伦(龙)骑兵，都是些流氓，我们都不要！他们到这儿来，除了吃还干什么？您说对吗？他们在法国饿得要命，这些无赖可知道哪儿有吃的。我从来就是这样说的。对于拿破仑派兵来这里的目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说他们是因为饿，因为饿慌了才来的。”

“我想法国人在这儿会待上很长时间。”硕士断言道，“因为现在……等他们承认了我们的国王之后，他们就会一起上这儿来，准备攻打葡萄牙。”

“这真是傻瓜说的话！”安布罗西亚太太喊道，“这是个大骗局。今天早上，那个叫普希托斯的手艺人在我家给我量脚做鞋，他说拉斯特罗商场和比斯蒂利亚斯区的人全都很不安，人们一见法国人就吹口哨、扔果皮。他还说他也十分气愤，说他是参与推翻戈多伊的暴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现在也要头一个严词痛斥法国人……嘿！普希托斯这个人可了不得，说到就做到。”

“要是我的合同能定下来，老天保佑可别发生反对法国人的起义。”雷克霍说。

“要是发生起义，’雷斯蒂图塔断言；死个千把人，剩下的还照样要吃饭，只不过是少几张嘴罢了，合同并不会受影响。”

“你可真有见识。”堂毛罗指出；“但如果他们要走呢？”

“他们不把我们折磨够是不会走的。”堂娜安布罗西亚接着说，“这些家伙可真不象话！他们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靴子咯噔咯噔响，马刺、马刀、公文包、头盔和其他铁做的家伙也都响得要命……他们目中无人……对孩子们瞪着双眼，就象要把他们一口生吞下去似的……当然，总有那么一天，西班牙人要说：‘我这儿痒痒，我要挠。’那时，你就看他们如何狼狈逃窜好了。”

“这都是些漂亮话。”洛沃说；“等国王和皇帝回到马德里，一切都会有条有理的。我的朋友堂胡安·德·埃斯科伊基斯是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临走前对我说，只有傻瓜才以为拿破仑想废黜我们的国王。你们放心好了，尽管有困难，拿破仑会把一切都搞妥的，上帝正是为此才把惊人的天才赐给他。”

“拿破仑只会拿刀剑到我们这儿。”堂娜安布罗西亚继续说，“梅尔塞德教派的萨尔蒙神父今天早上到我家来了（和往常一样，走的时候总少不了要拿走六个拳头大的鸡蛋）。他说，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依他看，我们是要跟法国人打起来的。拿破仑把我们当成小孩一样哄骗。您已看到了：十五天前就传说他要来，在王宫里摆着他老早就吩咐做的靴子和帽子。堂利诺·帕尼亚瓜看过和亲手拿过这些东西，

他说靴子大得要命，几乎有这间房那么高。至于帽子，他说脏得油光可鉴，就连出租马车的车夫也不肯戴。可见这个皇帝是个大猪猡，恕我冒昧这样说。”

“两万五千个法国人在这儿，”堂毛罗带着沉思的表情说；“这两万五千张嘴，该吃进多少面包、多少腌肉、多少土豆、多少胡椒面、多少盐、多少卷心菜呀！而且都说他们饿得要命呢！”

“哥哥，”雷斯蒂图塔说；“钱肯定是得先预支的。”

堂毛罗拿了张纸，聚精会神地算了算帐。

“仓库剩下的货，够不够家用呢？”和毛罗半斤八两的妹妹问道；“这世道呀……唉，堂娜安布罗西亚太太，真是赚不到钱哪……”

“得了，得了，”堂娜安布罗西亚说；“别哭穷了。你们的钱哪，比国库还要多。对了，雷斯蒂图塔，您什么时候结婚呢？”

“天哪！现在谁还想这事儿？不急呀。”

“胡安·德·迪奥斯可不会这样想。小伊内斯，您呢？什么时候才下决心啊？”

“她已经下了决心了。”雷斯蒂图塔神气活现地说；“这小滑头可会装蒜了，叫人看不出她是乐意的。这位可把她宠坏了。”

“这很好。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子，只要时候未到，对结婚是应该表示厌恶的。哎哟，都十点钟了！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再见了，再见了！”

堂娜安布罗西亚走后不久，洛沃也走了。两位女子也上楼睡觉了。后院就剩下老板和伙计在算那合同的帐。

我上了床，呼呼入睡了。大概是午夜了，老板也已经就寝了，家中一片安宁与寂静。突然几声尖叫声把我惊醒，我马上就听出，这是从雷斯蒂图塔被堵塞了似的喉咙发出来的声音。

“一定是家里来了贼了。”我从床上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

雷斯蒂图塔焦急地喊哥哥，而他拿着一根木棒跑来说：

“这些无赖在哪儿？在哪儿呢？我要叫他们知道，我老老实实在挣来的钱财，可不是让人随便抢走的！”

“不是贼，”雷斯蒂图塔气得声音直颤，说：“不是小偷，是更糟糕的事。”

“那他妈的是什么鬼呢？”

此时我已拿着棍子赶到了。雷斯蒂图塔对我和主人说：

“是这样的……伊内斯……我早就说了，这个姑娘会叫我们伤透脑筋的……她是个疯子、娼妇，是专门招惹是非、游手好闲的堕落女人。”

“怎么回事？……她干什么了？”

“我一直醒着，她是睡着了，可她突然说起梦话来。哼，我真奇怪怎么没把她扼死！她先说的几句话，我都没听懂。后来是这样说的：‘我发誓永远爱你，我发誓，当我成了女伯爵、成了公主、成了贵妇人的时候，我也爱你。如果没有你，所有这一切我都不要。’她停了一会，接着又说：‘我怎么不

爱你呢？你会把我从这两个野兽的魔掌中救出来……好了，再见了，我听到我凶狠的表舅的声音了。再见吧……，更岂有此理的是，这该死的丫头，还把手放到嘴边吻了好几次。你看怎样，哥哥？我可真后悔没把她扼死！我当时忍无可忍，向她扑过去，她给吓醒了，一起来，这束紫罗兰就从她的怀里掉下来了。”

说着，雷斯蒂图塔把颤抖着的手中拿着的可怕罪证拿出来让我们看。堂毛罗看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后来，他拿起了花束，恶狠狠地啃了啃，便扔到地上。兄妹两人又怒气冲冲地轮流踩它。

“好哇，说我凶狠！”毛罗火冒三丈，叫喊着：“凶狠！说我这样的正人君子凶狠！我给她饭吃，她就这样报答我！我要给这丫头一点厉害看看。可这束花……又是谁给她的呢？”

“可是，毛罗啊……”

“可是，雷斯蒂图塔啊……”

两人越气越糊涂，越糊涂又越气。后来，雷克霍灵机一动，说：

“准是和街上哪个小伙子谈恋爱了。这小伙子进来了吗？这还了得！加夫列尔，加夫列尔，你来！”

我一看，知道我有被凶狠的主人怀疑的危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就会把我赶出家门，我的计划就会完全落空。我决计巧妙地编出一些话来迷惑他们，使他们对我丝毫不疑心。

我对老板说：“先生，我正在等您把话说完，好告诉您一件事，这事会有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昨天晚上，当我拿烂无花果去卖钱的时候，我好象看见街上有一位少爷在往这些阳台上瞧……后来，他以为我没看见，便往上扔了一件东西……”

“对了……扔的就是这花！”雷克霍喊起来。

“昨晚我本来就要告诉您的，”我接着说；“可是那位太太在这儿，后来您又要和胡安·德·迪奥斯算帐……”

“她有没有到阳台上去呢？”雷斯蒂图塔问道。

“这我可拿不准，因为天已经黑了，我看不清楚。不过这事可包在我身上，我只要稍加注意，什么也逃不出我的眼睛。如果你们上街时，把姑娘交给我看管，我保证她就得老老实实。”

堂毛罗气势汹汹地喊道：“这简直不能容忍！好吧，大家先去睡吧，明天我再来教训教训这位小姐。”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听着暴跳如雷的雷克霍与其妹的谈话。

“算了，算了！这个星期说什么我也要和她结婚了，软的不肯，就来硬的……真气煞我了！明天我就要叫她知道我毛罗·雷克霍的厉害。我们要把她关到地窖里，不给她吃的。难道她还配吃我们的饭，把肚子填饱？我们要告诉她，不同意嫁给我，就休想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我们要把她关在地窖里，对，把她关在地窖里。她不肯就打、就揍，我这手打起人来也轻不了……哼，这个无家可归的丫头竟

敢说**我凶狠！……真把我气死了，……我真想一口把她吃掉……是的，差点让她和那个送花的小伙子逃跑了……她会嫁给我的，是的，一定会的，要不，她就别想从这里活着出去……我的脾气可够好的……我要是不逼着她嫁我，那就让巫婆把我的血吸光好了……软的不肯就来硬的：我要把她绑在柱子上，用鞭子抽她，用开罐头刀在她皮肉上乱割。”**

此时的雷克霍，就象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妖魔。黎明的一丝曙光，好不容易射进了这阴森的家，这时雷克霍仍未睡觉，象个疯子似的在大叫大嚷。

二十二

堂毛罗说到做到，从次日早上起，他便决心把他兽性的计划付诸实行，加倍地折磨伊内斯，用他野蛮的语言来说，就是要逼她和自己结婚。洛沃硕士建议采用温情、甜言蜜语的手法，毛罗认为无用，取而代之的是威逼的方法。在这方面，堂娜雷斯蒂图塔可就大显身手了。堂毛罗要上商会和两个商人商议军队的供应问题，走前他亲自提出了这套新办法。他吩咐，连吃饭也不让伊内斯出房门，朝萨尔街开的玻璃窗和木头窗户全都得封起来，里面再钉上粗大的钉子加固。房间里还要有一个监督哨，这项差使最合适的人选，便是雷斯蒂图塔了。

这样，要见伊内斯，和她谈话，告诉她要注意的事，就不

可能了，因为一切都表明，除非雷克霍逼使伊内斯与自己结婚的强烈愿望得以实现，这样森严的警戒是不会取消的。此外，他们对伊内斯还破口大骂，甚至斩钉截铁地告诉她，除非是上副本堂神父先生的家办理婚事，否则她是再也见不到阳光的。因此，伊内斯的处境急转直下，情况十分紧急，我只能下定决心，刻不容缓地设法争取她梦寐以求的自由。要成功就必须利用雌雄两只野兽都上街办事的一天，否则，如果这两个狱卒都在家，要想逃出牢笼简直是异想天开。堂毛罗忙于张罗他的合同，是经常上街的。但雷斯蒂图塔却象法老^①的斯芬克司^②一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家里，连房门也不出，屁股也不离开椅子。为了战胜这一难关，我冥思苦想，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我那讨人喜欢的女主人常常去参加《日报》上预告的拍卖，这个习惯使她获利非浅，目的是要捞点廉价的家具、褥子、衣服、厅堂的装饰品等，然后拿到图德斯科斯街的两三家旧货店卖，这些旧货店是她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大约是四月十五日，她得知有一套华丽的家具在阿弗利希多斯商场的一家商店中拍卖。她去仔细地看过，觉得甚好，但没有买下，因为卖主是西印度一个参事的遗孀，她不甘心按几乎是白送的低价把自己唯一的财产卖出去。两人便开始讨价还价：雷斯蒂图塔把价钱提高了一点儿，

①法老：古埃及君王称号。

②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这里指的是古埃及的无翼狮身人面像建筑物。

但她把钱包攥得紧紧的，结果还是不能成交，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一望而知是错过了一笔好生意。因此，我就在那场拍卖和讨价还价的令人苦恼的基础上想出一计，要把我的女主人堂娜雷斯蒂图塔引开几个小时。

这一天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早上我上街，到我原先住的地方去。我托人找了一个女人，由她负责把我给她的一个纸条准时地转交给堂娜雷斯蒂图塔。下午四时，我的女主人正坐在缝衣间，我委托的女人来到店里，声称阿弗利希多斯商场的那位太太，同意按萨尔街这位女士的价格，把家具卖给她。

雷斯蒂图塔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她那狂热的脑子立即想象着可以大捞一把了。她用她特有的蛇一般的敏捷穿好了衣服，把伊内斯的房间门和阳台门锁好。这次，她对我十分赏脸，竟然把通向主要楼梯的门钥匙交给我，又把最重要的事交托给胡安·德·迪奥斯，便出去了。

见她一走，我如释重负。我觉得她是被复仇的魔鬼架在翅膀上带走，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秒钟也不能错过，马上从门外对我的女友说道：

“伊内斯，快做好准备。把你的衣服收拾好，在这儿等一会儿。”

此时，唯一的麻烦就是胡安·德·迪奥斯可能发现我的计谋，阻挠我们逃跑。然而，要被爱情蒙住眼睛的人完全看不见，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下楼到了铺面，我立即就发现我的运气不佳，因为胡安·德·迪奥斯正在和两个法国

军官谈话。想向他要我所需要的假钥匙，实在不是时候。

在这里我要用三言两语把两个法国人为什么会在这里说一说。一个军事当局的军官是来找老板洽谈我所不知的有关合同的一些细节的。陪他来的另一个军官，在我的印象中是帝国卫队的中尉。谈话一开始，他就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对胡安·德·迪奥斯说，他是巴斯克与法国交界的地区的人。胡安正好在那个地区出生长大，两人马上便认了乡亲，紧紧地握了握手。那个法国人是个金发的高个子青年，举止彬彬有礼，外表和蔼可亲。

“您还记得巴荣纳^①的萨儒斯一家吗？他对胡安说。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在巴荣纳，我父亲堂布拉斯·阿罗伊斯曾在伊波利托·萨儒斯家当过文书，后来到了圣塞韦尔，又在另一个也姓萨儒斯的家里干过。”胡安·德·迪奥斯答道。

“圣塞韦尔的那个萨儒斯就是我爸爸。”法国人接着说，“不过我生在皮约奥^②，我父亲在那儿有一间纺织厂。我在小的时候听说过一个吉普斯夸省^③的管家，他是死在我们家的。”

他们就这样谈了一刻钟，最后，两人热情道别，法国人临走时答应以后还来看我们。我很着急，但又不得不竭力掩饰自己的激动，以免他们从我脸上的神色中猜出我的意

① 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一城市。

② 法国南部波城附近的一小镇。

③ 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省。

图。等法国人一走，我一分钟也不错过——因为错过时间就等于断送我自己，忙对胡安·德·迪奥斯说：

“好了，朋友，现在是把您写的情书交给那姑娘的时候了。”

“对，小家伙，信就在这儿。”他答道，一边把那封字体写得工工整整的信拿出来。“你看我写得如何？你见过这样的字体吗？你好好注意这大写的M和H，这笔划多细呀！你再看我写她名字所用的字体。这个美妙的名字，我是花了三天来写成的，就象诗里说的耶稣的名字：

仅仅五字母，
甜人心与口，
胜过蜜与糖。

“她的名字才四个字母，可我写得特别好。整封信都写得不错。总共才十一页纸，不过我看也够了。这是我给她的头一封信嘛，不应该让她看得昏头昏脑。你说对吗？”

“很对。现在只要说到点子上，三言两语就足够了。要紧的是赶快给她送去，她在急着要看呢。”

“怎么，她急着要看？那么，你都和她说了些什么了？”

“没有什么，……是这样的……这一定是她自己猜到的。我把花给她的时候，我告诉她，这是店里一个非常爱她的人给她的，这个人还想把她救出去。于是她就吻了吻花。”

“她吻了花了！”胡安激动得喊起来，眼泪也夺眶而出。

“她吻花了！也就是说她把花放到她那美妙的嘴唇上了。哦，加夫列尔，你相信她会爱我吗？”

“这我不但相信，而且敢肯定。”我断然地答道。“不过您还是把信拿来吧。她一定会高兴极了……哦，对了，您还应该把让锁匠做的那把钥匙交给我，让我进去，把信交到她手上。把这重要的东西扔进去是不象话的……是的。”

“不，钥匙不能给你。”他答道；“因为你不必进去。我希望她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单独欣赏这封信。你刚才说，她很高兴地把花收下了？”

“可是钥匙……钥匙，您不把钥匙交给我吗？”

“不，我不给。让她关在里面吧，反正很快她就会给救出来的。唉！要是我敢亲自去，敢和她谈谈就好了……不过算了。我在信里把我对她的爱和打算都说了，我告诉她，我很快就会让她摆脱这个奴隶般的可怕处境，她会成为我的妻子，我的小娘子，我们要到遥远的地方结婚……你知道到传说中的荒无人烟的孤岛是怎么走的吗？……我们是要去的，因为你要知道，小加夫列尔，我是个有钱的人。我二十年来就一直存钱。糟糕的是都在雷克霍兄妹手中……不过，我会把我的钱要回来的。今晚或者明天，我就要动手实行我的计划。你看见我给老板写的这封信没有？一切都取决于此了。等他看这封信时……不过这是个秘密……你可不要声张啊。”

“那您不把钥匙交给我了？”

“不给。有什么必要呢？在我看见她、和她谈话之前，

我不想让你见她，跟她说话。如果你进了她的房间，她一定会看你，我一想到这就要吃醋……唉，加夫列尔，我要死了。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喝不进水。要是我没有事干，那我就白天黑夜都在‘伤心，大街散步了。想她，在脑子里想象她的形象，没完没了地和她交谈，这就是我唯一的欢乐。我要不断地拥抱她，随心所欲地吻她，给她头上戴花，她累了，我就把她抱起来，我给她唱歌，唱催眠曲哄她睡，早上她起来我就给她穿衣服。”

“您这样是幸福的，但如果您把钥匙给我，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

“不，我明天或许今晚就会告诉她。”胡安·德·迪奥斯激动地说，“怎样？难道你以为我能忍心让她再多受一天罪吗？加夫列尔，我可以把我的打算告诉你。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伊内斯就要自由了！你知道那些荒无人烟的孤岛是怎样去的吗……好吧，你把这信拿走，从天窗扔给她。你懂了吗……可怜的姑娘，等她看到有人关心她，喜欢她，并准备为她牺牲生命、财产和荣誉……她会说什么呢？今天早上我在祷告中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圣体和圣母马利亚。我每天都去做弥撒，求上帝和圣徒保佑她。今天早上，当神父举起圣杯时，我看了看他，说：‘我心灵上的圣体啊，我爱伊内斯，如果您不愿意我爱她胜过爱您，那就把她给我吧。我从来不曾向您求过什么。有了她我就会是好人，没有她……魔鬼让我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会变成什么样子。’走吧，加夫列尔，你把书信拿去给她好了。”

正说着，堂毛罗和两个朋友进来了，胡安·德·迪奥斯把刚才十分神秘地和我谈到的那封信交给毛罗。毛罗一看，大发雷霆，使在场的人都害怕。他马上派胡安·德·迪奥斯去办一件急事。我也趁机走开了。尽管脾气古怪的胡安不肯把钥匙交给我，但我知道，退缩是不行的了。于是我下定最大的决心，打算撬开伊内斯牢房的房门。雷克霍此时正和两个朋友谈得十分热烈，而且又不知道其妹外出，这种情况对实现我的计划是有利的。

我默默地求上帝保佑我，又叫伊内斯做好准备，里应外合，然后在当铺拿了一根形状象凿子的铁条，小心翼翼地动手干起来。我怕发出声音，所以不能使大劲，结果锁便撬不开。我故意大声唱歌，以便压住撬锁声。伊内斯也从里面帮忙。终于，我们把一扇门给卸下来了，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扶门，以免它掉下来。

“伊内斯，你自由了 我们走吧 赶快逃跑吧！”我发狂似地喊道；“我们要是多待一会儿就完蛋了。”

我们向通向外面楼梯的门口走去。我开了门，我们便出去了。天已黑下来。此时一个男人从楼上下来，在楼梯的平台上正好和我们相遇。我发觉他惊奇地瞧着我们，便瞧了瞧他，原来竟是洛沃硕士，这使我吓了一跳。洛沃张开双臂，象是要拦住我们，同时问道：

“你们上哪儿？”

“这关你什么事？见眼前有这样一个可怕的障碍，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

随后，我想到，对这样粗野之人宜用计谋不宜使用武力，又赶忙说：

“堂娜雷斯蒂图塔吩咐我们去找她。她到一个女朋友家去了……”

“你是个滑头的小流氓，”他答道；“你带这姑娘上哪儿？你们这两个无赖，分明是要从这神圣的家中逃走！让我来收拾你们。快进去，要不就和我上维利亚监狱去。”

我绝望到了顶点，现在我庆幸当时幸亏手中没有匕首，否则我一定会把匕首插进这多管闲事的讼棍的心窝。

“哼！你这个滑头的小坏蛋，我可认得你，我知道你的底细！”他接着说，“本来我今晚就要来和你算帐……我原先没有把你这小坏蛋认出来，但现在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我正要亲手把你给抓起来呢。”

说到做到，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我牢牢地抓住，几乎把我手臂的皮也拽了下来。

伊内斯哭了，洛沃也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同时把我们两个往里推，一边说：

“我来得真巧啊，小东西们！”

我拚命挣扎，总算从他的爪子中挣脱了出来。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大喊：

“这无赖要逃了，……有贼啊……快来人哪！”

堂毛罗赶快跑上楼。大门口聚集起一些人，雷斯蒂图塔也正好回到家。不一会，我就被夹在毛罗兄妹当中，如同基督被两个强盗围住一样。伊内斯昏倒了，被文书洛沃搀

扶着。

二十三

“简直不可置信！’我的女主人喊道；‘小姐要和加夫列尔一起逃跑？你这无赖、奸贼，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来骗我们。你过来，’她一边打我一边接着说；‘你这个恶鬼，你要和伊内斯上哪儿？你这拐骗良家姑娘的贼，人家都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拐骗她？很快就会把你送进监狱！让你去做苦工！要不我们就活活地把你的皮给剥下来！你说，你是要把伊内斯拐走吗？’

“对，老妖婆！’我怒不可遏地答道；‘我就是要把她带走！’

“好呀，那我们现在就把你从阳台扔到街上。”堂毛罗说，一边用他的爪子使劲地抓住我的身体。

坦率地说，先生们，我当时以为我要死在这三个野蛮人的手中了，他们各人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一个劲地折磨我。在他们的拳打脚踢和凌辱中，最使我难受的莫过于被堂娜雷斯蒂图塔拧了，她的手指就象飞禽发狂地啄食一样，哪里肉多就往哪里拧。

“一定是你让那该死的女人来找我，让我离开家了，在阿弗利希多斯商场，根本连拍卖家具的影子都没有。这小子真该绞死，是的，洛沃先生，真该绞死！”

“可我这叫化子外甥女居然高高兴兴地跟他走！”雷克霍一边说，一边把伊内斯重新关在那间破房里。

“这下我们家可闹翻了天了。”雷斯蒂图塔接着说，“洛沃先生，真该把他绞死！是的！您要是不向市长先生提出这个要求，那就是太冷酷无情了。这小子是怎样骗我们的啊！真是气死人了。”

此时，讼棍作了权威性的发言，他用司法机关特有的，甚至连罪犯也要保护的态度，在我头上伸出了双臂，说：

“你们的气愤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请你们息怒，且听我进一言。我曾向你们说过，我们现在正努力进行极其成功的清洗工作，发现和揭露一切被和平亲王这个恶魔、出卖灵魂的家伙、无耻的宠臣保护过的坏人……感谢上帝赐福，让他倒了台，我们现在可以放胆地骂他了。因为正如我刚才说的一样，为了把我国从坏蛋手中解救出来，我们现在要把一切与和平亲王共过事的人都革职，有的则要坐牢或流放抵罪。我的朋友们，你们都不知道，我干这种侦查工作是多么出色，可惜你们没有听到国王的左右手是怎样赞扬我的！”

“不过，您讲这些空话干吗？雷克霍不耐烦地说：“和眼下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这位司法界人士继续说道：“你们二位都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狡猾奸诈的小无赖，曾经是和平亲王的小红人，就是这个可恶的加夫列尔，我和我的伙伴十五天来一直踏破铁鞋到处寻找呢！”

雷克霍兄妹两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你们听完我的话，就一定会怒不可遏，”讼棍接着说，“原来戈多伊先生在下台前一天，曾经给国务秘书处写了个纸条，让他们在翻译室给这个青年安排一个职位。先生们，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这是因为这个青年会拉丁文，用拉丁文写过诗，有些好管闲事的人看了诗，就报告亲王，说这个小子是个奇才。这真是瞎扯！这是可以想象的：国务秘书处收到便条便起了哄，因为这时和平亲王已经下了台了，那些杰出的共和派，把莫拉廷^①也给赶到街上去了，他们就等着这个天才去报到，即使不给他安置工作，至少也得看看他是何许人也。不过，我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们给我表弟安排个职务，他懂得三种语言——巴伦西亚语、加利西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②。所以我和我的伙伴马上发了个寻人通告，介绍了这个家伙的情况，说明他在阿兰胡埃斯和堂塞莱斯蒂诺神父住在一起，此外，两人每天都上戈多伊家。此外，这个小子还经常给他写信，每个星期天都把信拿到马德里交给法国大使。此外，他还经常乔装打扮，到一家酒馆去打听消息。诸如此类的坏事，他干了不少，这都在寻人通告中一一列举了。”

“耶稣啊！上帝保佑我们！多亏我们店的守护神，才及时发现了家里的这些问题。”雷斯蒂图塔说。

① 莫拉廷（1760—1828）：西班牙著名戏剧家。

② 巴伦西亚语及加利西亚语均为西班牙方言，卡斯蒂利亚语为西班牙标准语。

“至于说他懂拉丁文,那自然完全是骗局啰。”

“好了,不必再婆婆妈妈了。”老板说;“把他交给司法当局吧。”

“这件事由我来办吧!”洛沃说;“在起诉书里,他的罪名是充当阿兰胡埃斯教区神父的帮凶。我们且看他怎样答辩吧。神父还没有抓到,据我今天得到的消息,他已经逃出皇城了。他肯定是到马德里来了。到这儿他就逃不了啦。”

“对我家的小坏蛋可得小心!”堂毛罗声嘶力竭地叫嚷,再次威胁说要结果我的生命。“洛沃先生,您把他带走,把他带走吧,他要是还在我手上,我就会杀死他的,我真是火冒三丈了,我的守护神圣安东尼啊!今天是怎么搞的!这是什么日子啊!”

“这个小子由我来处置吧。”洛沃说;“不过我要请你们把他给关到明天。”

“到明天?”

“这个强盗可不能在这儿待到明天了,不行的,先生。”女主人提出。

“这里没有一个可以把他关起来的保险的地方吗?”

“哎呀,您放心好了,我们可以把他给关进地窖,进了那里就象进了坟墓一样,”雷克霍说;“根本出不来。我可以放心地离开。”

“你要走呀?哥哥,今晚你上哪儿啊?”

“我还能上哪儿?真他妈的见鬼!除了上纳瓦尔卡内罗,我还能上哪儿呢?你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吗?我没有告

诉你们吗？……”

“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说真的，这个捣蛋的外甥女可……”

“我刚才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我在纳瓦尔卡内罗的商店被盗了。你看看，妹妹，这真是气死人了！如果……是堂罗克先生给我写的信，说我的商店被盗，让我今晚就赶去，否则就全完了。”

“您去吗？”

“我马上就去找车。你们看多倒霉！咳！雷斯蒂图塔！我早就说过，要一直给守护神烧蜡烛。你不听，现在可就报应了。”

“老天爷可不喜欢挥霍。你现在就走吗？你把这个强盗给我留在家里吗？”

“我把他关到地窖里，关到明天，等洛沃先生来处置他。那就跟关进坟墓一样，只有上帝才能让他从那里出来。”

“那我一个人留在家了，老天爷！”

“胡安·德·迪奥斯十点钟左右就会回来的。我已经叫他今晚待在店里，别回家。”

谈话就此结束。他们不由分说便把我关进地窖，地窖的入口是店后地板下面的一个大闸门。愤怒的心情和对这可怕局面的绝望使我昏昏沉沉。我感到他们正在把我往楼梯下推。堂毛罗关上了活板门，哈哈大笑，象猫抓到老鼠那样兴高采烈，而我则堕入了一片漆黑之中。老板说得对，这里就跟坟墓一样，只有上帝才能让我出去。

他们相信，把我关在这个监狱是万无一失的，为说明这一点，我只须说出下列情况便足够了：他们的部分财产也存放在那里的一个铁箱里。既然我的主人把我和他们的钱都放在一块，那他们当然确信我没有可能逃走了。

这是一个用砖砌的拱形建筑，马德里古老的和现代的房屋都以这类建筑当地基。由于缺乏地皮，马德里人便向空间和地底发展，因此每一个住所都象是建筑在井上的塔。我主人的地窖没有从街上射进来的光线，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当没有车走过时，便是一片寂静。我向上下左右一伸手，便碰到因岁月流逝而变得越来越硬的粗糙砖块，都不象小说家们描写的那么潮湿。当作品的线索把小说家们带到某个发生奇迹和闻所未闻的惊险故事的地牢时，他们总是要这样描写一番的。

我已说过，没有一点声响、一丝光线打破这个阴暗地方的寂静。在这里，活生生的人可能相信自己不复存在。纵使有一整个仓库的铁器，也不可能打开一条出路，想逃跑简直是异想天开。除了听天由命，我已别无他法。我待在这极端的孤独、一片漆黑、寂静之中，就和当我们闭上眼睛，自觉地把自已关进思想的牢笼一样。我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思索着。我只觉得，我的牢房是我的头脑的延续。

我打算思考几件事，但结果只能想到上帝。要战胜眼前的灾难，我自认无能，我想是神明降给我这样沉重的不幸，我只能俯首静待神明解救。这一线希望很快使我有了一来很少有过的对神的信心，我坚信上帝会把我救出去。想

着想着，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便感到平静起来，逐渐地如做梦一般昏昏沉沉。在不幸时刻做的梦与平日所做的梦是大不相同的。我当时心情痛苦，我的梦属于前一类，我们确实经历到的苦恼，竟以大得难以描述的、荒诞离奇的、可怕的形象出现在梦中。

我模模糊糊地梦见一些并非人世间可见的形象，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或植物，既不在天空，也不在地上，而是某种神秘的地下矿藏，这些形象完全不遵循动力学及静力学的任何法则。我感觉到一些鬼怪的、不断联系在一起的几何体的颜色，它们象蛇一样缠着我的身体，而在那种具体与抽象的几何图形的转化中，有一种颜色竟能使我发痛，一个象剑、象蟹或象竖琴的东西，则讲出一些不好懂的话语。做这样荒唐的梦怎能不讲胡话呢？想象和幻觉混合在一起，难分难解。在那荒诞不经的迷宫中，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构成一个三段论公式，一会儿蓝，一会儿绿，一会儿是尖的，过一会儿是曲线，然后又是放射性的，再变成同中心的；随即又成了金色的多边形，后来又小得象一个点，最后又大得象宇宙。这个没完没了的三段论公式是：“正义总是胜利的；雷克霍兄妹是无赖，伊内斯和我是正直人。因此我们必胜。”

我就是被这些梦魔主宰着，过了很久，我看到了并非来自我脑海的一丝灯光。我自问：我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呢？我马上回答说不知道。光线越来越亮，我听到吱嘎的金属响声，不禁为之一震。我动了动，看了看，看见了地窖的墙，砖砌的拱顶，和无数满的或空的箱子。我的左边是通

向另一间地下室的门，右边是楼梯，引起我注意的灯光就是从这里射下来的。我认定，我分明是醒了。我向楼梯看去，只见两条腿一级级慢慢地走下来。提灯突如其来的光线使我眼花缭乱，但在射来光线的地方，我认出了一张蜡黄的脸孔，原来不是别人，正是胡安·德·迪奥斯本人。

他一见到我，吓得几乎把手中提着照明的灯掉了下来。他颤抖着，一声不响地看着我，就象是见到鬼魂或由巫术引起的形象一样。

一个人进入坟墓，自然想不到会碰到活人，当他碰到一个并不象死人的、能活动的人时，读者可以想象他会有何感想。

二十四

胡安·德·迪奥斯划了划十字，就象见到阴间来的鬼魂一样，他正要拔腿就跑，我便赶快和他说话，以消除他的恐惧。

“胡安·德·迪奥斯，是我啊。您不知道我在这里吗？”

“加夫列尔，我看见是你，可我不敢相信。天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您不知道么？您刚一走，我便把信扔给伊内斯小姐，不料让堂毛罗发现，就把我关到这儿来了。”

“原来是把你给关进来了！我是刚刚回来的。多凑巧

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告诉我，那封信……”

“在她手里。您放心好了。我把信给她之后，突然心血来潮想和她聊聊。我敲了敲门，咳！可就在这时，堂娜雷斯蒂图塔来了。后来发生的事就可想而知了。谢天谢地，有您这位好心人来搭救我。是上帝把您给派来的。”

“小加夫列尔，我告诉你，”他平静了一些，继续对我说道，“我以前说过，我的积蓄都在雷克霍兄妹手里。要是我突然问他们要，他们是肯定不会给我的。所以我自己来拿了。你瞧，就在那儿。”

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地下室的深处。我往那里一看，果然有一个铁箱子。胡安·德·迪奥斯接着说道：

“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只拿自己的钱，就是死也决不会多拿走一奥查沃的。圣体了解我，他会清楚这一切的。虽说我在这方面是心安理得的，但我还是向圣体说了，我为爱情而发狂，我求他赦免我今天所犯的两大罪孽。”

“那是什么罪孽？”

“我实在难开口哇。不过从现在起，我就怀着羞愧的心情来弥补这些罪孽吧。这两大罪孽，一是写了一封假信给堂毛罗，让他到纳瓦尔卡内罗，还有就是让人按洋蜡模子做了开这个门和钱箱的钥匙。信伪造得很成功，钥匙也很不错。”

“这么说，事情是一帆风顺了，可那位姑娘怎么办？”

“今晚我就把她带走。啊，她大概已经看了信了。是的，肯定会看了，她已经知道我要搭救她，一定是坐立不安，既

满怀希望，又提心吊胆。过一会儿她就是我的了。你肯帮助我吗？”

“那还用说，我听您的吩咐。”我答道，一边考虑着有什么好办法，能同时捉弄堂娜雷斯蒂图塔及其未婚夫。

“咳！我一想到很快就要把她从这两个野兽的手中救出来，我就激动不已。”胡安·德·迪奥斯说：“可怜的姑娘现在一定在等我了，你说对吗？哦，我曾经向几个人打听哪儿有荒岛，可谁也答不上来。那个被称为加那利群岛^①的是荒岛吗？你知道这些岛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大海湾里，说不定是在中国与摩尔人之间。可怎么去呢？”

“这我可就一窍不通了。”我力图把这个地理问题放到一边，答道。“可您说说，您打算怎样骗过堂娜雷斯蒂图塔呢？”

“这我是胸有成竹的。我们要把她绑起来，把嘴堵住，但不伤害她，因为她除了不会养外甥女外，还算是个好女人……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吃这家的饭已经有二十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可怕的苦闷……加夫列尔，我都要发疯了，不过我不知道是高兴得发疯呢，还是难受得发疯。”

我故作殷勤地说：“我想放轻手脚上去看看堂娜雷斯蒂图塔有没有睡着，您看好不好？”

“好主意，你最好在店后放哨，夹层一有声音，你就马上

^①加那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大西洋东部，东距摩洛哥约一百公里，由十三个火山岛组成。十五世纪被西班牙占领，现被划作西班牙的两个“海外省”。

告诉我。我会轻而易举地对付过去的。”

我不等他再说第二遍，便上楼梯了。不，我不是在上楼，而是在飞。我马上当机立断，直奔伊内斯的卧室。她残暴的表姨正在看守着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过来，尤其是当我出现在她眼前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她不相信我有可能逃出地窖，再说，她又是个迷信的女人，所以她只能认为我是个鬼，如果是人，也是受到地狱所有魔鬼保护的人。她吓得象哑巴，想说话又说不出，想喊，结果也只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嗥叫，就象被人扼住了脖子一样。我一秒钟也不耽搁，马上跪倒在她脚下，急急忙忙地喊道：

“小姐，我的主人，我敬爱的女主人，请您听我说，我是无辜的。请您原谅我吧，我当时本想把一切都向你们说清楚，但那些人不让我说。我并不想把伊内斯拐走，我只是想让她离开这儿，免得她被爱她的人抢走。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就是胡安，就是胡安·德·迪奥斯！我忠心耿耿，可小姐您还怀疑我呢！”

雷斯蒂图塔先是恐惧，进而感到意外、惊愕，然后是张口结舌，末了是呆若木鸡。

“胡安！”她喊道，“胡安·德·迪奥斯！我的……不，不可能……你是魔鬼。天啊！我凭这十字架起誓……”

“什么十字架不十字架！您要看证据吗？那您就看看这封信吧，这是那位多情公子让我交给他的女朋友的。”我说着，便把胡安的信交给她。

雷斯蒂图塔用象大理石般冰冷而又颤抖的双手拿过

信。她匆匆地看完那十一张信纸，仔细地审视了签名，最后说道：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你……是加夫列尔……啊！我真要发疯了……是这个贱人，我们喂饱了他，可他……”

“您还不信吗？现在胡安·德·迪奥斯正在地窖里开放钱的箱子呢。”我说。

雷斯蒂图塔听罢吓了一跳，这一跳我的秃笔是难以描写的。就连椅子也因堂毛罗妹妹神经的强烈震动而跳了起来。

“您来，您亲眼看看吧。”我拉着她的手，带她往外走。

雷斯蒂图塔跟着我走，是惊奇、愤恨和恐惧驱使她跟我走去的。她跌跌撞撞，身体颤动着，双手不时地去摸蓬乱的头发，不知是要拽下一些头发来呢，还是要把头发都推到后面。她失神的双眼是无法形容的，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她战胜了，但这双眼却使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来到了闸门口。从地窖射出来的微弱光线使我们感到刺眼，而同时我们却清楚地听到金属币当当响的声音，原来是胡安·德·迪奥斯在数他二十年的积蓄。当雷斯蒂图塔的耳膜听到那刺耳的响声时，如同有强烈的电流通过一样，一阵神经质的颤抖掠过她全身。她象失去理智似地沿着楼梯飞快地往下跑，一边喊着：

“坏蛋！二十年来我们给你面包吃，你就这样报答我们！”

我的女主人踉踉跄跄的脚还未下到第五级楼梯，我便

用双手把沉重的地窖门放下。我没有锁门的钥匙，因为钥匙已让胡安·德·迪奥斯拿走了，我便马上在门上放上一个装香肠的铁箱，然后又放上两个、三个、四个铁箱，再加上一捆又一捆的布匹。十分钟内，我在曾经关过我的牢房门上压上的东西，重得就是四个彪形大汉也休想从底下把门推开。

做完这件事，我便上楼去了。伊内斯吓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

“你已经自由了，伊内斯！我欢天喜地地叫喊；你穿上衣服，我们赶快走吧。一分钟也不要耽搁了，说不定老板会回来呢。”

她急急忙忙地穿衣服，露出了半裸的身体。但她因着急而心慌意乱，所以也没有发觉自己美丽的身躯暴露在我面前，而我除了帮她穿衣服、穿衬裙、袜子、鞋子和袜带外，也顾不得其他。终于，我们离开了毛罗家，飞快地逃出了萨尔街，生怕碰到洛沃硕士和我的老板。我们一直跑到太阳门，才喘了一口气。我觉得精疲力竭，我们便坐在靠近马里布兰卡^①的台阶上。广场上一片寂静。马德里正在平静而安详地睡眠。我纵目四顾，只看到两条狗正在为一根骨头打架。象珍珠一般的喷泉水水声潺潺，使我们心花怒放。

“你已经自由了，我的小女伯爵。”我靠在伊内斯怀中，说，“感谢上帝把我们搭救了出来。可怕、痛苦的夜晚啊，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今天是星期一，五月二日。这个幸福

^①马德里地名。

日子的欢乐的黎明啊，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我就这样坐了片刻，因为我已疲惫不堪。黎明将至，已经听得见远处模模糊糊的嘈杂声，这是睡醒了的城市在懒洋洋地伸懒腰了。在东方，在阿尔卡拉街的末端，已经可以看到黎明的曙光。当我们离去时，我和伊内斯看了一下天空，天空的东边染上了血一般鲜红的颜色。

二十五

我本想和伊内斯休息片刻，然后再开始逃亡，但一进我家，就见到善良的堂塞莱斯蒂诺。他是前一天晚上来到的，他觉得，在我贫寒的住处下榻，比在宫廷的任何住所更妥当。在这之前，我已经写信把雷克霍家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因此他连脚也不曾踏进那大名鼎鼎的商店。我们都因能团聚而兴高采烈，几乎都顾不得互相打听我们的不幸遭遇，因为读者大概也猜到了，仁慈的教士的不幸并不亚于我们。

“可是，我的孩子们，”他对我们说，“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坏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战胜正直人呢？你们已经逃脱了那两个坏蛋兄妹的虐待，我也是在逃，我来这里也不得不隐姓埋名，尽管我光明正大，但他们却把我当罪犯一样追捕。”

说着，这个善良的老人流下了热泪。我们为了安慰他，便作出欢天喜地的样子，一边笑，一边嘲讽地向他述说着伊

内斯的表舅和表姨的古怪和吝啬。

“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神父接着说：“现在我们就该想想怎样离开马德里。咳！他们对我的迫害可真厉害。他们控告我是和平亲王的朋友。确实，我是殿下下的朋友，不但是朋友，而且我想还是亲戚。小加夫列尔，他们闹的这场风波你都无法想象……他们也控告你了……你瞧他们是些什么无赖……说我们写信……你把信送出去……确实，我上王府去过几次，想就治国之道向他献计，但因为胆小结果什么也没有说……总之，孩子，我知道他们要抓我，我就悄悄地出走了。我想去见大主教，让他处理我的事。还有，最精彩的是，桑图里亚斯这个坏蛋，是最残酷迫害我的了，是他作的假证。你们能相信吗？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在那次布道时讲的话是讲对了。你还记得吗，加夫列尔？我说，忘恩负义是人世间最丑恶的恶魔。 *Vilissima et turpissima hydra*^①。谁料到他会这样呢！”

“神父先生，我们现在还是想一想该怎样设法逃出这个迷宫吧。我们上哪儿呢？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孩子，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要信赖他。同时，我今早想了一个方案，你听一听。八天以前，有个高贵的侯爵夫人到过阿兰胡埃斯，她是个谨慎的、笃信上帝的人，她心地善良，不论谁有困难，她一知道就肯帮忙。她去看过我几次，我也去看过她，据她说，她非常乐意和我交往。她这样说可能是出于礼貌。她很关心伊内斯，很想认识她。

^①拉丁文，意为‘最卑劣、最丑恶的水蛇’。

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恳切地要求我如果有机会上宫廷，一定要和我侄女上她家。她反来复去地对我讲了好几次，其目的就是要见伊内斯，这大大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也觉得奇怪。”我回答道，“我认识高贵的侯爵夫人，我在她的府第做过事，就是在你们曾经到过的那家。我扮演过叛徒的角色，这事我都不想去回想了。”

“不过高贵的侯爵夫人现在可不住在那儿。她在春天就搬到她兄弟的家，那宫殿是在维加坡，有秀丽的花园，靠曼萨纳雷斯那边有大片开阔地。我们今天就能在那儿见到这位杰出的夫人，伟大的西班牙的光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她呢？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愿意为我和我侄女效劳，说渴望有朝一日，我能借用她的权势去办任何一件事。”

“是上帝派这位夫人来解救我们了。”我感到更有信心，我说，“我们把我们的遭遇告诉她，她就会明白对我们的迫害是多么岂有此理。当她见到伊内斯的时候……嘿！我想，侯爵夫人执意要见伊内斯，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总之，我们今天就去看她，然后就看老天爷的了。”

“我不敢上街。”

“我也不敢，不过非出去不可了，我们总不能从屋顶上走啊。要是您同意，我马上就上侯爵夫人家，她认识我，我告诉她是您派我去的，给她讲讲我们目前的处境，也谈谈小伊内斯，这显然是她最关心的事了。”

“我看很好。要是那些人看见你呢？”

“我从僻静的街上走。一有危险，我两条腿一溜烟他们

就找不到了。”

我十分激动，当我决定采取某项计划时，动手前的每一秒钟我都觉得象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在我们孤军无援的不幸时刻，那条道路可能把我们引向安全的地点，而在迈出那一步之前，我是睡不着的。伊内斯也不能入睡，经过前一天早上的惊吓，她神魂未定，周围看到的一切都给她以强烈的印象。她把头伸出朝炮场前的圣约瑟街开的窗户。我的住房紧靠着顶楼，因此，炮场巨大的内院，以及两边摆得整整齐齐的一排排火炮和炮弹，便看得一清二楚。

“姑娘，你看到的那个地方是炮场。”堂塞莱斯蒂诺告诉她说：“你看，炮手们就住在那些大楼里。你瞧，有的炮手拉着车出来了，他们是到军需部门去领给养的。”

“那些堆成漂亮的小山似的、摆得有条有理、大小全一样、又黑又圆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姑娘对什么都感到新奇，问道。

“那是炮弹，孩子。”教士答道：“人们为了互相残杀发明了这些玩艺儿。”

“那些炮弹就是装进旁边的炮里面的。”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便说道，“放上火药和炮弹壳，就可以发射了，可好看呢。那声音响得简直能把人震糊涂。小姑娘，要是你看见我在特拉法尔加战役①中表现多么出色！要是你看

①特拉法尔加是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南部岬角。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西法联军在这里和英国海军进行了激烈的海战，结果被英打败。作者在《民族演义》第一部《特拉法尔加》中描写了这一次战役。

见我……我至少打死了上千英国人。”

“唉，别提这些了！……”堂塞莱斯蒂诺害怕地说，“我一想到打炮就哆嗦。”

他们离开了窗边。我劝伊内斯休息一下。堂塞莱斯蒂诺祝福我，为我念了 *pater-noster*^①，祝我平平安安和办事顺利之后，我便上街去了。

我尽可能离市中心远一些。我来到了王宫广场，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使我停了下来。原来有一大群人，从文托街、雷维克街、法克托尔街、诺布莱哈斯街、圣希尔及图福广场下来，挤满了整个新街及阿尔梅里亚广场的一部分。我想在这么多人之中，说不定会碰上洛沃硕士，所以便极力开出一条路，以摆脱这些实在讨厌的伴侣。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被那巨大的人流包围着，被它拖着走，难以抗拒。

我聚精会神地想着自己的事，顾不得去探究为什么那么多人大叫大喊地集合在一起，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分明是在提要求，或者在表示某种愿望。我跌跌撞撞，摔倒了几次后，靠王宫的墙停下，向周围的人问道：

“所有这些人要干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他们要走，要把他们带走，”一个市民回答道，“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读者自然明白，不论是别人要走还是要留，和我都没有

^①拉丁文，意为“主祷文”。

多大关系，于是我便打算继续走自己的路。但走了不几步，便觉得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吓得直发抖，以为又要落入洛沃的魔掌了。不过诸位别担心：原来这是帕科罗·奇尼塔斯。

“他们真的要给带走了吗？他问我。

“你是说王子们吗？据说是这样。不过，奇尼塔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才不管这些事呢。”

“我可要管。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都一直忍耐着，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你还是个孩子，只想着玩，所以你就无所谓。”

“说真的，奇尼塔斯，我自己的事就够我忙的了。”

“你不是西班牙人。”磨刀人严肃地对我说。

“谁说我不是？”

“那你就是胆小鬼，没有一点男子气。”

“我是男子汉，需要干的事我都有胆量去干！”

“那你象个笨蛋似的在干什么？没有武器吗？那你就拿起石头，一见到法国人就朝他脑袋砸吧。”

“准是发生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上街了。”

“不，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不过会发生的。小加夫列尔啊，我原先跟你说的话可说对了。大家都错了，只有我磨刀人例外。大人物全都走了，把我们留给了法国人。我们已经没有国王，除了政务委员会几个体弱多病的老头之外再也没有政府。”

我耸了耸肩膀，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国王，为什么除了政务委员会几个体弱多病的老头之外再也没有政府。

“加夫列尔，我的朋友停顿片刻之后对我说：‘如果法国人对你发号施令，用你不懂的语言，让你干这干那，如果他们闯进你家，让你给拿破仑当兵，再比如说吧，西班牙也不再是西班牙，我们也不能自由自在地做人，而要按法国皇帝的旨意做人，你喜欢这样吗？’

“我怎么会喜欢呢！不过这只是你们的胡思乱想罢了。法国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的国王，不论是哪一位吧，都不会答应的。”

“我们没有国王了呀。”

“那王室就没有别人能戴王冠吗？”

“王子全都给带走了。”

“可西班牙还有大人物，还有社会名流，将军和部长，他们会对法国人说：‘先生们，到此为止，别再这样搞了。’”

“这些社会名流都到巴荣纳去了，他们正为听从父王还是听从太子而争论不休呢。”

“可我们这里还有军队，他们不会让……”

“国王命令他们要对法国人友好，任由法国人为所欲为。”

“但他们是西班牙人，说不定会不听这样荒唐的命令呢。你告诉我，要是法国人要对我们发号施令，一个穿了军装的西班牙人难道能容忍吗？”

“西班牙士兵对法国人恨之入骨，但现在是一比二十。法国人一批一批地不断开进来，现在呀，加夫列尔，就连我们脚底下踏着的这块砖，也成了法国皇帝的土地了。”

“哎呀！奇尼塔斯，听了你这番话，真使我义愤填膺。不！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如果事情如你所说的那样，你和其他一切有廉耻的西班牙人都会拿起武器，那……”

“可我们没有武器呀。”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奇尼塔斯？我想，如果每个人都一起喊‘揍法国人’，于是他们就得撤走。”

“可拿破仑把所有国家都给打败了呀。”

“那我们就哭吧，躲在家里吧！”

“哭？磨刀人紧握拳头，喊道：‘如果大家的想法都和我一样……未来是难以预料的，不过……你瞧，我这个人热爱和平的，但当我看到该死的法国人一边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我们是朋友，一边悄悄地侵入西班牙，当我看到他们把国王骗走，看到他们在街上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样子，当我想到他们以为可以世代统治我们的时候，我真想……不是想哭，而是想杀他们。举个例说吧……我是想说，如果有个法国人走过，胳膊肘碰到我一根毫毛，我就要动手……确切地说，我就要张开嘴把他一口吞下去。不瞒你说，我现在的手艺还是法国人教的呢。我喜欢法国人，但不是那些侵入别国领土的法国人。’”

二十六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发觉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了。其中有男有女，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是在道义的召唤下聚集起来的。这种召唤发自人们的内心，是神秘的，没有一定的公式，并不是来自任何官方的声音，它突然在全体人民的耳中回响，用灵感的话语隐隐约约地向他们说话。只有当许多人的心都准备按照他们渴望的节奏一起跳动时，才会响起这光荣的警钟声。历史上很少有象五月二日这样的事例，因为爱国主义感情只有在高度浓缩、成为没有任何分歧的整体、变成能胜过任何物质条件、胜过敌人的战斗精神及人多势众所造成的障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才会创造出奇迹来。战争最强有力的精神是民族觉悟，最能使人们团结一致的纪律就是爱国主义。

这些都是我现在在回忆往事时想到的。在那时，在我所叙述的著名的五月二日上午，我可没有心情来考虑这些问题。当时面临着越来越大规模的民众起事，是顾不得想这些的。人们的焦虑迅速地增长着。在人们的脸色上既有愤怒，但更有在发生大革命前夕的深切的悲哀。有的妇女在大叫大嚷，而同时，我也听见许多男人在低声地讨论着使人意想不到的斗争计划。

聚集起来的人民第一个敌对行动，是围攻一个正要通

过阿尔梅里亚广场的法国军官。一个西班牙军官马上跑过来解救他。于是人们的愤怒全都向他们俩发泄了，妇女们尤其大胆地围攻他们。但不久便来了一小股法国军队，把事件平息了。眼看时光不早，我不想错过更多的时间，便打算继续走自己的路，但还没走过阿尔梅里亚拱门，我便听到好象是炮车在附近街道迅速行驶的轰隆声。

“炮兵来了！”有人高喊。

然而，炮兵的出现非但没有使人们散开，反而使人全都往新街^①跑去。好奇心战胜了我要尽早到达原定目的地的愿望，我也往新街跑去了。但一声可怕的炮声使我血管中的血都冻住了，我看见离我不远处一些人被炮弹打伤倒下了。这是我一生目睹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愤怒在人民的口中爆发出来了，它也和敌人的大炮一样令人恐惧。炮兵这样意外和野蛮的攻击吓跑了不少人，但同时也使另一些人的愤怒火上加油，他们仿佛是要向炮兵扑去。然而，逃跑的人和被打伤的人你碰我撞，有的象野兽一样吼叫，受了伤的或奄奄一息的人则在人们的脚下呼天叫地，最后，人们还是散开了，大家都往马约尔街跑。只听得“拿起武器！拿起武器！拿起武器！”的叫喊声。不但街上的人在喊，而且阳台上的人也在喊。如果说刚才有一半的马德里人还不过是看热闹的观众，那么自炮兵出现后，人人都成了演员了。人们都去找武器，有的奔回家中，有的到别人的家或到最邻近的住家。找不到武器便随便拿起任何铁器。总之，一切能

^①现为白伦街。——原注

杀人的东西全都用上了。

结果是惊人的。我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那么多武装起来的人们。简直使人以为曾经有过预先的秘密准备。然而，那一场没有计划、出人意料、为每个人的灵感所推动的战斗，其军火库不过是在厨房、饭馆、零售商店、客厅、兵器店、住所和打铁铺。

马约尔街和邻近的街道群情之愤慨激昂，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没有目睹过的人，对这样起义的情景是想象不出的。据后来人们说，在九时至十一时左右，马德里的街道全都呈现这种情景，就象烈火在强风劲吹的干燥的树林中蔓延一样，起义迅速地蔓延开来了。

从平民住区来的武装起来的人们，大批地经圣胡斯托和拉·比利亚广场涌进普雷蒂尔·德·洛斯·孔塞霍斯街，不过人数最多、有男有女、甚至有老有少的地方，我看莫过于马约尔广场和布林加斯门廊了。在米兰人街拐角那儿，在圣米迦勒护城沟对面，我目睹了人民和侵略者的第一次交锋。原来有二十来个法国人来到这儿，正要加入他们团的队伍时，突然受到了有六、七个男子帮助的一群妇女的攻击。这场战斗与一般的战事大不相同，人们突然集合起来，把对方围住扭打起来，而不顾敌人的人数及力量。

法国人用他们精良的武器和准确的射击进行自卫。但他们没有料到，许许多多的胳膊，就象一只极大的章鱼的腕足一样，前前后后地把他们缠住。他们也没有料到，成千上万的铁器不断地向他们刺来，就象手提机关枪胡乱而密集

的射击一样。他们也没有料到，这微小的力量可怕地成百倍地增加着，虽说不能置人于死命，但却使人无法抵抗。有时，马德里人因人多势众，难免会宽宏大量起来，当敌人寡不敌众时，一个门楼或商店就会把门打开，让他们逃生。而许多当时在那条街住宿的法国人，都因主人执意不让他们上街而保住了性命。

有三个骑马的法国人全速地向太阳门奔去却丧了命。人们向他们开了几枪，他们老羞成怒，向埋伏在查姆贝尔加巷拐角的一群人冲去，结果马上就被民众团团围住。三个人中最大胆的一个使劲地一刀便把一个不幸的妇女的头给劈开了，她正在把一支上好了弹药的步枪递给她丈夫。女人狂骂了一声便倒在地上，这更激起了男人们的愤恨。于是，便开始了肉搏战、白刃战。

与此同时，我向太阳门跑去，想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我在普雷蒂内洛斯城门碰见了奇尼塔斯。普里莫罗萨从附近的一群人中走出来，狂喊道：

“他们杀死巴斯蒂亚纳了！这里有二十多个男人，可全都是废物。你们这些窝囊废，还算什么男子汉！”

“孩子他妈，”奇尼塔斯一边给火枪上子弹，一边说：“你快走开吧，女人在这里只能碍手碍脚。”

“你们这些胆小鬼！废物！丸子做的心肠！”普里莫罗萨喊道，同时使劲地夺丈夫的枪：“我动一动煽起来的风，就能比你那八毫米的枪筒杀死更多的法国人。”

这时，一个骑兵挥着马刀向我们飞奔过来。

“梅内希尔达！你有刀吗？”奇尼塔斯太太焦急地问道。

“我有三把刀，一把是砍刀，一把是剁肉的刀，还有一把大刀。”

“我们在这儿哪！别张牙舞爪地吓唬人！”她从女友手中拿过杀猪刀，吼叫着。那刀看起来便令人生畏。

那个骑兵踢动马刺，冒着枪弹向人群冲去。我看见那匹粗壮的马的马蹄越过普里莫罗萨的肩膀，但她比闪电还迅速地弯下腰来，把刀插进马的胸部。骑兵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无法自卫，马拼命乱踢，作垂死挣扎。那法国骑兵则在刚赶到的四个士兵帮助下继续战斗。

奇尼塔斯额头受了伤，被砍掉了一只耳朵，已退到十来瓦拉远的地方。在胜利胡同，他往枪里上了子弹，而普里莫罗萨则用头巾把他的头包扎好，对他说：

“你总算动起来了！看你那样子，就象是每条腿都绑上了布恩·苏塞索钟楼的大钟摆似的。”

磨刀人转身对我说：

“小加夫列尔，你手里拿着这支枪干什么呀？是用来剔牙吗？”

我手里确实是拿着一支枪，但在这之前我却一直没有发觉。是人家给我的，还是我自己拿的呢？很可能是我在离战斗很近的地方，从受伤的战士手中机械地接过来的，当时我面对那种情景惊慌失措，所以一直没有发觉自己手里拿着什么。

“这个瘦小子在这儿干吗？”普里莫罗萨在我肩上使劲

地拍了一下，对着我说，“看你这副狼狈相，把枪拿得威风点。你手里拿的又不是宗教游行用的大蜡烛。”

“走吧，这里没什么事好干了。”奇尼塔斯断言道，一边和伙伴们向太阳门走去。

我背起枪，跟着他们走。普里莫罗萨继续嘲笑我没有掌握武器的本领。

“法国人完蛋了吧？”一个女人东张西望着说：“他们都完蛋了吗？”

“这些坏种，我们连一个也没给留下。”普里莫罗萨答道。“西班牙万岁！费尔南多国王万岁！”

确实，整个马约尔街已看不到一个法国人了。但当我们快到圣腓力教堂的台阶时，便听到鼓声，后来是号声，然后是马蹄声，最后是炮车匆匆行驶的隆隆巨响。原来戏剧还没有真正展开。我们停下来，我看到百姓们面面相觑，默默地估量着正在向前开来的兵力有多少。那些不幸的马德里人曾经与碰到的敌兵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但并没有考虑到在马德里近郊驻扎着成师成军的大量敌兵，没有估量到自己不顾一切的行为的意义及后果。不过即使他们估量到了，他们也绝不会从那场自发地抗击人多势众的敌人的神圣战斗中后退一步的。

终于，马约尔街的民众已经可以数得出有多少枪炮对准他们的胸膛了。从蒙特拉街开来了一支部队，从卡列塔斯街开来另一支，从圣哲罗姆街开来第三支，这一支是最强大的。

“人很多吗？普里莫罗萨问道。

“多极了，从这条街也有来的。在普拉特里亚斯街可以听到战鼓声。”

我们的前前后后，有敌人的步兵、骑兵和奥斯特利茨^①的炮兵。看到他们，普里莫罗萨笑起来了，而我……我不得不承认……我颤抖了。

二十七

法国军队开到太阳门，便立即发动了进攻。依我看，尽管法国人在数量和物质上占了优势，但他们还是比西班牙人更惊慌，所以他们首先动用的并不是骑兵，而是霰弹。

太阳门的斗争，确切地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炮火一停，马队出动，被称为‘贵族’的波兰卫队和赫赫有名的奴隶兵，挥动马刀向人民扑去。我们这些占据着马约尔街的人，正好首当其冲，因为穷凶极恶的骑兵从两边向我们夹攻。尽管情况危急，但我仍看清了我周围的人，因此我可以说，除普里莫罗萨外，有一位穿着讲究、表情严肃的先生，看样子是个贵族，还有我从前就认识的这条街上两个很正派的商人，他们都鼓起了我正在动摇的勇气。

^① 即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镇的旧称。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拿破仑在这里大败俄国和奥地利帝国军队。

我的左手边是杜达^①胡同，这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掩体和退路的有战略价值的地点。我和那位贵族从那儿向出现在马约尔街的头一批奴隶兵射击。应当说明，我们这些打枪的人，实际上是后方或后备军，因为真正的、最勇猛的战士，是与骑兵进行白刃战的人。在阳台上，也有不少人用手枪射击，还扔下了大量的花盆、砖头、沙锅、钟摆等，打击敌人。

“到这儿来吧，犹大^②！”普里莫罗萨把拳头伸向一个在奥尼亚特家门口撒野的奴隶兵，喊道，“怎么没有人给你枪子吃呀！喂，你这个瘦高个！你的这个玩艺儿是干什么用的呀？皮尔特拉菲利亚，你用这支枪开火呀，要不我就把你的双眼给挖出来。”

我们这位女将军的训斥，使我们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射击。但我们的枪打得不准，效果不佳，奴隶兵已经把这条街大部分地方打下来了，而且每分钟都在向前推进。

“小伙子们，揍他们！”那位妇女向两个骑马朝我们奔来的骑兵迎去，一面喊着。

当时各个具体的战斗场面，读者是无法想象的。人们从窗户、从街上向法国人开火，而同时，小伙子们手拿大刀向他们进攻，妇女们有的使劲地抓住马头，有的跳过去拽住法国骑兵的胳膊。马上便来了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援兵解救那骑兵。但他们也受到同样的攻击，于是便乱成一

①杜达：西班牙文是“疑惑”的意思。

②犹大：《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

团，打得难解难分，血肉横飞，难以形容。骑兵们终于取胜了，便继续向前奔去。人群见眼前已没有法国人，便向太阳门散去，这时，雨点一般的霰弹把他们的去路切断了。

在这场可怕的战斗中，有一回，普里莫罗萨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但不久，我又看见她在为失去大刀而发牢骚。她使劲地把我手中的枪夺了过去，劲大得我都无法抵挡。我被解除了武装，正好在这时，法国人又一次发动了猛攻，使我们退到了圣腓力王街的人行道上。那个贵族老人在我身旁受了伤，我想把他扶起来，但他从我的手中滑到地上，而且喊着：“拿破仑该死！西班牙万岁！”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因为法国人无情地砍杀我们。但我还算幸运，因为我靠墙最近，在我前面有一堵人墙为我挡住枪弹。不过我被紧紧地挤到墙上，简直以为要给挤死了。人们沿着马约尔街向后撤。由于退得很猛，我们不得不闯进一家住宅，它现在的房号大约是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我们决定进屋，以便从阳台上继续射击。我说“我们”，请诸位莫怪我妄自尊大，因为我参加起义的行列，虽然起初仅仅是自然而然，并不主动，但后来，战斗的激情及对法国人的仇恨在人们心中神速地蔓延，使我也毅然地与自己的同胞一同战斗。我想，在那难忘的时刻，如果不是因为挂念伊内斯，担心她会遇到危险，因而常常削弱了我的勇气，那么我可能会有象我周围一些人那样突出的表现。

我们涌进了那间住宅，从楼下到顶楼都挤满了人。人们从所有的窗户向外开火，同时把勤快勇敢的主人们随手

拿来的所有东西都向下扔。在三楼，一位年迈的父亲扶着两个抱着他膝盖的、几乎要昏倒的女儿，对我们说：“你们开火吧，需要什么就拿什么。这里有手枪，有我的火枪。把我的家具从阳台上扔下去砸他们吧。如果我家的瓦砾能把这些坏蛋埋葬掉，那就让这房子倒塌吧，让我们都死好了。费尔南多万岁！西班牙万岁！拿破仑该死！”

这些话鼓起了两个少女的勇气，小的一个把我们带到旁边一间房，在那里火力可以发挥得更好。但我们的弹药不多，最后终于打完了。我们进屋后一刻钟，奴隶兵便拼命敲门了。

“你们把门烧了扔到街上去吧！”老人对我们说道。又说：“我的女儿们，你们要有勇气，不要哭。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就是对女子来说，哭也是不光彩的。西班牙万岁！你们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吗？那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儿女，我们父辈的墓穴，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王室，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伟大，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宗教。可法国人就要夺走我们的这一切。拿破仑真该死啊！”

这时，一些法国兵正往屋里冲，而另一些则在奥尼亚特家为非作歹。

“他们要进来了，要抓住我们了，我们完蛋了！”我们惊慌地喊着，感觉到奴隶兵正屠杀楼下的保卫者。

“快上顶楼去！”老人狂热地对我们说：“从那儿上房顶，把能掀起来的瓦片都从楼梯口往下扔。我就不信这些恶魔的马也能上房。”

两个姑娘吓得半死，抱着父亲的双臂，求他逃走。

“逃走？”老人喊道，“不，说什么也不能逃。我们要教训教训这些强盗，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样保卫自己神圣的家园的。给我拿火来，我要火！他们能抓到我们的骨灰，而不能抓到我们人。”

法国兵正在上楼。看来是没有生路了。我想起了可怜的伊内斯，心中觉得比任何时候更胆怯。我们有些人先前走到了房子的尽头，此时正在用一根结实的木柱向最里面的房间的间壁墙上撞去。我闻声便飞快地奔去，希望找到出路。果然，我看到间壁的墙上已打出一个通向邻屋的大洞。邻屋的人和我们通了话，答应援救我们，于是我们便赶快爬过去。但我们还没有爬到另一边，便听到奴隶兵和其他法国兵在主要的房间大叫大嚷，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其中有个姑娘发出了一声撕碎人心的可怕喊声，分明是发生了不可言状的惨剧了。

我们爬进了邻屋，打算立即上街，一看，这是一间颇阴暗的小房间，在那里我看见有两个男人恐惧地瞧着我们。我一看他们，也吓了一跳，因为这正是洛沃硕士和胡安·德·迪奥斯。

原来我们到的是波斯塔斯街上雷克霍住的那幢楼。我在雷克霍家干活时，就是住在这幢楼夹层的小房里，一直住到前一天。我们现在进的是三楼，是好惹事生非的讼棍的住房。此人正吓得失魂落魄，一见我们便问：

“法国人在那边吗？他们快来了吗？我们逃命吧。”

胡安·德·迪奥斯脸色苍白,神色慌张,很难才把他认出来。

“加夫列尔!”他看见我便喊道;“好哇!你这个无赖!你把伊内斯搞到哪里去了?”

“法国人!法国人!”洛沃喊道,一边飞快跑出房间,他不是一级级地下楼梯,而是四级四级地向下跳。“我们赶快逃啊!”

硕士太太和三个女儿害怕得直颤,从这边跑到那边,收拾东西准备上街。在这个时候,我顾不得和胡安·德·迪奥斯争吵,互相解释前一天清晨发生的事,我们生怕法国兵冲进来,都飞快地离开这里。

店员胡安一直跟着我,洛沃只顾自己逃命,就当是没有看见我这个人似的,不把我当作一回事。

“我们上哪儿?”一个女孩在出门时问;“到新圣彼得大街表妹家吗?”

“你们疯了?那不是正对着蒙特莱翁炮场吗?”

“那里打得正凶呢。”胡安·德·迪奥斯说道;“战斗很激烈,因为西班牙炮兵不肯放弃炮场。”

“我的天,我得赶快跑到那儿!”我情不自禁地喊道。

“狗东西!”胡安·德·迪奥斯抓住我的一只胳膊,喊道。“你把她藏在那里了?”

“是的,她在那儿。”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们跑吧。”

胡安和我象两个疯子似的,飞快地向我家奔去。

二十八

我们不顾时常会碰到马德里的街道和广场上出现的许许多多危险，不停地跑，而且尽量走离市中心最远的路，绕了许多圈子，通过矿区，花了大约两个钟头，才到了富恩卡拉尔门。我很久都没和我的同路人说话，他也没有和我说话。直到最后，胡安·德·迪奥斯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道：

“你把伊内斯带走，是想把她交给我吗？或者你本来就是是个无赖、强盗，该给法国人打死。”

“胡安·德·迪奥斯先生，”我加快步伐说，“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们快点走吧，要不法国人闯进我家……”

“那可伶的姑娘该多害怕呀！不过你说，你为什么把她带走呢？为什么我会和那该死的女人一起关在地窖里呢？……唉，我都喘不过气来了，但我们可不能停下来……伊内斯看见自己落在你手里不觉得害怕吗？她没有向你问起我吗？她没有求你把我带到她身边吗？真是莫名奇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你是什么人？是坏蛋，还是好人？这一切你都得给我解释解释。咳！我在地窖碰到雷斯蒂图塔的时候……你看见我手上这块被抓破的伤痕没有？……我一见她，吓得不知所措，张口结舌。真倒霉呀！我想这是上帝对我那两大罪过的惩罚……她骂我是贼，骂得我汗流浹

背。后来我们要出去……可地窖门已经给关上了……她气得象只母老虎……你看我脸上这伤痕……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可喘不过气来了。你的家怎么还不到啊？我的伊内斯在那儿吗？可你这个小无赖走慢一点好吧？告诉我，伊内斯在等我吗？是她叫你来找我的吗？她知道她能自由是我的功劳吗？加夫列尔，我告诉你，我的脑子现在乱得就象个蟋蟀笼似的，不知道想什么……我看见雷斯蒂图塔进来的时候……你想我能把她的可憎形象从脑海里抹掉吗？我说的……那两项罪孽……不过，等伊内斯一到我身旁，我就要忏悔……圣体知道我的动机是好的，只不过强烈的、狂热的爱情，使我身不由己……可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成哑巴了？伊内斯在盼着我吗？你坦率地告诉我，别让我苦恼了。她是高兴呢，还是忧伤呢？她愿意跟你走，一定是想在外边等我，对吗？……真他妈的见鬼！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你家啊？她在等着我，对吗？我马上就要第一次和她面对面地谈话了。你知道吗？这我真不好意思……不过，她或许会先对我讲几句话，让我接着说下去，这样我就会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了。你能肯定她看过我的信吗？要是看了，她就会知道我的一片痴情，一见我就会哭着投入我的怀抱，因自己的得救而感谢我。你说对吗？可你为什么默不作声呢？难道你没有舌头了吗？你跟她说什么了？她又跟你说什么了？她没有跟你谈起我信中的一段话吗？我对她说，我的爱情如同天上的天使一样纯真……我倒是忘了告诉她，我对她就象对上帝一般狂热地、虔诚地崇拜。上帝为我们世人

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一个充满鲜花、充满日夜不停地在歌唱的美丽小鸟的荒岛……哦，加夫列尔，你知道吗？我现在可有钱了。我把我的钱拿回来了。那个该死的女人要把钱抢回去，用手指甲把我的手都刮破了，但还是没有得逞。我们撕打了好半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天亮了好久，堂毛罗才把地窖打开，要把你带走……结果出来的是雷斯蒂图塔和我。雷斯蒂图塔已经吓得半死了。她哥哥一看是我们……天啊，他都气成什么样子了！他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非要我们当天就结婚不可。后来他听说伊内斯和你跑了，就象狮子一样吼叫起来，用手拽自己的头发，威胁说要把他妹妹和我一起打死。然后，他给守护神点了两枝蜡烛。我没有答理他便出来了。这时已经开火了，我便躲在洛沃硕士家里……大家都害怕得要命……都喊着：‘法国人！法国人！……’后来，我听到砰砰的敲墙声。我们跑过去，一看，洞打开了，你就过来了……可我们怎么还不到呀？可怜的姑娘该多着急呀！她一见我，准会先说话，你说对吗？要不……我定会象个木头人一样。我要是胆子大一些就好了！……”

对胡安·德·迪奥斯这些前言不对后语的话，我全然不加答理。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这个倒霉的人的罗嗦话，而是伊内斯及其叔父在我家可能发生的危险。我们走得十分累，有时，走完了整整一条街后，为了避开法国兵，又得往回走。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群人，多半是妇女和老人，围着一个刚刚被侵略者打死的人的尸体哭嚎，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停下来。再向前走，我们看见一队队的投弹兵匆匆走过，

他们要人们都让开。最后我们突然碰到和先前一样残酷的局部的战斗，又把路给堵住了。

在富恩卡拉尔街有一大群人，他们全都向前面炮场的方向跑去。响起了激烈的射击声，这使我的同路人大惊失色。当我们由阿兰达商店走到帕尔马街时，英雄们的喊叫声便传到了我们的耳中。

这已经是十二点多了。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进入了圣约瑟街。我远远地就看见我家高高的窗户是一片烟火弥漫。

“我们只能从火中穿过去，”我对胡安说，“否则是上不去的。”

“从火中穿过去？太可怕了！不，我们别拿生命去冒险吧。我看阳台上也在打枪。我们躲一躲好了，加夫列尔。”

“不行，得向前走。炮火好象停下来了。”

“你说得对。枪炮声已经减弱了，我好象听到有人在喊：‘胜利了 胜利了！’”

“是的，百姓正向四面散开，有的人朝这边来了。哦，那些往帕尔马街逃跑的不是法国人吗？是法国人。您没有看见那些皮帽子？”

“我们上那儿去吧。多热闹啊！他们好象挺高兴似的。你瞧阳台上的人在挥动帽子呢。”

“是伊内斯，伊内斯就在那儿，在上面那阳台上，上面……她在那儿，正往炮场瞧，她好象有些害怕，她进去了。堂塞莱斯蒂诺也出来看热闹了。我们快跑，现在要进屋就

容易得多了。”

经过一场激战，炮场的战斗结束了，头一支法国人进攻的队伍被击退了。老百姓兴高采烈，满以为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军官们知道，很快就会有更多敌兵进攻，便忙于作抵抗的准备。

帕科罗·奇尼塔斯是最早赶到那里的人之一。他走到了我跟前，向我称颂这场用道伊斯^①拉到街上的四门炮取得的胜利。但不久，他和其他人都明白了，法国人的后退仅仅是为了把更多的炮兵带来。事情也确实如此。当我们走上我家的楼梯时，我便听到了军队开近的令人不安的嘈杂声。

胡安每上一级楼梯都要绊倒。别人会以为这是害怕，而我知道这是激动。当我们来到伊内斯和堂塞莱斯蒂诺面前时，他们都因见到我安全无恙地回来而欢天喜地，她向我指了指圣母像，原来他们在像前点了两支蜡烛。胡安·德·迪奥斯在门槛待了一会，半边身子在屋外，半边身子在屋里，手里拿着帽子，脸上的肌肉在收缩着，面色苍白，样子非常尴尬，不敢说话又不敢后退，而伊内斯只顾得招呼我，丝毫没有注意到他。

“加夫列尔，”教士对我说，“我们在这儿目睹了可歌可泣的场面。法国人给打退了。看来，整个马德里都起来反对他们了。”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阵可怕的爆炸声使房子都

^①道伊斯：五月二日事件中的西班牙英雄人物。

颤动了。

“法国人又来了！这一炮是我们的人开的，他们还是决心不投降。但愿上帝、圣母和圣徒们都保佑我们吧。”

胡安·德·迪奥斯依然站在门口。我的两个朋友为眼前的危险而忧心忡忡，并没有注意到他在场。

伊内斯把窗户关上后赶快走开，一面喊道：“又要打起来了！我还以为都结束了呢。那时枪声多密啊！叫喊声多响啊！大炮打得我都以为世界要给打碎了。我跪下来不停地祷告。加夫列尔，你都没看见那种情景！……我们先是听到有士兵使劲地敲炮场的大门。后来便来了许多男人和一些女人要武器。在院子里，一个穿绿军装的西班牙人和另一个穿蓝军装的争论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拥抱起来，马上去把门打开。嗨，人们叫呀、喊呀，可热闹了！我叔叔流下泪来，喊了三次‘西班牙万岁’我求他别喊，免得左邻右舍说闲话，但他也不听。随后就打起枪来了，过了一会就开炮了，那些炮还是两、三个妇女推出来的呢……那个穿蓝军服的军人在指挥开火，另外一个也穿蓝军服，但身材比头一个高大，在里面指挥大伙儿把弹药运出来……我一听到放炮就哆嗦，有时我躲在寝室里祷告，有时好奇心切，顾不得危险，把头伸出去看个究竟……真吓人哪！到处是烟，好多烟，有的人伸起胳膊呼救，有的人躺在地上，满身是血，到处可见刺刀在闪闪发亮。”

炮声又响起来了，随后便是一阵枪击声，吓得我们不敢动弹。伊内斯看了看圣母像。神父庄重地对着圣母像说：

“圣母，保护你心爱的西班牙人吧，你过去是他们的女皇，现在是他们的统帅。求你给他们以勇气，对付人多势众的残暴的敌人吧。那些为保卫亲爱的祖国而牺牲的人们，求你让他们升天吧。”

我想打开窗，但伊内斯急忙表示反对。胡安·德·迪奥斯终于走进门来，胆怯地在靠门的一把椅子边上坐下，这时伊内斯才把他认出来了，说得确切些，是发现他在场了。我不等她发问，便对她说：

“这是胡安·德·迪奥斯先生，他是来陪我的。”

“我……我……”店员结结巴巴地说。此时街上的叫喊声几乎把他的声音都盖住了。“加夫列尔大概已经告诉您了……”

“您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伊内斯说，“我也很害怕。可您是在打哆嗦啊，您有病吧？”

确实，胡安·德·迪奥斯象是要昏过去的样子，他把双臂伸向伊内斯。她惶然不知所措，不知是过去照顾他呢，还是避开这个不速之客好。我当时很激动，顾不得身边发生的事和女友的恐惧，坚决地把窗打开了。从那里，我一清二楚地看到战士们的活动，就象在我面前摆了一张带有活动小人的作战图似的。有四门炮在射击，我曾听说有五门，两门八厘米的，三门四厘米的，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有一门并没有开火，或者是在战斗快结束时才开的火。炮兵大约不过二十人，军官鲁伊斯指挥的步兵也不多。但百姓却不少，巾帼英雄也不乏其人，有的是不久前我在太阳门见到过的。

一个穿蓝军服的军官指挥着对准新圣彼得街^①的两门炮。另一个穿着同样的军装、级别也相同的军官则在指挥沿圣米迦勒街和圣约瑟街^②布置的炮，其中一门对准圣伯尔纳街，因为从那儿将要开来更多的法国兵，增援占据着上帕尔马街和马拉维利亚斯教堂附近地面的法国人。因此，战斗便集中在小小的新圣彼得街，大批的法国投弹兵从那里发动了进攻。为了打下他们的气焰，我军尽量快速地打炮，炮兵和百姓全都出动了，勇敢的步枪队也来支援炮兵，他们从炮场的围墙后，在门口和在街上，不停地射出置敌人于死命的子弹。

二十九

我们的炮火尚未停熄，法国人便企图用刺刀战来夺炮，他们受到了百姓们大刀의迎接，使这些金字塔和耶拿^③的英雄们惊慌失措。与此同时，身经百战的法国兵手中的刺刀并不能在西班牙人的心灵中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西班牙人自古便喜欢耍刀弄剑。有的眼见受了伤，不但没有被吓晕，反而怒不可遏。我住的房子位于圣约瑟街和新圣彼得街的拐角，但从我那朝圣约瑟街开的窗户，是看不到紧挨

① 现为五月二日街。——原注

② 现为道伊斯街与贝拉尔德街。——原注

③ 指拿破仑在一七九八年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及一八〇六年在德国耶拿地区两场著名的战役。

着的新圣彼得街的。因此我眼中看到的总是西班牙人，只是有一次当法国人不顾霰弹、枪弹、大刀，甚至当炮场守卫者无情的双手的威胁向大炮冲来时，我才能看到法国人。双方都在无情地厮杀，当时我以为一切都要完结了。然而，我们勇敢的民众奋不顾身，在那两个炮兵军官的榜样、老练和难以置信的刚毅的鼓舞下，打退了敌人刺刀的进攻，用他们的大刀大显神通，完成步枪所未完成的事业。

有的人牺牲了，其中不少是炮兵，百姓就死得更多了，但这并没有使马德里人泄气。一个炮兵军官用一把粗柄的马刀砍杀敌人，而且又不让炮闲着。最勇敢的百姓就把炮架当作盾牌来掩护自己，而另一个军官则领着一小队人，趁法军先头部队还未站住脚，便向他们猛扑过去，把他们击败。那是两位无名英雄。他们在自己高尚心灵的感召下，在这一天，在这一个小时里，体现了民族意识，比“洪达”^①更早向法国侵略者发出了宣战书，在这场打败横扫全球的最强大国家的斗争中发动了第一次打击。他们的英名虽不为人们所知，但却是永垂不朽的。

只听见战斗的巨响和双方的叫喊声。我方奋不顾身，法国人为打好这一仗而回忆起昔日的光荣历史，打得也很勇猛。所有这些交织成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面对这种场面，人们已经没有恐惧，都不甘心袖手旁观。敌我力量悬殊，

^① 从一八〇八年起，西班牙各省纷纷成立“洪达”，即政务委员会，领导抗法斗争。一八一二年三月，在加的斯举行了中央“洪达”，通过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对法宣战。一八一四年被费尔南多七世取缔。

这使人恼火，但也引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高兴，尤其是在看到弱者靠毅力取得优势的时候。尽管我们的伤亡惨重，但一切都似乎在预告着第二次胜利的来临。退到新圣彼得街后，法国人分明也明白了这一点，眼看要制服这二十多名得到男女民众帮助的炮兵，需要更多拥有各种武器的援兵，于是他们便搬来了整整一个军。由勒弗朗指挥的圣贝纳迪诺师，带着几门炮出现在新萨莱萨斯教堂附近了。法军简直把这个用栅栏随便围起来的炮场当成要塞，把这一时聚合起来的一群人当成整个国家的人民来看待了。

有过片刻的时间，炮火平息了，只听见一些妇女的说话声，我听出了普里莫罗萨因劳累和不停地叫喊而嘶哑了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停火时刻里，我离开了窗口，看见胡安·德·迪奥斯已经完全昏迷过去了。伊内斯在他旁边，端着一杯水要给他喝。

“这个人吓得失魂落魄了。”伊内斯说，“不过这也难怪。我也给吓坏了。加夫列尔，仗打完了吗？已经听不到枪炮声了。一切全都结束了吗？谁打赢了呢？”

一声炮响使房子颤动了。伊内斯手中的杯子跌落在地上。这时，一直在另一个房间观察战斗的堂塞莱斯蒂诺进来了。

“这是法国炮兵。”他喊着说，“现在是他们打炮了。他们至少拉来了十二门大炮。天啊！快保佑我们吧！他们要把我们勇敢的同胞轰成灰烬了。公正的主啊！圣母马利亚，西班牙神圣的守护神啊！”

胡安·德·迪奥斯睁开双眼，用病人一般平静而无神的目光寻找着伊内斯。这时候，伊内斯热泪盈眶，正在神像前跪下。

“法国人多得不得了。”神父继续说；“成千上万。而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很多人死了。剩下的人能顶得住吗？哦，加夫列尔，还有您，先生，我猜您是西班牙人吧，不论您是谁，当我们的弟兄正在下面为祖国、为国王战斗的时候，难道你们能心安理得地呆在这里吗？我的孩子们，鼓起勇气来，法国人要发动第三次进攻了。你们没看见，我们的人正准备和先前一样勇猛地迎击他们吗？你们没听见上次战斗的幸存者的叫喊声吗？你们没听见这些高尚的青年的声音吗？加夫列尔，还有您，先生，不论您是谁，你们没有看见那些妇女吗？难道要让那些英雄的妇女给逃避这场光荣斗争的男子作出勇敢的榜样吗？”

说着，善良的神父向阳台探头观望，他激动的神情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然后他又害怕地向后退，眼睛转向圣母像，再看看我们，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和我们说话。

“加夫列尔，我要是只有十五岁，”他接着说道；“我要是象你这个年纪就好了……孩子们，不瞒你们说，我是很胆小的。我一生都不曾见过战争，没有听过杀人的枪炮声，可现在，我真想拿起枪来，是的，先生们，我真想拿起枪来……你们没看见人越来越少了么？你们没看见敌人的子弹在向你们扫射吗？……你们看看那些妇女，她们的手臂都打伤了，但还把一门炮推到街上。你们看，从那死人堆里伸出了一只

手，作出愤怒的手势声讨敌人，仿佛死人也要说话，发出怒吼……唉，我在哆嗦，你们扶扶我。不！让我拿起枪来，我要拿枪。加夫列尔，先生，还有你，伊内斯，我们大家都上街，都上街！法国人的叫嚷声都传到这儿了。你们听见了没有？他们的炮兵在前进。哼，这些狗东西！我们人虽少，但还是足够对付的。你们爱西班牙吗？你们爱这块土地吗？你们爱我们的家园，爱我们的教堂，爱我们的王室，爱我们的圣贤吗？你们爱的这一切就在那里，就在这些炮里面。你们过来啊。唉！那些从围墙后打枪的人全都死了。不过不要紧，死一个人，只不过是枪换换手，死伤者松开枪的热气还未消散，别人就把枪接过去了……瞧，那个指挥他们的军官好象发火了，他往炮场里瞧瞧，手直挠头，看样子很着急。对，是子弹用完了，没有弹药了。不过，现在有一个人拿着一筐燧石出来了。他们把它装进炮里，开火了……嘿！让法国人来吧，现在就来吧！卑鄙的家伙们！西班牙的街上还有的是石头，可以砸死你们……哎呀，这可糟了，法国人好象走近了。我们的人死了不少了。从阳台上开了许多枪，可这还是不行啊。要是我才二十岁……要是我才二十岁，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了，我就会勇敢地投身战斗，我就要用棍子，是的，先生们，用棍子去消灭所有这些法国人。现在，我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加夫列尔，你知道什么是职责吗？你知道什么是荣誉吗？你听着，我告诉你，我已经老朽无用了，我过去从未见过打仗，从未放过一枪，有生以来从未和任何人打过架，连杀鸡也不敢看，连杀死一条

小虫子也不敢看。我历来就胆小怕事，就是现在也还象兔子一样哆嗦，听到一声枪响就好象要去见上帝似的。但即使这样，我也要立即上街去，不是拿武器打仗，因为这不是我能干的事，我是要鼓励这些勇敢的人们，用卡斯蒂利亚语^①告诉他们：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②。”

老人说这番话时十分慷慨激昂，这是以前我很少见到过的，他只是在讲道时才会这样。他的话使我热血沸腾，使我因自己在这场英勇的斗争中袖手旁观、未放过一枪、未扔过一块石头来保卫自己人而感到羞愧。假如不是因为伊内斯在场，我连一秒钟也不会继续在那里呆着了。善良的老人说完最后这几句话，便往外冲。面对这种巨大的、突然产生的热情的光辉，我心中的恐惧与儿女之情黯然失色了。这种光辉是非常罕见的，但它以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去作出伟大的行动。

伊内斯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是不让我走，但她那惊人的判断力显然使她立即明白过来：如果她向脆弱的感情让步，那她就会在我的眼中变得渺小，所以她便克制住自己，把感情压抑下去。胡安·德·迪奥斯此时已清醒过来了，但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的眼睛似乎只顾得看自己的心上人，耳朵只听到自己心上人的话。他尴尬地向伊内斯走去，对她说：

①即西班牙语。

②拉丁文，意为：“为祖国而死是甜蜜而光荣的。”

“加夫列尔大概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您了。我没有什么冒犯您的地方吧？我想您一定会理解……”

“这位先生，”伊内斯说道；“他怕得要命，就不要出去了。您要到厨房里躲一下吗？”

“害怕 我害怕？”胡安·德·迪奥斯突然激动得面红耳赤，喊道；“加夫列尔，你上哪儿？”

“上街去。”我一边走，一边答道；“去为西班牙战斗。我无所畏惧。”

“我也不害怕，我也无所畏惧。”胡安·德·迪奥斯坚决而气愤地说道，同时跟着我往外跑。

三十

我到了街上，这正是紧急关头。圣彼得街两门炮的炮手大部分都牺牲了，尸体遍地。对着西面的那门炮现在要顶住法国人的大炮，而所能依靠的只不过是堂佩德罗·贝拉尔德的勇猛和步枪的支援。我刚走了几步，便碰到了一个射手，我便在炮场大门旁边停下。在那里，我可以在大门支墩的掩护下向安查^①街射击。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虽然样子已变得厉害，但我还是认出这是帕科罗·奇尼塔斯。他在一个土堆和一个不幸的垂死者的身体之间用手撑着坐起来，有气无力地这样对我说：

^①安查：西班牙文是“宽”的意思。

“加夫列尔，我完了。我已经是废物了。”

“奇尼塔斯，鼓起勇气来！”我把从他手中落下的枪给他，说：“你站起来吧。”

“站起来？我已经没有腿了。你有弹药吗？你拿来，我给你装……可我直不起身来啊。你看见这些血吗？这都是我和这个快要死的伙伴流的……他已经断气了……再见吧，胡安乔，你总算幸运，看不见法国人打进炮场了。”

我放了几枪。开头有些笨手笨脚，后来才好一些。我尽量瞄准那些走在队伍外面的法国兵射击。我一边开枪，一边听到磨刀人奇尼塔斯越来越微弱的声音。他说：

“永别了，马德里，我两眼发花……加夫列尔，你要瞄准头部打。胡安乔，你已经僵硬了，我也要和你一起去了，愿上帝保佑你并饶恕我。他们要把炮场夺过去了。但我们每流一滴血，在今天、明天或后天，就会产生出一个拿枪的人。加夫列尔，你装弹药别那么使劲，要不枪就会炸的。你进来一点。你要是没有刀，那就得找一把，因为他们就要来拼刺刀了。你把我的刀拿去。就在那里，在我打断了的腿旁边……唉，除了黑压压的天空，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多黑的烟啊，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加夫列尔，打完这一仗，你能给我一点水喝吗？多响的声音！……他们怎么不送水来啊？……万能的神啊，给我水喝吧，哦，我看到水了，就在那儿。是天使给送来的，是一股水流，是泉水，是条河……”

当我离开奇尼塔斯时，他已经死了。我们中部的战斗力太弱，所以我不得不和其他人前去增援。炮兵所剩无几，

主要一门炮对着安查街，由两个妇女操纵着。其中一人是普里莫罗萨，她正在使劲地吹着快要熄灭的火绳。

“我的将军，”她对道伊斯说，“只要有阁下和我在，西班牙和西印度就不会完蛋……看炮！……快拿擦炮的捅条来……这鬼东西，炮弹一射就往后退！好啊，我的心肝宝贝，你在这儿呀？”她一见我便喊，“你来弹弹这乐器，有好听的。”

战斗已到了你死我活的阶段。敌人的炮兵向我们冲来了。在道伊斯的激励下，勇敢的民众最后一次打退了冲在敌军队伍前面的一小股、一小股步兵。

“喂！”普里莫罗萨在再一次开炮时喊道，“快向后退！我可不是开玩笑的。将军阁下，您看，他们不是逃跑了吗？只要我那双蓝蓝的眼睛瞪他们一眼，就准能要他们往回跑，把他们吓得要死。西班牙万岁！拿破仑该死……奇尼塔斯，你在那边吗？快过来，你这个胆小鬼、窝囊废。”

法军步兵撤退后，炮兵又向我们开炮。普里莫罗萨帮忙上好了炮弹，又继续喊：

“你们这些废物，来吧！再来逛一逛啊！阁下大人不是要征服我吗？那就来吧！我就在这儿！我是女皇，对，先生们，我是拉斯特罗市场的女皇，这个铜制的雪茄我是抽惯了，我可不会糟蹋它。你们想抽一口吗？好吧，给你们尝尝。快走开，要不我的唾沫就要溅到你们身上了……”

这位巾帼英雄突然沉默了，因为她身旁的一位妇女被一块弹片击中，猛然倒在地上，头部被打得粉碎，脑浆恶心

地溅了我们一身。奇尼塔斯的妻子也受了伤，她看了看女友的尸体。这里我不得不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普里莫罗萨脸色变苍白了，她突然严肃起来了。原来她害怕了。

可怕的危急的时刻来到了。我感到有一只手靠在我的胳膊上。回头一看，原来是带着上尉肩章、穿蓝制服的堂路易斯·道伊斯。他腿部受了伤，为了不至于倒下，便靠在身旁最近处。我伸出手，搂住了他的腰部。而他则把紧握着的拳头痉挛地伸向天空，紧咬着牙，后来则咬了咬马刀柄，咒骂了一声。如若苍天能听到世人的话，天也会给骂塌的。

后来，我们不得不考虑投降了。射击停止了。法军军官向我们走来，他非但不规规矩矩地和我们谈判投降条件，反而用污言秽语胁迫道伊斯。我们不朽的炮兵英雄便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如果你们有本事用马刀来和我对话，那你们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

那个法国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一伙人叫来了。就在这时……还有什么好说呢，一切都完结了。法国人向我们扑来，其势猛不可当。头一个倒下的是道伊斯，他的胸部被刺刀刺穿了。我们争先恐后地退到炮场内。在这个可怕的关头，堂佩德罗·贝拉尔德还想阻挡大家后撤，结果让一个敌军军官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不少人被无情的刺刀刺死。不过，我和几个人则逃脱了。我们迅速地穿过了废墟，跑到最远的围墙，在那里散开，各自逃命。法国人暴跳如雷，乱喊乱叫，这就向受惊的街坊们宣告，蒙特莱翁炮场已经是

拿破仑的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得以逃生。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走到新萨莱萨斯花园或克马德罗街。法国人也顾不得追赶我们，不知是因为和我们一样疲劳呢，还是满足于把距离他们最近的人杀光。我很幸运，仅仅是头部受了轻伤，很快便躲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便一心想赶快回家，因为我想伊内斯一定在为我提心吊胆。我正要往家走，便发现圣多明戈门已经关闭了，于是我只得绕道走到圣华金门。在路上，我听说法国人在炮场留下少量驻军后便撤走了。

听了这个消息，我便放心地向家里走去。走到圣约瑟街，便见到那里挤满了老百姓，其中多数是妇女，正在辨认死者。普里莫罗萨领走了奇尼塔斯的遗体。我看见道伊斯还活着，由四个老百姓抬着，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至于堂佩德罗·贝拉尔德，我听说法国人把他的衣服全都剥光了，他的亲戚朋友此时正在装裹他的尸体，准备把他葬在圣马可。法国兵则重新忙于把炮拉进炮场，并且一声不响地把自己的伤兵也送到炮场内。最后，我还看到了一小股波兰骑兵，在圣米迦勒街附近驻扎。

我离家已不远了，这时我看见远处一个男人在过马路，神态疯疯癫癫，这自然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这是胡安·德·迪奥斯，他两条腿东摇西晃，象个疯子或酒鬼，头上没有戴帽子，蓬头散发，衣衫褴褛，右手包着一条染了血污的手巾。

“他们把她给带走了！”一见我，他便绝望地挥着手喊道。

“把谁给带走了？我已猜到了新的不幸，但仍问道。

“把伊内斯！法国人把她带走了，还把那个倒霉的教士带走了。”

听到了这样可怕的消息，我又吃惊又难过，简直象死去了一样。

三十一

“他们一占领了炮场，”胡安·德·迪奥斯接着说；“便到你住的那栋楼和圣彼得街的另一栋楼抓人，谁向他们开过枪，他们便抓谁，结果抓走了二十多个倒霉的人。咳，加夫列尔，真吓人哪！我当时正要到酒馆要点水浇一浇手……因为一颗子弹把我的两只手指给打掉了……我进了酒馆，便看到他们正要抓伊内斯。可怜的姑娘象个小孩大哭大叫，两眼东张西望，分明是要找我。我走过去，用法语求军官把她放了。结果挨了一顿打，差点失去了知觉。你可没看见那可怜的姑娘是怎么哭的。她东张西望，分明是要找我！……加夫列尔，我要发疯了。当时善良的神父正要上楼，便给他们抓住了。他们说他们手里拿着刀。屋里的人全都被捕了。法国人说他们从屋里向法国人浇了一锅开水。加夫列尔，如果他们不放伊内斯，我就要死的，我要自杀，我要叫法国

人把我杀死。”

听了这番话，起初我十分悲痛，热泪夺眶而出。然后我怒不可遏，象发了疯似地大喊大叫着，跑过了这一段马路。对胡安的话，我还半信半疑，便上楼到我的房间，只见里面空无一人。从几个被吓坏了的邻居口中，我得知真实情况确实与胡安·德·迪奥斯所讲的相同。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我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和不可言状的痛苦，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是好，便漫无目的地向马德里市中心走去。我想我自己都随时会遭到不测，又怎能为伊内斯他们求情呢？不过我的两个朋友特别是伊内斯的清白无辜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侵略者是肯定会承认的，因此就有可能释放他们，想到这里，我又感到有了希望。胡安·德·迪奥斯象个女人似的痛哭流涕，一直跟着我。

“据说被抓的人都给带到邮局去了。”他指点着说；“加夫列尔，我们上那儿去吧，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们立即上太阳门。到了那里，只听得一片哭嚎声，人们因父亲、兄弟、儿子或朋友被野蛮无理地逮捕而叫苦连天。人们说在邮局里有一个军事法庭处置被捕者。但后来又传说西班牙政务委员会和米拉将军达成了协议，要忘却已经过去了的冲突，并对所作的冒失行动互相体谅。这个消息使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然而，人们看到法军的一门大炮点着火绳开进主要街道，又感到不安起来。下午四点钟了，我们对上述消息仍将信将疑。从邮局不吉利的大门里出来的，只有一两个急急忙忙地向雷蒂罗或蒙塔尼

亚奔去的传令官。我们越来越着急，坐立不安，便分散到各处打听官方的可靠消息。

突然，听说有人沿街宣读一个通告，于是大家便向阿雷纳尔街跑去了。结果还是无法得知通告的内容，问人也无人能回答，因为谁也没有听到通告。我们往回走，也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回过头来看看邮局，眼看自己的亲人就在里面，但就是进不去。有半个连的投弹兵和一些奴隶兵在把守着大门，他们用死来威胁我们这些被捕者的父老、兄弟、儿子、情人，把我们驱散了。大家只得各奔东西，各自设法求人说情，搭救亲人。

胡安·德·迪奥斯和我向卡尼奥斯·德尔·佩拉尔街走去。走了不一会儿，便看到一个班的法国兵押着两个老人和一个举止潇洒的年青人。法国人象押送强盗一样用皮条把他们拴在一起，还捆住了手。这令人难受的队列走过后，在廷特斯街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队，也大同小异。被押送的有一个青年妇女，一个神父，两个绅士，和一个穿着市场商贩衣服的平民。在克布兰塔彼尔纳街，我们遇到了第三队，有二十多人，各个社会阶层的均有。这些不幸的人默不作声地走着，无可奈何地把仇恨埋藏在心中。在这个被战胜、被奴役的城市的街上，再也听不到爱国的呼声，侵略者把整个城市的每一块石头都控制住了。每一个街角都露出了炮口，每一个胡同都有法军步兵巡逻，每一个广场都不幸地驻扎着大批奴隶兵、龙骑兵或波兰骑兵。

我们一再看到法国人把爱好和平的居民拦住搜查，谁

带有武器，哪怕是日常生活用的刀子，都要给抓走。我口袋里装着奇尼塔斯的刀，但我精神恍惚，竟然没有想到要把刀扔掉！不过法国人并没有搜我们，这总算我们幸运。最后，天越来越黑，街上几乎碰不到人了。我们也不再漫无目的地在那些空旷无人的地方闲逛。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便告诉我的伙伴，说我想上女侯爵家。我满心希望她能给我有力的帮助，解救我的危难。胡安·德·迪奥斯说他也想去找自己的一个朋友，他是议会议员奥法里尔先生。我们约好一小时后再到太阳门见面，便分手了。

我到了女侯爵家，看门人告诉我，女侯爵两天前上安达卢西亚去了。我又打听了女伯爵阿马兰塔，但很不凑巧，她也上安达卢西亚去了。我垂头丧气地回到马德里市中心，心想，只有上帝才是无辜的人们最有效的保护者，我只有求助于他了。我想进邮局，但徒劳。不一会儿，我却看见胡安·德·迪奥斯从里面出来了，他脸色苍白不安，使我为之一惊，心想大概又发生什么不幸了。

“她不在吗？”我问，“是不是给释放了？”

“不是的。”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原来在这里的犯人，都移交给法国人了。他们给带到布恩·苏塞索、雷蒂罗^①和别的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不过，有一个通告，你知道吗？通告说，凡携带武器的要被枪毙……八个人以上成群结队的要被枪毙……伤害法国人的要被枪毙……有英国奸细嫌疑的要被枪毙……”

^① 系马德里地名。

“可伊内斯在哪儿啊？”我激动地问道；她在哪儿？要是这些刽子手竟敢杀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和一个可怜的老人，那么，大地会张开口把他们吞下，石头会自己飞起来砸死他们，老天会塌下来压在他们头上，空气会燃烧起来，他们喝的水会变成毒药。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没有上帝，也不可能会有上帝。好吧，朋友，我们还是再尽一把力吧。您说他们是在雷蒂罗吗？”

“也说不定就在这里，或者在布恩·苏塞索，或者在蒙克洛亚。加夫列尔，我一定要救伊内斯，救不了我就站在这帮流氓的枪口面前，让他们把我也打死。我要和她一同上天国。要是我知道在人世间她温柔的眼睛不能再看我，那我还不如一死了事。加夫列尔，你要是帮我找到她，我就把我的一切财产都给你。只要我和她见了面，结了婚，一起上我想好的渺无人迹的地方去，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钱了。我是有信心的，你呢？”

“我也是。”我想起了上帝，便答道。

“那好吧，孩子，你上雷蒂罗去，我从医院那边上布恩·苏塞索去，我在那里认识一个男护士，还认识两个法国军官。说不定他们能帮点忙。我们走吧！已经十点钟了。唉，又打枪了，你听见了吗？”

“是的，好象是在普拉多^①那边。我血管里的血也给冻住了。我马上就上那边去。再见吧，愿您走运。要是我们在这里见不了面，那您就上我家去。”

^① 马德里地名。

说罢，我们立即分手。我向卡雷拉·德·圣赫罗尼莫奔去。天很黑，很冷，而又寂静。一路上，我只碰到几个男人在惊慌失措地跑着。哀叫声不断地传入我的耳中。我听到远处法军巡逻队的脚步声，时而还看到远处阵阵的火光，随后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三十二

在那漆黑的夜晚，在我心灵上出现的那种痛苦情景以及我听到的那可怕的枪炮声，是无法描述的，是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的。我到了圣埃斯皮里图^①旁边，便听到附近的步枪声。再往前走，在梅迪纳塞利宫的拐角处，射击时的一阵阵火光照亮了一群人，确切地说，是一堆人，他们的姿态各不相同，穿着各式各样。枪声过后，我便听到痛苦的呼叫声和咒骂声，这些声音慢慢地消失在寂静的黑夜中。后来又听到外语的交谈声，继而是刽子手们的脚步声，他们用微弱的提灯灯光照路，向着普拉多的方向走了。双手被捆绑着的人成群结队地鱼贯而过。在雷蒂罗附近，可以看到象是野营篝火似的熊熊烈火。

我从普拉多那边向梅迪纳塞利宫走去，看到人们前去辨认刚刚被不幸枪毙的人。我也去一个个地辨认，发现有的人尽管受了重伤，但仍未断气。他们爬着喊救命，有的则

^①马德里地名，意为“圣灵”。

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呼叫着，哀求别人把他们打死。

在那些被枪毙的人中，只有一个是女人，她和伊内斯并无相似之处。我也没有看到神父。于是我不顾重伤者的呼救声，也不顾附近一带的危险，向雷蒂罗走去。

在头一个院子的大门口，哨兵把我拦住了。一个军官走了过来。

“先生，我合着双手，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我心中强烈的痛苦，说：我来找两个亲人。他们给抓错了，他们是无辜的，伊内斯根本就没有往街上泼开水，可怜的神父也没有杀过任何法国人。这我可向你们担保，军官先生。谁敢说不是，那谁就是个无耻的骗子。”

军官听不懂我的话，做了个手势要赶我走。但我不顾一切地跪倒在他面前，继续大声地恳求说：

“军官先生，他们一个是十六岁的女孩子，一个是六十岁的不幸的老人。难道您能这样不人道，下令枪杀这两个手无寸铁的人吗？您不会这样做的。让我进去吧，我会告诉您他们是谁，您一定会释放他们。这两个可怜的人什么事也没有干过啊。你们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在炮场的战斗里向你们开过很多枪。可你们把姑娘和神父放了吧。我要进去，把他们带出来……明天，明天我一定能给你们证明，他们是清白无辜的，这就跟现在是黑夜一样千真万确。如果他们不是象天使一样清白，您就把我枪毙一百次好了。军官先生，您是个好人，您不会是刽子手。您胸前的这些十字勋章，一定是您在拿破仑麾下打的大战役中光明正大地

获得的。象您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杀害无辜的妇女来败坏自己的名誉。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您会那样做。军官先生，如果你们要对今天早上的行动进行报复，那你们就把马德里的男子都杀掉吧，把我也杀掉吧，可你们别杀伊内斯啊！您难道没有年青漂亮的姐妹吗？如果您看见她们被绑在木柱上，在提灯的灯光下，面对着四个手拿步枪的士兵，那您还能象现在这样无动于衷吗？让我进去吧，我要告诉您我找的是谁。我们来做这件好事吧，当您去世的时候，上帝会给您好报的。我的心告诉我他们是在这儿……看在上帝和圣母份上，让我进去吧。您现在是在异乡，远离亲人。当您收到您母亲或姐妹的信时，您难道不满心欢喜，想看看她们，想回自己的家园吗？如果她们告诉您，现在有人在她们胸前提着灯，要枪毙她们……”

又一排震耳欲聋的枪声使我沉默了，我感到喘不过气来，话也就咽在喉咙里了。我几乎要昏倒在地上。但我咬紧牙关，又继续用嘶哑的声音和绝望的手势，恳求军官让我进去，看看刚刚牺牲的人中间有没有我要找的人。

我热切而合情合理的要求无疑打动了这个青年军官，这显然是因为我的表情痛苦而真切，而不是因为他所听不懂的言辞的作用。他让开路，叫我进去。我急忙进去，象疯子一样飞快地走过了头一个和第二个院子。第二个院子名叫佩洛塔^①院，这里只有法国人。而在头一个院子里，则躺着一些被枪毙但仍未断气的人。离他们不远处，则是等着

^① 佩洛塔 西班牙文是‘球’的意思。

被枪毙的人。我见到他们被迫跪下，胳膊肘被绑在一起，有的面对着刽子手，有的背着他们。许多人摆动着手臂痛斥刽子手，也有的惊骇地把头紧贴着旁边的人的胸前，有的在哭泣，有的则在呼叫法国人赶快开枪。我还看到有一个人使劲地把绑着手的绳子甩开，并向法国兵扑去。在这令人深恶痛绝的屠杀之前，既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没有宗教的忏悔仪式。法国兵打了一两排枪，被枪杀者便倒在血泊中翻滚着，挣扎着，真令人触目惊心。

有的人马上就死去，但多数人都要受长时间的折磨才断气。不少人被子弹打伤了四肢，鲜血淋漓，被当成死人，结果到次日早晨又活过来了。法国人只好自认枪法不佳，把他们送去医院治疗。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我所知道的就有两三个人，经历了恐怖的血淋淋的处决后，又死里逃生了。有一个铁匠师傅，在雷蒂罗被法国人用皮条和许多人拴在一起枪毙，第二天，就在准备埋葬他的坟墓旁边，他竟活过来了。卡列塔斯街的一个商人也是如此。有一个人，直到不久前还活着，他当时是桑查印刷厂的职员，被枪毙了两次还没有死。头一次是在索莱达德，另一次是在布恩·苏塞索的大院里，他就从那里穿过尸体和血泊，一直爬到附近的医院而被人救起。尽管是面对面地开枪，但法国人还是打得很不准。应当承认，有的人是因为憎恶干这种事才胡乱开的枪，他们显然认识到，法帝国之鹰已落到了何等卑劣的地步。

我几乎不等死刑执行完毕，便一个个地仔细察看倒下

的人。在每一组人的面前，都摆着一盏提灯，微弱的灯光照着枪毙时的情景，无论在死者中还是在等待屠杀的人中间，我都找不到伊内斯和堂塞莱斯蒂诺，尽管每当我看到有人挣扎着呼救或喃喃地低声祷告，我就以为是他们。

我记得在我辨认死者时，有一回，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我弯下腰来，见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他说了几句话便断气了。我不止一次地踩到死者的手和脚。但在这样令人胆寒的时刻，对外人的一切同情心似乎都消失了，我只顾得寻找自己的亲人，对他人的不幸是漠然置之的。

有几个法国兵叫我站住，勒令我出去。从他们的声调来判断，我也有被用皮条拴起来的危险。然而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看到有象我两个朋友的脸孔，那怕要被枪毙一百次，我还是非去看一看不可。我跑到院子的另一角，那里是一片嚎叫声、抱怨声。一个老人走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您找谁？”我问他。

“我的儿子 我的独生子！”他答道。“他在哪儿？你是我儿子吗？你是我的胡安吗？他们把你给枪毙了吗？你是从那堆死人中爬出来的吧？”

从这个人的眼神和言语中，我明白他已经疯了，于是我继续往前走。另外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找什么人。我用三言两语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便对我说：

“在马拉维利亚斯区抓的人并没有送到这儿来，也没有送到邮局去。他们是在蒙克洛亚。先是把他们抓到圣贝纳

迪诺师部，现在这时候……我们上那儿去吧。我有法国军官开的通行证，我们可以出去。”

我们果真出去了。到了普拉多，那个人飞快地向前跑，我便看不到他了。经过长时间的如此可怕的考验，我已精疲力竭，但我还是尽力向前跑。我说不清走过了哪几条街，因为我顾不得向周围观望，而只顾得观看脑海中的那场大悲剧。我只记得自己在不停地跑，周围任何人的说话声或叫苦声，我都置若罔闻。我只记得我越跑便越虚弱越劳累，终于，也不知道是在哪一条街，我停了下来靠在附近的墙上。我倒在地下，连一步也不能走了。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觉得连空气也用完了，大地在我的脚下旋转，房屋倒塌在我的头上。我记得我还努力向前走，但已经不行了。我觉得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就这样度过了不知多少时间。

三十三

我因疲劳昏倒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想起了阿兰胡埃斯的小树林，想起那里成千上万只吱吱喳喳的小鸟，那玫瑰色的下午，想起我们到哈拉马河边散步、观看它和塔霍河汇合的情景。我想起了神父的家，仿佛看到了院子里的葡萄藤和花园里的盆景，听到了希拉大婶在一本正经地训斥着未经她许可便出窝的母鸡。我听到不知是那四个孩子还是

他们那个无情无义的父亲敲的教堂钟声。后来我便梦见伊内斯。在我昏昏沉沉的脑海中，这不幸的姑娘似乎不是在我的身旁，也不在我的面前，而是在我的体内，构成了在我看来还是我本人的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事物阻碍我们的幸福，我们对前途无忧无虑，因为我们心灵的激流，已象哈拉马河和塔霍河一样汇合在一起，河水清澈如镜，流动在同一条宽阔平坦的河道上。

有人在我身上使劲地拍了拍，使我从梦中惊醒。我便看到周围有几个人，其中一个走过来仔细地看了看我，说：“他醉了。”

我觉得这是洛沃硕士的声音。但老实说，我至今仍不能十分肯定。我能肯定的是，在围观我的人中有一人是胡安·德·迪奥斯。

“是你呀，加夫列尔？”他对我说；“你怎么躺在地上了？好啊，你就是这样找伊内斯的！她不在雷蒂罗，也不在布恩·苏塞索。硕士先生正在帮我找她，我们有把握找到她，而且有把握救她。”

这些话我是模模糊糊地听到的。后来又剩下我一个人了，说得确切些，有几个孩子和我在一起，他们耍弄我，把我推来推去。很快我便完全清醒过来了，我又清清楚楚地想起了曾因一时疲惫、脑子混乱而忘却了的可怕局面。我清楚地听到近处的钟楼打了两点钟。我看了看我所在的地点，原来是靠卡尼奥斯·德尔·佩拉尔的巴兰科广场。我回想起了所走过的路，考虑了一下我离蒙塔尼亚还有多远，便马上

向蒙塔尼亚奔去。我觉得自己灵巧起来了，绝望使我的步伐轻快了，不一会儿，我便到达了目的地。在皮奥亲王花园的大门口，看热闹的人多得难以靠近。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前挤，要想让我往后退，那简直要把我打死才能办到。聚集在那里的妇女，正在诉说她们看到有多少个不幸的人进了门而不得复出。我当然也想进去，于是便企图用哀求、哭泣和说理来打动哨兵，甚至还对他们进行了威胁。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我越喊，他们越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挣扎了一会儿，绝望和愤怒使我对哨兵说出了这样的话：

“让我进去吧，我是来让你们枪毙的。”

哨兵带着怜恤的表情看了看我，然后用枪托把我推开了。

“你可怜我，”我接着说；“但却不可怜我要找的人，我不，我用不着你可怜！我要进去，我要跟他们一起被枪毙。”

他又把我往后推，但我一心想进去，我对两个朋友的命运的忧虑沉重地压着我的心，使我觉得只要能走进这个不吉利的大门，就是丧失了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低廉的。说不定我的朋友们就在门后作垂死的挣扎，或者正准备牺牲呢。

我从门外听见了里面低沉的嗡嗡的声响，这是痛苦的祷告声与愤怒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的凄惨的交响乐。我虽被推开，但马上又回到门口，重新恳求哨兵。痛苦使我想出了除法国兵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回绝的道理。我一会儿用头撞墙，一会儿用指甲抓自己身体，一直抓出血来。我打量了

一下围墙的高度，恨不得一下子飞过去。我不停地走来走去，大骂周围那些看起来也很悲伤的人。我又看看黑沉沉的天空，透过那一团团的乌云，我似乎看到一群幸灾乐祸的魔鬼在翩翩起舞。

我再次央求哨兵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枪毙我呢？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和我的朋友们一道死呢？你们这些屠杀马德里人民的刽子手！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们的皇帝吗？就是为了这个！”

说着我愤怒地向士兵们吐了一口唾沫。他们必定是把我看成疯子了。后来，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便急忙翻了翻口袋，仿佛里面藏有什么珍宝似的。我把那把还没有扔掉的奇尼塔斯的刀子拿出来，兴高采烈地喊道：

“嘿！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一把刀，一把还沾着血的刀。我用它杀了不少法国人，而且还要用它来杀拿破仑一世。你们不是要抓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吗？那就把我抓起来吧！蠢货！你们抓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但却让我在街上逍遥自在……你们不是要找我吗？我来了！你们看这把刀，看 还在滴血呢。”

我这番话很有说服力，他们终于把我抓起来了，我就这样进了花园。我模模糊糊地看到有几个人，便向前走了几步。一看，伊内斯和堂塞莱斯蒂诺就在这儿！一阵说不出的高兴涌上了我的心头。然而，他们又是什么样子啊！我进来时，法国人正在把他们拴成一串，准备带去处决了。我向他们的怀中扑去，我们三人充满了爱，紧紧地抱在一起，

成为一个人了。伊内斯伤心地哭起来，而神父则仍然泰然自若。

“伊内斯，你一见到他，心中就不再冷静了。”神父严肃地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上帝正在等待着他所爱的殉道者。我们将要得到荣耀，这就要求我们舍弃人间的一切感情。”

“伊内斯！”我怀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强烈的痛苦喊道，“伊内斯！看见你这个样子，我除一死之外还能怎么办呢？”

然后，我转过身来，感到自己浑身是胆，怒不可遏地向法国人喊道：

“流氓！胆小鬼！刽子手！你们以为我怕死吗？赶快开枪吧！把我们打死好了！”

我的愤怒并没有使法国人激怒，他们冷若冰霜，继续做着杀人的准备。我给带到了一个人的面前，他对我讲了几句话，又把我送到另一个人那里，而这个人则最后决定了我的命运。不久，我便和教士并排在一起了，他握了握我的手。

“你是什么时候被抓到的？你这个倒霉的人，是不是他们在你身上找到武器了？”他对我说；“不过，现在不是表示仇恨的时候，要忍让，我们就要获得光荣的新生了。上帝要我们今天死，要把为国捐躯的烈士的荣誉赐给我们，这荣誉并不是人人都有幸能得到的。加夫列尔，你要想着天堂。你的所有罪孽我都给你赦免了。我的孩子，现在这个时刻是

可怕的，但过后便是永恒的幸福了。你要学伊内斯。而你^①呢，我的孩子，你是今天牺牲的人中最清白无辜的了。我想你一定能头一个享受到永恒的幸福，你祈求上帝祝福我们吧。”

我并没有理会我朋友的教诲，一直要和伊内斯说话，扰乱她那虔诚的心，企图使她把要向上帝说的话给我听，要她抬起头来看看我，否则，我是不会忏悔的。

一个法国军官象检阅似地在我们面前走过，逐个地审视我们。

“你们干吗还让我们受折磨呢？”见法国人无礼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忍无可忍，喊道：“我们都是西班牙人，全都是西班牙人，我们都和你们斗争过。你们每杀死我们一个人，就会有一千个人诞生出来，最后消灭你们。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一定回不了自己的家乡！”

“加夫列尔，你要冷静些，我已经饶恕他们了，你也应当饶恕他们。”神父说：“这些人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过去说得那么丑恶呢？有朝一日，他们在面对自己良心的模糊的镜子时是会看清楚这一切的。死算得了什么？我的孩子，他们可以摧毁我们的肉体，但却摧毁不了我们永生的心，上帝是一定会把我们的心接纳在他怀中的。象我那样饶恕他们吧。我还想求上帝饶恕我的朋友甚至是亲戚的和平亲王的敌人，饶恕桑图里亚斯，洛沃硕士，小伊内斯的表舅表姨，甚至饶恕想要夺去我们祖国的法国

^①指伊内斯。

人。我的心比我们头上的天空还要平静。你看，地平线上已经出现新的一天的曙光了。我们的心也一样，加夫列尔，无尽头的一天的曙光已经在我们心中出现了。”

“天亮了，”我遥望东方，说：“伊内斯，你眼睛别往地上看，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瞧着我，紧紧地拥抱我们吧。”

“我的孩子，你要尽量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神父接着对我说：“我的心是平静的，我的手不曾沾过鲜血，因为我是个神父。他们在我身上找到了一把刀，但那不是我的。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那就是激励那些勇敢的人去战斗。如果我现在获得释放，我还要走家串户去宣传那位伟大的拉丁诗人的诗句——‘为祖国而死是甜蜜而光荣的。’我只不过后悔没有及时提醒亲王殿下。唉！要是他把那些坏蛋关进了监狱……说不定他就不会下台，费尔南多七世也许就当不了国王，法国人也许就不会来了……说不定……但这是上帝的旨意……说真的，要是我不那样目光短浅……要是我对殿下提出及时的忠告，他对我多好啊……算了，不必多想了，我们还是想想死，想想怎样原谅他人吧。加夫列尔啊！你要象我一样，那你就会视死如归了。你看伊内斯，她的脸孔不象一位天使吗？你看见了没有？她是那样虔诚，泰然自若。你看见了没有？她对法国人并不怨恨，而是心平气和地叹息着，用自己的目光鼓舞着我们。”

然而，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象堂塞莱斯蒂诺所要求的那样冷静下来。我喊道：“伊内斯！你不该死，你不能死啊！军官先生，你们把我们都枪毙了吧！把所有人都枪毙了吧！

可这个不幸的姑娘，你们一定要放她啊！她什么事都没有做过啊！说真的，我是杀死了五十多个法国人的，说真的，伊内斯并没有象人家说的往街上泼开水，真的没有啊！”

法国人看了看伊内斯，见她如此温顺，如此忍让，如此美貌，如此从容地准备就义，不由得同情起来。堂塞莱斯蒂诺见法国人态度有所改变，便哭起来，并说：

“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但伊内斯可是清白的。”

老人的眼泪使我神态完全颠倒了，我心中原有的满腔怒火突然过去了，我变得冷静起来了，尽管仍然是十分痛苦，但可以说，我软下来了。

“伊内斯是清白的，’我又喊起来；‘军官先生们，你们没有看见她的神态吗？你们都是很正派的正直人，你们一定不会做出杀害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卑鄙勾当。’”

“我们这些人是一钱不值的，’教士结结巴巴地说；‘你们杀好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总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可是她……军官先生……我看你们都是些很有教养的人……那么，……咳！伊内斯是无辜的。你们是不知道……难道你们就没有听到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向你们说，这个姑娘是无辜的吗？’”

军官越来越同情了，看起来甚至是被打动了。他走过来，关切地看了看伊内斯。

这时，执刑的投弹兵排成了可怕的队列。伊内斯便紧紧地拥抱着我们。我的眼睛失神地看着这一切，我觉得脑

子又昏昏沉沉起来，神态也不清醒了。

我看见另一个军官提着灯走过来，后面跟着两个人，其中一人焦急地审视了我们一下。他走到伊内斯身旁，便停来说：“就是这个。”

原来是胡安·德·迪奥斯。和他一起来的是洛沃硕士和那个几次到我们店拜访他的法国军官。

当时的情景，我以后回想起来总觉得不大清楚，就象在患病发高烧时，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三十四

刚来的军官和原先看守我们的军官匆匆地交谈了片刻，后者便立即过来给伊内斯松绑，要把她交给自己的朋友。但令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伊内斯并不想离开我们。她紧紧地抱着我们，实际上就是用她已经自由了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死神。一种强烈的、不可抗拒的自私心理突然支配了我，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身上突然不知从哪儿产生了一股力量，使我挣脱了手上的绳索，于是我便紧紧地抓住伊内斯的手，同时焦急地看着执刑队的步枪。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每当我回想起此情此景，便感到自己的血都冻住了，心也凉了，如同要死去一般。尽管不幸的姑娘要和我们同生共死，但迟迟才对她表现出怜悯的杀人犯们却把她从我们身边夺走了。她挣扎了一会儿，

说了一些话，那是我没有记住的。我也说了一些现在回想不起来的话。但她终于给带走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失去她的手和脸孔的温暖时的奇怪感觉。我如疯似癫，但还清清楚楚地看到她被带走，看见她被胡安·德·迪奥斯拉着、搀着、背着，从队伍中消失了。

此时，我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巨响，脑子便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全身都沸腾了。我觉得很热，但过后又感到刺骨的寒冷。接着便是好象有什么东西擦过我全身皮肤似的不可名状的感觉。我觉得胸中的怒气直往头上涌，全身又莫名其妙地软弱无力，如同失去双脚似的。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狂跳，但突然又好象停止了跳动。随后我感到上半身、颈部、嘴巴以及全身都失去了知觉。我不知自己的头是否还在，但整个人都好象完全集中在思维里了。此后我觉得脑中涌现出起伏不平的波浪，宛如有一块巨石投入大海。继而又感到烈火熊熊，有两千亿道闪光在比天地更大的空间照出了伊内斯的形象……然后我陷入了一片漆黑，奇怪的是这时太阳穴也剧痛起来……我迷迷糊糊地感到生命在迅速消亡，记忆力突然飞快地消失，最后，一切感觉都没有了，完完全全没有了。

1873 年 7 月写于马德里